

女神之再生

Alles Vergaengliche	一切无常者
ist nur ein Gleichnis ;	只是一虚影 ;
das Unzulaengliche ,	不可企及者
hier wird's Ereignis ;	在此事已成 ;
das Unbeschreibliche ,	不可名状者
hier ist's getan ;	在此已实有 ;
das Ewigweibliche	永恒之女性
zieht uns hinan.	领导我们走。

——Goethe

——歌德

序幕：不周山中断处。巉岩壁立，左右两相对峙，俨如巫峡两岸，形成天然门阙。阙后现出一片海水，浩淼无际，与天相接。阙前为平地，其上碧草芊绵，上多坠果。阙之两旁石壁上有无数龕穴。龕中各有裸体女像一尊，手中各持种种乐器作吹奏式。

山上奇木葱笼，叶如枣，花色金黄，萼如玛瑙，花大如木莲，有硕果形如桃而大。山顶白云氤氲，与天色相含混。

上古时代。共工与颛顼争帝之一日，晦冥。

开幕后沉默数分钟，远远有喧嚷之声起。

女神各置乐器，徐徐自壁龕走下，徐徐向四方瞻望。

女神之一

自从炼就五色彩石
曾把天孔补全，
把黑暗驱逐了一半
向那天球外边；
在这优美的世界当中，
吹奏起无声的音乐雍融。
不知道月儿圆了多少回，
照着这生命底音波吹送。

女神之二

可是，我们今天的音调，
为什么总是不能和谐？
怕在这宇宙之中，
有什么浩劫要再！
听呀！那喧嚷着的声音，
愈见高，愈见逼近！
那是海中的涛声？空中的风声？
可还是——罪恶底交鸣？

女神之三

刚才不是有武夫蛮伯之群
打从这不周山下经过？
说是要去争做什么元首……哦，闹得真是过火！
姊妹们呀，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这五色天球看看要被震破！
倦了的太阳只在空中睡眠，
全也不吐放些儿炽烈的光波。

女神之一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神。

女神之二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
好同你新造的光明相结。

女神之三

姊妹们，新造的葡萄酒浆
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
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其他全体

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
全体向山阙后海中消逝。
山后争帝之声。

颛 顼

我本是奉天承命的人，
上天特命我来统治天下，
共工，别教死神来支配你们，
快让我做定元首了吧！

共 工

我不知道夸说什么上天下地，
我是随着我的本心想做皇帝。
若有死神时，我便是死神，
老颛，你是否还想保存你的老命？颛 顼
古人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你为什么定要和我对抗？

共 工

古人说：民无二王，天无二日。
你为什么定要和我争执？

颛 顼

啊，你才是个呀——山中的返响！

共 工

总之我要满足我的冲动为帝为王！

颛 顼

你到底为什么定要为帝为王？

共 工

你去问那太阳：为什么要亮？

颛 顼

那么，你只好和我较个短长！

共 工

那么，你只好和我较个长短！

群众大呼声

战！战！战！

喧呼杀伐声，武器斫击声，血喷声，倒声，步武杂沓声起。

农叟一人（荷耕具穿场而过）

我心血都已熬干，
麦田中又见有人宣战。

黄河之水几时清？

人的生命几时完？

牧童一人（牵羊群穿场而过）

啊，我不该喂了两条斗狗，
时常只解争吃馒头；
馒头尽了吃羊头，
我只好牵着羊儿逃走。

野人之群（执武器从反方面穿场而过）

得寻欢时且寻欢，
我们要往山后去参战。
毛头随着风头倒，
两头利禄好均沾！

山后闻“颡项万岁！皇帝万岁！”之声，步武杂沓声，追呼声：“叛逆徒！你们想往哪儿逃走？天诛便要到了！”

共 工（率其党徒自山阙奔出，断发文身，以蕉叶蔽下体，体中随处受伤，所执铜刀石器亦各鲜血淋漓。）

啊啊！可恨呀，可恨！

可恨我一败涂地！

恨不得把那老猢猻底头颅

切来做我饮器！（舔吸武器上血液，作异常愤怒之态）

这儿是北方的天柱，不周之山，

我的命根已同此山一样中断。

党徒们呀！我虽做不成元首，

我不肯和那老猢猻甘休！

你们平常仗我为生，

我如今要用你们的生命！

党徒们拾山下坠果而啖食。

共 工

啊啊，饿殍之神在我的肚中饥叫！

这不周山上的奇果，听说是食之不劳。

待到宇宙全体破坏时还有须臾，

你们尽不妨把你们的皮囊装饱。

追呼之声愈迫。

共 工

敌人底呼声如像海里的怒涛，

只不过逼着这破了的难船早倒！

党徒们呀，快把你们的头颅借给我来！

快把这北方的天柱碰坏！碰坏！

群以头颅碰山麓岩壁，雷鸣电火四起。少时发一大雷电，山体破裂，天盖倾倒，黑烟一样的物质四处喷涌，共工之徒倒死于山麓。

颡项（裸身披发，状如猩猩，率其党徒执同样武器出场）叛逆徒！你们想往那儿逃跑？

天诛快…… 嗞呀！嗞呀！怎么了？

天在飞砂走石，地在震摇，山在爆，

啊啊啊啊！浑沌！浑沌！怎么了？怎么了？……

雷电愈激愈烈，电火光中照见共工、颡项及其党徒之尸骸狼藉地上。移时雷电渐渐弛缓，渐就止息。舞台全体尽为黑暗所支配。沉默五分钟。

水中游泳之声由远而近。

黑暗中女性之声

——雷霆住了声了！

——电火已经消灭了！

——光明同黑暗底战争已经罢了！

——倦了的太阳呢？

——被胁迫到天外去了！

——天体终究破了吗？

——那被驱逐在天外的黑暗不是都已逃回了吗？

——破了的天体怎么处置呀？

——再去炼些五色彩石来补好他罢？

——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

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

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

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天球底界限已是莫中用了！

——新造的太阳不怕又要疲倦了吗？

——我们要时常创造新的光明、新的温热去供给她呀！

——哦，我们脚下到处都是男性的残骸呀！

——这又怎么处置呢？

——把他们抬到壁龛之中做起神像来吧！

——不错呀，教他们也奏起无声的音乐来吧！

——新造的太阳，姐姐，怎么还不出来？

——她太热烈了，怕她自行爆裂；

还在海水之中浴沐着在！

——哦，我们感受着新鲜的暖意了！

——我们的心脏，好像些鲜红的金鱼，在水晶瓶里跳跃！

——我们什么都想拥抱呀！

——我们唱起歌来欢迎新造的太阳吧！

合唱：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万千金箭射天狼，
天狼已在暗悲哀，
海水中早听着葬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我们欲饮葡萄觥，
愿祝新阳寿无疆，
海水中早听着酒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此时舞台突然光明，只现一张白幕。舞台监督登场。

舞台监督（向听众一鞠躬）诸君！你们在乌烟瘴气的黑暗世界当中怕已经坐倦了吧！怕在渴慕着光明了吧！作这幕诗剧的诗人做到这儿便停了笔，他真正逃往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诸君，你们要望新生的太阳出现吗？还是请去自行创造来！我们待太阳出现时再会！

[附白]此剧取材于下引各文中：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缺，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列子·汤问篇》）

女娲氏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始制笙簧。（《说文》）

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渤泽（别名蒲昌海），河水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柎，食之不劳。（《山海经·西次三经》）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2月25日出版的
上海《民铎》杂志第二卷第五号）

凤凰涅槃

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火精，生丹穴。”《广雅》云：“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

序 曲

除夕将近的空中，
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
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
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
飞来在丹穴山上。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
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
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
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
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

天色昏黄了，
香木集高了，
凤已飞倦了，
凰已飞倦了，
他们的死期将近了。

凤啄香木，
一星星的火点迸飞。
凰扇火星，
一缕缕的香烟上腾。

凤又啄，
凰又扇，
山上的香烟弥散，
山上的火光弥满。

夜色已深了，
香木已燃了，
凤已啄倦了，
凰已扇倦了，
他们的死期已近了！

啊啊！

哀哀的凤凰！
凤起舞，低昂！
凰唱歌，悲壮！
凤又舞，
凰又唱，
一群的凡鸟，
自天外飞来观葬。

凤歌

即即！即即！即即！
即即！即即！即即！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

宇宙呀，宇宙，
你为什么存在？
你自从哪儿来？
你坐在哪儿在？
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
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
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
那拥抱着你的空间
他从哪儿来？
你的外边还有什么存在？
你若是无限大的整块，
这被你拥抱着的空间
他从哪儿来？
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
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
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PGN0012.TXT/PGN>
昂头我问天，
天徒矜高，莫有点儿知识。
低头我问地，
地已死了，莫有点儿呼吸。
伸头我问海，
海正扬声而鸣咽。

啊啊！
生在这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我们飞向西方，
西方同是一座屠场。
我们飞向东方，
东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们飞向南方，
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们飞向北方，
北方同是一座地狱。 </PGN0013.TXT/PGN>
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
只好学着海洋哀哭。

凰 歌

足足！足足！足足！
足足！足足！足足！
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
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
流不尽的眼泪，
洗不净的污浊，
浇不熄的情炎，
荡不去的羞辱，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到底要向哪儿安宿？

啊啊！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好象那大海里的孤舟。
左也是湍漫，
右也是湍漫，
前不见灯台，
后不见海岸，
帆已破，
橹已断，
楫已飘流，
舵已腐烂， </PGN0014.TXT/PGN>
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唤，
怒了的海涛还是在海中泛滥。

啊啊！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好象这黑夜里的酣梦。
前也是睡眠，
后也是睡眠，
来得如飘风，
去得如轻烟，
来如风，
去如烟，
眠在后，
睡在前，
我们只是这睡眠当中的
一刹那的风烟。

啊啊！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
痴！痴！痴！
只剩些悲哀，烦恼，寂寥，衰败，
环绕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
贯串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

啊啊！
我们年青时候的新鲜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甘美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欢爱哪儿去了？
去了！去了！去了！
一切都已去了，
一切都要去了。
我们也要去了，
你们也要去了，
悲哀呀！烦恼呀！寂寥呀！衰败呀！

凤凰同歌

啊啊！
火光熊熊了。
香气蓬蓬了。
时期已到了。
死期已到了。
身外的一切，
身内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请了！请了！

群鸟歌

岩 鹰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PGN0016.TXT/PGN>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该我为空界的霸王！

孔 雀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花翎上的威光！

鸱 枭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哦！是哪儿来的鼠肉的馨香？

家 鸽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们驯良百姓的安康！

鸚 鹉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听我们雄辩家的主张！

白 鹤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们高蹈派的徜徉！</PGN0017.TXT/PGN>

凤凰更生歌

鸡 鸣

听潮涨了，

听潮涨了，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春潮涨了，

春潮涨了，

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生潮涨了，

生潮涨了，

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凤凰和鸣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翱翔！</PGN0018.TXT/PGN>

欢唱！欢唱！

我们光明呀！

我们光明呀！

一切的一，光明呀！

一的一切，光明呀！

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

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新鲜呀！

我们新鲜呀！

一切的一，新鲜呀！

一的一切，新鲜呀！

新鲜便是你，新鲜便是我！

新鲜便是“他”，新鲜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PGN0019.TXT/PGN>

我们华美呀！

我们华美呀！

一切的一，华美呀！

一的一切，华美呀！
华美便是你，华美便是我！
华美便是“他”，华美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芬芳呀！
我们芬芳呀！
一切的一，芬芳呀！
一的一切，芬芳呀！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PGN0020.TXT/PGN>

我们和谐呀！
我们和谐呀！
一切的一，和谐呀！
一的一切，和谐呀！
和谐便是你，和谐便是我！
和谐便是“他”，和谐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欢乐呀！
我们欢乐呀！
一切的一，欢乐呀！
一的一切，欢乐呀！
欢乐便是你，欢乐便是我！
欢乐便是“他”，欢乐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热诚呀！</PGN0021.TXT/PGN>
我们热诚呀！
一切的一，热诚呀！
一的一切，热诚呀！
热诚便是你，热诚便是我！
热诚便是“他”，热诚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雄浑呀！
我们雄浑呀！
一切的一，雄浑呀！
一的一切，雄浑呀！
雄浑便是你，雄浑便是我！
雄浑便是“他”，雄浑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生动呀！
我们生动呀！</PGN0022.TXT/PGN>
一切的一，生动呀！
一的一切，生动呀！
生动便是你，生动便是我！
生动便是“他”，生动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自由呀！
我们自由呀！
一切的一，自由呀！
一的一切，自由呀！
自由便是你，自由便是我！
自由便是“他”，自由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恍惚呀！
我们恍惚呀！
一切的一，恍惚呀！</PGN0023.TXT/PGN>
一的一切，恍惚呀！
恍惚便是你，恍惚便是我！
恍惚便是“他”，恍惚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神秘呀！
我们神秘呀！
一切的一，神秘呀！
一的一切，神秘呀！
神秘便是你，神秘便是我！
神秘便是“他”，神秘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悠久呀！
我们悠久呀！
一切的一，悠久呀！
一的一切，悠久呀！</PGN0024.TXT/PGN>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

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欢唱！
我们欢唱！
一切的一，常在欢唱！
一的一切，常在欢唱！
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欢唱！
欢唱！
欢唱！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1月30日和
31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PGN0025.TXT/PGN>

天 狗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 X 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 Energy 14900291_0026_0 底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PGN0026.TXT/PGN>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啣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1920 年 2 月初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2 月 7 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心 灯

连日不住的狂风，-----
吹灭了空中的太阳，
吹熄了胸中的灯亮。
炭坑中的炭块呀，凄凉！

空中的太阳，胸中的灯亮，
同是一座公司底电灯一样：
太阳万烛光，我是五烛光，
烛光虽有多少，亮时同时亮。

放学回来我睡在这海岸边的草场上，
海碧天青，浮云灿烂，衰草金黄。
是潮里的声音？是草里的声音？
一声声道：快向光明处伸长！

有几个小巧的纸鸢正在空中飞放，
纸鸢们也好象欢喜太阳：
一个个恐后争先，争先恐后，
不断地努力、飞扬、向上。

更有只雄壮的飞鹰在我头上飞航，
他在闪闪翅儿，又在停停桨，
他从光明中飞来，又向光明中飞往，
我想到我心地里翱翔着的凤凰。

1920年2月初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2月2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1920年1、2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2月3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无烟煤

“ 轮船要煤烧，
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
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 ” 14900291_0032_0

Stendhal 哟！ 14900291_0032_1
Henri Beyle 哟！
你这句警策的名言，
便是我今天装进了脑的无烟煤了！

夹竹桃底花，
石榴树底花，
鲜红的火呀！
思想底花，
可要几时才能开放呀？

云衣灿烂的夕阳
照过街坊上的屋顶来笑向着我，
好象是在说：</PGN0032.TXT/PGN>
“ 沫若哟！你要往哪儿去哟？ ”
我悄声地对她说道：
“ 我要往图书馆里去挖煤去哟！ ”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7 月 11 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PGN0033.TXT/PGN>

日出

哦哦，环天都是火云！
好象是赤的游龙，赤的狮子，
赤的鲸鱼，赤的象，赤的犀。
你们可都是亚坡罗 14900291_0034_0 的前驱？

哦哦，摩托车前的明灯！
你二十世纪底亚坡罗！
你也改乘了摩托车吗？
我想做个你的助手，你肯同意吗？

哦哦，光的雄劲！
玛瑙一样的晨鸟在我眼前飞腾。
明与暗，刀切断了一样地分明！
这正是生命和死亡的斗争！

哦哦，明与暗，同是一样的浮云。
我守看着那一切的暗云……
被亚坡罗的雄光驱除干净！
是凯旋的鼓吹呵，四野的鸡声！

1920年3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3月7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晨安

晨安！常动不息的大海呀！
晨安！明迷恍惚的旭光呀！
晨安！诗一样涌着的白云呀！
晨安！平匀明直的丝雨呀！诗语呀！
晨安！情热一样燃着的海山呀！
晨安！梳人灵魂的晨风呀！
晨风呀！你请把我的声音传到四方去吧！

晨安！我年青的祖国呀！
晨安！我新生的同胞呀！
晨安！我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呀！
晨安！我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呀！
黄河呀！我望你胸中的冰块早早融化呀！
晨安！万里长城呀！
啊啊！雪的旷野呀！
啊啊！我所畏敬的俄罗斯呀！
晨安！我所畏敬的 Pioneer 14900291_0035_0 呀！

</PGN0035.TXT/PGN>

晨安！雪的帕米尔呀！
晨安！雪的喜马拉雅呀！
晨安！Bengal 的泰戈尔翁呀！ 14900291_0036_0
晨安！自然学园里的学友们呀！
晨安！恒河呀！恒河里面流泻着的灵光呀！
晨安！印度洋呀！红海呀！苏彝士的运河呀！
晨安！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呀！
啊啊！你早就幻想飞行的达·芬奇呀！
晨安！你坐在万神祠前面的“沉思者”呀！ 14900291_0036_1
晨安！半工半读团的学友们呀！
晨安！比利时呀！比利时的遗民呀！
晨安！爱尔兰呀！爱尔兰的诗人呀！
啊啊！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呀！
晨安！华盛顿的墓呀！林肯的墓呀！惠特曼的墓呀！
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晨安！太平洋呀！太平洋上的诸岛呀！太平洋上的扶桑呀！

</PGN0036.TXT/PGN>

扶桑呀！扶桑呀！还在梦里裹着的扶桑呀！
醒呀！Mésamé 14900291_0037_0 呀！
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

1920年1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1月4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笔立山头展望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朦胧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 symphony 14900291_0038_1，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象 Cupid 14900291_0038_2 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1920年6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7月11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浴海

太阳当顶了！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我的心和日火同烧，
我有生以来的尘垢、秕糠
早已被全盘洗掉！
我如今变了个脱了壳的蝉虫，
正在这烈日光中放声叫：

太阳的光威
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
弟兄们！快快！
快也来戏弄波涛！
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
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
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
全盘洗掉！
新社会的改造
全赖吾曹！

1919年9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10月24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1919年9、10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1月5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地球，我的母亲！

地球，我的母亲！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
我现在正在你背上爬行。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不愿常在家中居住，
我要常在这开旷的空气里面，
对于你，表示我的孝心。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保母，
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
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除了农工而外，
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子孙，
我也是你不肖的子孙。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儿孙，
他们自由地，自主地，随分地，健康地，
享受着他们的赋生。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那一切的动物，尤其是蚯蚓——

我只不羡慕那空中的飞鸟：
他们离了你要在空中飞行。

地球，我的母亲！
我不愿在空中飞行，
我也不愿坐车，乘马，著袜，穿鞋，
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

地球，我的母亲！
你是我实有性的证人，
我不相信你只是个梦幻泡影，
我不相信我只是个妄执无明。

地球，我的母亲！
我们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
我不相信那缥缈的天上，
还有位什么父亲。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
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
雪雨是你血液的飞腾。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那缥缈的天球，是你化妆的明镜，
那昼间的太阳，夜间的太阳，
只不过是那明镜中的你自己的虚影。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那天空中一切的星球，
只不过是生物的眼球的虚影；
我只相信你是实有性的证明。

地球，我的母亲！
已往的我，只是个知识未开的婴孩，
我只知道贪受着你的深恩，
我不知道你的深恩，不知道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知道你的深恩，
我饮一杯水，纵是天降的甘霖，
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的生命羹。

地球，我的母亲！

我听着一切的声音言笑，
我知道那是你的歌，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眼前一切的浮游生动，
我知道那是你的舞，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感觉着一切的芬芳采色，
我知道那是你给我的玩品，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
我要强健我的灵魂，
用来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知道你爱我还要劳我，
我要学着你劳动，永久不停！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
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

地球，我的母亲！
那天上的太阳——你镜中的影，
正在天空中大放光明，
从今后我也要把我内在的光明来照照四表纵横。

1919年12月末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1月6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雪朝

——读 carlyle : 《The Hero as Poet》的时候
雪的波涛！
一个银白的宇宙！
我全身心好象要化为了光明流去，
Open-secret 哟！

楼头的檐溜……
那可不是我全身的血液？
我全身的血液点滴出律吕的幽音，
同那海涛相和，松涛相和，雪涛相和。

哦哦！大自然的雄浑哟！
大自然的 symphony 哟！
Hero—Doet 哟！
Proletarian poet 哟！

1919年12月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1月10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原题即今副题)

卡莱尔，英国作家。《The Hero as Poet》：《作为诗人的英雄》。
公开的秘密。
英雄诗人。
无产阶级诗人。

光海

无限的大自然，
成了一个光海了。
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
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
到处都是诗，
到处都是笑：
海也在笑，
山也在笑，
太阳也在笑，
地球也在笑，
我同阿和，我的嫩苗，
同在笑中笑。

翡翠一样的青松，
笑着在把我们手招。
银箔一样的沙原，
笑着待把我们拥抱。
我们来了。
你快拥抱！
我们要在你怀儿的当中，
洗个光之澡！
一群小学的儿童，
正在沙中跳跃：
你撒一把沙，
我还一声笑；
你又把我推翻，
我反把你撞倒。
我回到十五年前的旧我了。

十五年前的旧我呀，
也还是这么年少，
我住在青衣江上的嘉州，
我住在至乐山下的高小。
至乐山下的母校呀！
你怀儿中的沙场，我的摇篮，
可还是这么光耀？
唉！我有个心爱的同窗，
听说今年死了！

我契己的心友呀！
你蒲柳一样的风姿，
还在我眼底留连，

你解放了的灵魂，
可也在我身旁欢笑？
你灵肉解体的时分，
念到你海外的知交，
你流了眼泪多少？……

哦，那个玲珑的石造的灯台，
正在海上光照，
阿和要我登，
我们登上了。
哦，山在那儿燃烧，
银在波中舞蹈，
一只只的帆船，
好象是在镜中跑，
哦，白云也在镜中跑，
这不是个呀，生命底写照！

阿和，哪儿是青天？
他指着头上的苍昊。
阿和，哪儿是大地？
他指青海中的洲岛。
阿和，哪儿是爹爹？
他指着空中的一只飞鸟。
哦哈，我便是那只飞鸟！
我便是那只飞鸟！
我要同白云比飞，
我要同明帆赛跑。
你看我们哪个飞得高？
你看我们哪个跑得好？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3月19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梅花树下醉歌
——游日本太宰府

梅花！梅花！
我赞美你！我赞美你！
你从你自我当中
吐露出清淡的天香，
开放出窈窕的好花。
花呀！爱呀！
宇宙的精髓呀！
生命的泉水呀！
假使春天没有花，
人生没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
梅花呀！梅花呀！
我赞美你！
我赞美我自己！
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
还有什么你？
还有什么我？
还有什么古人？
还有什么异邦的名所？
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
破！破！破！
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

（本篇初见于 1920 年 5 月上海亚东图书局出版的
《三叶集》作者 1920 年 3 月 30 日致宗白华的信中）

演奏会上

Violin 同 Piano 的结婚，
Mendelssohn 的《仲夏夜的梦》都已过了。
一个男性的女青年
独唱着 Brahms 的《永远的爱》，
她那 soprano 的高音，
唱得我全身的神经战栗。
一千多听众的灵魂都已合体了，
啊，沈雄的和雍，神秘的渊默，浩荡的爱海哟！
狂涛似的掌声把这灵魂的合欢惊破了，
啊，灵魂解体的悲哀哟！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1 月 8 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Violin：小提琴。Piano：钢琴。

作者原注：门德尔松（Felix.Mendelssohn-Bartholdy，1809—1847），是德国的音乐名家，其曲品典雅而富诗趣。《仲夏夜的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本诸莎士比亚，其序曲一阕，乃门氏十七岁时（1826年8月6日）所作。

作者原注：波拉牟士（Johannes Brahms，1833—1897），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乐坛之名家，且兼长文艺。生平作曲在五百品以上，曲品以理智胜，而伟丽的感情复洋溢于其中，歌词多取材于传说与情话，其颂美恋爱之惆怅，三昧，可称古今独步云。《永远的爱》原文是“Von ewiger Liebe”。

Soprano：女高音。

夜步十里松原

海已安眠了。
远望去，只看见白茫茫一片幽光，
听不出丝毫的涛声波语。
哦，太空！怎么那样地高超，自由，雄浑，清寥！
无数的明星正圆睁着他们的眼儿，
在眺望这美丽的夜景。
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
都高擎着他们的手儿沉默着在赞美天宇。
他们一枝枝的手儿在空中战栗，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12月20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

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

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伟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

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

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偶像破坏者哟！

1920年5、6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2月14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太阳礼赞

青沉沉的大海，波涛汹涌着，潮向东方。
光芒万丈地，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

天海中的云岛都已笑得来火一样地鲜明！
我恨不得，把我眼前的障碍一概划平！

出现了哟！出现了哟！耿晶晶地白的是圆光！
从我两眸中有无限道的金丝向着太阳飞放。

太阳哟！我背立在大海边头紧觑着你。
太阳哟！你不把我照得个通明，我不回去！

太阳哟！你请永远照在我的面前，不使退转！
太阳哟！我眼光背开了你时，四面都是黑暗！

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
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些金色的浮沤！

太阳哟！我心海中的云岛也已笑得来火一样地鲜明了！
太阳哟！你请永远倾听着，倾听着，我心海中的怒涛！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2月1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夜

夜！黑暗的夜！
要你才是“德谟克拉西！”你把这全人类来拥抱：
再也不分甚么贫富、贵贱，
再也不分甚么美恶、贤愚，
你是贫富、贵贱、美恶、贤愚，一切乱根苦蒂的大熔炉。
你是解放、自由、平等、安息，一切和胎乐蕊的大工师。
黑暗的夜！夜！
我真正爱你，
我再也不想离开你。
我恨的是那些外来的光明：
他在这无差别的世界中
硬要生出一些差别起。

1919 年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1 月 13 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死

暖！

要得真正的解脱吓，
还是除非死！

死！

我要几时才能见你？
你譬比是我的情郎，
我譬比是个年轻的处子。
我心儿很想见你，
我心儿又有些怕你。

我心爱的死！

我到底要几时才能见你？

1919 年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1 月 13 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Venus

我把你这张爱嘴，
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
会使我时常沉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
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
血液儿化成甘露！

1919 年间作

（本篇收入 1921 年 8 月《女神》初版本）

新月与白云

月儿呀！你好象把镀金的镰刀。
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斫倒了，
哦，我也被你斫倒了！
白云呀！你是不是解渴的凌冰？
我怎得把你吞下喉去，
解解我火一样的焦心？

1919年夏秋之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10月2日上海
《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新月与白云分别为二题）

死的诱惑

—

我有一把小刀
倚在窗边向我笑。
她向我笑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
你快来亲我的嘴儿，
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二

窗外的青青海水
不住声地也向我叫号。
她向我叫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
你快来入我的怀儿，
你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9月29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蜜桑索罗普之夜歌

无边天海呀！
一个水银的浮沤！
上有星汉湛波，
下有融晶泛流，
正是有生之伦睡眠时候。
我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遥遥地，遥遥地，
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

啊，我与其学做个泪珠的鲛人，
返向那沉黑的海底流泪偷生，
宁在这缥缈的银辉之中，
就好象那个坠落了的星辰，
曳着带幻灭的美光，
向着“无穷”长殒！
前进！……前进！
莫辜负了前面的那轮月明！

1920年11月23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3月15日出版的北京《少年中国》
（季刊）第二卷第九期田汉所译《沙乐美》之译文前）

霁月

淡淡地，幽光
浸洗着海上的森林。
森林中寥寂深深，
还滴着黄昏时分的新雨。

云母面就了般的白杨行道
坦坦地在我面前导引，
引我向沉默的海边徐行。
一阵阵的暗香和我亲吻。

我身上觉着轻寒，
你偏那样地云衣重裹，
你团圞无缺的明月哟，
请借件缟素的衣裳给我。

我眼中莫有睡眠，
你偏那样地雾帷深锁。
你渊默无声的银海哟，
请提起幽渺的波音和我。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9 月 7 日上海
《时事新报·学灯》）

春之胎动

独坐北窗下举目向楼外四望：
春在大自然的怀中胎动着在了！

远远一带海水呈着雌虹般的彩色，
俄而带紫，俄而深蓝，俄而嫩绿。

暗影与明辉在黄色的草原头交互浮动，
如象有探海灯在转换着的一般。

天空最高处作玉蓝色，有几朵白云飞驰；
白云的缘边色如乳糜，叫人微微眩目。

楼下一只白雄鸡，戴着鲜红的柔冠，
长长的声音叫得已有几分倦意了。

几只杂色的牝鸡偃伏在旁边的沙地中，
那些女郎们都带着些娇情无力的样儿。

海上吹来的微风才在鸡尾上动摇，
早悄悄地偷来吻我的颜面，又偷跑了。

空漠处时而有小鸟的歌声。
几朵白云不知飞向何处去了。

海面上突然飞来一片白帆……
不一刹那间也不知飞向何处去了。

2月26日
(本篇收入1921年8月出版的
《女神》初版本)

《星空》献诗

啊，闪烁不定的星辰哟！
你们有的是鲜红的血痕，
有的是净朗的泪晶——
在你们那可怜的幽光之中
含蓄了多少沉深的苦闷！

我看见一只带了箭的雁鹅，
啊！它是个受了伤的勇士，
它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之时
仰望着那闪闪的幽光，
也感受了无穷的安慰。

眼不可见的我的师哟！
我努力地效法了你的精神：
把我的眼泪，把我的赤心，
编成了一个易朽的珠环，
捧来在你脚下献我惆怅。

1922年12月24日夜，星影初现时作此
(本篇收入1923年10月出版的《星空》初版本)

星空

美哉！美哉！
天体于我，
不曾有今宵欢快！
美哉！美哉！
我今生有此一宵，
人生诚可赞爱！
永恒无际的合抱哟！
惠爱无涯的目语哟！
太空中只有闪烁的星和我。

哦，你看哟！
你看那双子正中，
五车正中，
W形的 Cassiopeia 横在天河里。
天船积尸的 Perseus 也横在天河里。
半钩的新月含着几分凄凉的情趣。
绰约的 Andromeda ，
低低地垂在西方，
乘在那有翼之马的
Pegasus 背上。
北斗星低在地平，
斗柄，好象可以用手斟饮。
斟饮呀，斟饮呀，斟饮呀，
我要饮尽那天河中流荡着的酒浆，
拚一个长醉不醒！
花毡一般的 Orion 星，
我要去睡在那儿，
叫织女来伴枕，
叫少女来伴枕。

唉，可惜织女不见面呀，
少女也不见面呀。
目光炯炯的大犬，小犬，
监视在天河两边，
无怪那牧牛的河鼓，
他也不敢出现。

Cassiopeia：仙后座。拱极星座之一。

perseus：英仙座，北天星座之一。积尸是其中一星名。

Andromeda：仙女座。北天星座之一。

Pegasus：飞马座。北天星座之一。

Orion：猎户座。赤道带星座之一。

天上的星辰完全变了！
北斗星高移在空中，
北极星依然不动。
正西的那对含波的俊眼，
可便是双子星吗？
美哉！美哉！
永恒不易的天球
竟有如许变换！
美哉！美哉！
我醉后一枕黑酣，
天机却永恒在转！
常动不息的大力哟，
我该得守星待旦。

我迎风向海上飞驰，
人籁无声，
古代的天才
从星光中显现！
巴比伦的天才，
埃及的天才，
印度的天才，
中州的天才，
星光不灭，
你们的精神
永远在人类之头昭在！
泪珠一样的流星坠了，
已往的中州的天才哟！
可是你们在空中落泪？
哀哭我们堕落了子孙，
哀哭我们堕落了文化。
哀哭我们滔滔的青年
莫几人能知
哪是参商，哪是井鬼？
悲哉！悲哉！
我也禁不住滔滔流泪……

哦，亲惠的海风！
浮云散了，
星光愈见明显。
东方的狮子
已移到了天南，
光琳琅的少女哟，
我把你误成了大犬。

蜿蜒的海蛇
你横亘在南东，
毒光熊熊的蝎与狼，
你们怕不怕 Apollo 的金箭？
哦，Orion 星何处去了？
我想起《绸缪》一诗来了。
那对从昏至旦地
欢会着的爱人哟！
三星在天时，
他们邂逅山中；
三星在隅时，
他们避人幽会；
三星在户时，
他们犹然私语！
自由优美的古之人，
便是束草刈薪的村女山童，
也知道在恒星的推移中
寻觅出无穷的诗料，
啊，那是多么可爱哟！
可惜那青春的时代去了！
可惜那自由的时代去了！
唉，我仰望着星光祷告，
祷告那青春时代再来！
我仰望着星光祷告，
祷告那自由时代再来！
鸡声渐渐起了，
初升的朝云哟，
我向你再拜，再拜。

1922年2月4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2年9月
上海《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

洪水时代

—

我望着那月下的海波，
想到了上古时代的洪水，
想到了一个浪漫的奇观，
使我的中心如醉。
那时节茫茫的大地之上汇成了一片汪洋；
只剩下几朵荒山
好象是海洲一样。
那时节，鱼在山腰游戏，
树在水中飘摇，
子遗的人类
全都逃避在山椒。

二

我看见，涂山之上
徘徊着两个女郎：
一个抱着初生的婴儿，
一个扶着抱儿的来往。
她们头上的散发，
她们身上的白衣，
同在月下迷离，
同在风中飘举。
抱儿的，对着皎皎的月轮，
歌唱出清越的高音；
月儿在分外扬辉，
四山都生起了回应。

三

“等待行人呵不归，
滔滔洪水呵几时消退？
不见净土呵已满十年，
不见行人呵已满周岁。
儿生在抱呵儿爱号咷，
不见行人呵我心寂寥。
夜不能寐呵在此徘徊，
行人何处呵今宵？——
唉，消去吧，洪水呀！
归来吧，我的爱人呀！
你若不肯早归来，
我愿成为那水底的鱼虾！”

四

远远有三人的英雄

乘在只独木舟上，

他们是椎髻、裸身，
在和激涨的潮流接仗。
伯益在舟前撑篙，
后稷在舟后摇艖，
夏禹手执斧斤，
立在舟之中腰。
他有时在斫伐林树，
他有时在开凿山岩。
他们在奋涌着原人的力威
想把地上的狂涛驱回大海！

五

伯益道：“好悲切的歌声！
那怕是涂山上的夫人？”
后稷道：“我们摇船去吧，
去安慰她耿耿的忧心！”
夏禹，只把手中的斤斧暂停，
笑说道：“那只是虚无的幻影！
宇宙便是我的住家，
我还有甚么个私有的家庭。
我手要拼到心，
脚要拼到顶，
我若不把洪水治平，
我怎奈天下的苍生？”……

六

哦，皎皎的月轮
早被稠云遮了。
浪漫的幻景
在我眼前闭了。
我坐在岸上的舟中，
思慕着古代的英雄，
他那刚毅的精神
好象是近代的劳工。
你伟大的开拓者哟，
你永远是人類的夸耀！
你未来的开拓者哟，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

1921年12月8日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2年1月出版的
《学艺》第3卷第8号)

月下的司芬克司
——赠陶晶孙

夜已半，
一轮美满的明月
露在群松之间。

木星照在当头，
照着两个“司芬克司”在走。
夜风中有一段语声泄漏——

一个说：
好象在尼罗河畔
金字塔边盘桓。

一个说：
月儿是冷淡无语，
照着我红豆子的苗儿。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2年8月18日上海《
时事新报·学灯》，原题《月下的Sphinx》）

苦味之杯

啊啊，苦味之杯哟，
人生是自见此地之光
不得不尽量倾饮。
呱呱坠地的新生儿的悲声！
为甚要离开你温暖的慈母之怀，
来在这空漠的、冷酷的世界？

啊啊，天光渐渐破晓了，
群星消沉，
美丽的幻景灭了。
晨风在窗外呻吟，
我们日日朝朝新尝着诞生的苦闷。

啊啊，
人为甚么不得不生？
天为甚么不得不明？
苦味之杯哟，
我为甚么不得不尽量倾饮？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2 年 8 月 18 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静夜

月光淡淡
笼罩着村外的松林。
白云团团，
漏出了几点疏星。

天河何处？
远远的海雾模糊。
怕会有鲛人在岸，
对月流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2 年 8 月 18 日上海
《时事新报·学灯》，原题《静夜吟》）

偶成

月在我头上舒波，
海在我脚下喧逐，
我站在海上的危崖，
儿在我怀中睡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2 年 8 月 18 日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新月

小小的婴儿，
坐在檐前欢喜，
拍拍着两两的手儿，
又伸伸着向天空指指。

夕阳的返照，
还淡淡地晕着微红，
原来是黄金的月镰，
业已现在西空。

1921年10月14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2年3月
出版的《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雨后

雨后的宇宙，
好象泪洗过的良心，
寂然幽静。

海上泛着银波，
天空还晕着烟云，
松原的青森！

平平的岸上，
渔舟一列地骈陈，
无人踪印。

有两三灯火，
在远远的岛上闪明——
初出的明星？

1921年10月20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2年3月
出版的《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天上的市街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象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象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1921年10月24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2年3月
出版的《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黄海中的哀歌

我本是一滴的清泉呀，
我的故乡，
本在那峨眉山的山上。
山风吹我，
一种无名的诱力引我，
把我引下山来；
我便流落在大渡河里，
 流落在扬子江里，
 流过巫山，
 流过武汉，
 流通江南，
一路滔滔不尽的浊潮
把我冲荡到海里来了。
 浪又浊，
 漩又深，
 味又咸，
 臭又腥，
险恶的风波
没有一刻的宁静，
滔滔的浊浪
早已染透了我的深心。

我要几时候
才能恢复得我的清明哟？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2 年 11 月
出版的《创造季刊》第 1 卷第 3 期）

仰望

污浊的上海市头，
干净的存在
只有那青青的天海！

污浊了的我的灵魂！
你看那天海中的银涛，
流逝得那么愉快！

一只白色的海鸥飞来了。
污浊了的我的灵魂！
你乘着它的翅儿飞去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2 年 11 月
出版的《创造季刊》第 1 卷第 3 期）

瓶（节选）

献 诗

月影儿快要圆时，
春风吹来了一番花信。
我便踱往那西子湖边，
汲取了清洁的湖水一瓶。

我攀折了你这枝梅花
虔诚地在瓶中供养，
我做了个巡礼的蜂儿
吮吸着你的清香。

啊，人如要说我痴迷，
我也有我的针刺。
试问人是谁不爱花，
他虽是学花无语。

我爱兰也爱蔷薇，
我爱诗也爱图画，
我如今又爱了梅花，
我于心有何惧怕？

梅花呀，我谢你幽情，
你带回了我的青春。
我久已干涸了的心泉
又从我化石的胸中飞进。

我这个小小的瓶中
每日有清泉灌注，
梅花哟，我深深祝你长存，
永远的春风和煦。

1925年3月9日夜

第一首

静静地，静静地，闭上我的眼睛，
把她的模样儿慢慢地，慢慢地记省——
她的发辫上有一个琥珀的别针，
几颗璀璨的钻珠儿在那针上反映。

她的额沿上蓄着有刘海几分，
总爱俯视的眼睛不肯十分看人。
她的脸色呀，是的，是白皙而丰润，
可她那模样儿呀，我总记不分明。

我们同立过放鹤亭畔的梅荫，
我们又同饮过抱朴庐内的芳茗。

宝叔山上的崖石过于嶙峋，
我还牵持过她那凝脂的手颈。

她披的是深蓝色的绒线披巾，
有好几次被牵挂着不易进行，
我还幻想过，是那些痴情的荒荆，
扭着她，想和她常常亲近。

啊，我怎么总把她记不分明！
她那蜀锦的上衣，青罗的短裙，
碧绿的绒线鞋儿上着耳根，
这些都还在我如镜的脑中驰骋。

我们也同望过宝叔塔上的白云，
白云飞驰，好象是塔要倾陨，
我还幻想过，在那宝叔山的山顶，
会添出她和我的一座比翼的新坟。

啊，我怎么总把她记不分明！
桔梗花色的丝袜后鼓出的脚胫，
那是怎样地丰满、柔韧、动人！
她说过，她能走八十里的路程。

我们又曾经在那日的黄昏时分，
渡往白云庵里去，叩问月下老人。
她得的是：“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我得的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象这样漫无意义的滑稽的签文，
我也能一一地记得十分清醒，
啊，我怎么总把她记不分明！
“明朝不再来了”——这是最后的莺声。

啊，好梦哟！你怎么这般易醒？
你怎么不永永地闭着我的眼睛？
世间上有没有能够图梦的艺人，
能够为我呀图个画图，使她再生？

啊，不可凭依的哟，如生的梦境！
不可凭依的哟，如梦的人生！
一日的梦游幻成了终天的幽恨。

只有这般的幽恨，暖，最是分明！

2月18日晨

第二首

姑娘哟，你远隔河山的姑娘！
我今朝扣问了三次的信箱，
一空，二空，三空，
几次都没有你寄我的邮筒。

姑娘哟，你远隔河山的姑娘！
我今朝过度了三载的辰光，
一冬，二冬，三冬，

我想向墓地里呀哭诉悲风。

20日晨

第三首

梅花，放鹤亭畔的梅花呀！
我虽然不是专属于你的林和靖，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爱你呢？

梅花，放鹤亭畔的梅花呀！
我虽然不能移植你在庭园中，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爱你呢？

梅花，放鹤亭畔的梅花呀！
我虽然明知你是不能爱我的，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爱你呢？

21日夜

第四首

湖水是那么澄净，
梅影是那么静凝，
我的心旌呀，
你怎么这般摇震？
我已枯槁了多少年辰，
我已诀别了我的青春，
我的心旌呀，
你怎么这般摇震？
我是凭倚在孤山的水亭，
她是伫立在亭外的水滨，
我的心旌呀，
你怎么这般摇震？

21日夜

第五首

你是雕像吗？
你又怎能行步？

你不是雕像吗？
你怎么又凝默无语？

啊啊，你个有生命的，
泥塑的女祇！

22 日夜

第六首

星向天边坠了，
石向海底沉了，
信向芳心殒了。
春雨洒上流沙，
轻烟散入云霞，
沙弥礼赞菩萨。

是蔷薇尚未抽芽？
是青梅已被叶遮？
是幽兰自赏芳华？

有鸩不可遽饮，
有情不可遽冷，
有梦不可遽醒！

我望邮差加勤，
我望日脚加紧，
等到明天再等。

22 日夜

第七首

你是生了病吗？
你那丰满的柔荑
怎么会病到了不能写字？

你是功课忙吗？
只消你写出一行两行，
也花不上一二分的辰光。

你是害羞吗？
你若肯写个信筒，
我也要当着圣经般供奉。

你是鄙夷我吗？
噯，我果是受你轻鄙，
望你回个信来骂我瘟廝！

22 日夜

第十六首

春莺曲

姑娘呀，啊，姑娘，
你真是慧心的姑娘！
你赠我的这枝梅花
这样的晕红呀，清香！

这清香怕不是梅花所有？
这清香怕吐自你的心头？
这清香敌赛过百壶春酒。
这清香战颤了我的诗喉。

啊，姑娘呀，你便是这花中魁首，
这朵朵的花上我看出你的灵眸。
我深深地吮吸着你的芳心，
我想吞下呀，但又不忍动口。

啊，姑娘呀，我是死也甘休，
我假如是要死的时候，
啊，我假如是要死的时候，
我要把这枝花吞进心头！

在那时，啊，姑娘呀，
请把我运到你西湖边上，
或者是葬在灵峰，
或者是放鹤亭旁。

在那时梅花在我的尸中
会结成梅子，
梅子再进成梅林，
啊，我真是永远不死！

在那时，啊，姑娘呀，
你请提着琴来，
我要应着你清遒的琴音，
尽量地把梅花乱开！

在那时，有识趣的春风，
把梅花吹集成一座花冢，
你便和你的提琴
永远弹弄在我的花中。

在那时，遍宇都是幽香，
遍宇都是清响，

我们俩藏在暗中，
黄莺儿飞来欣赏。

黄莺儿唱着欢歌，
歌声是赞扬你我，
我便在花中暗笑，
你便在琴上相和。

（莺之歌）

“前几年有位姑娘，
兴来时到灵峰去过，
灵峰上开满了梅花，
她摘了花儿五朵。

她把花穿在针上，
寄给了一位诗人，
那诗人真是痴心，
吞了花便丢了性命。

自从那诗人死后，
经过了几度春秋，
他尸骸葬在灵峰，
又进成一座梅篓。

那姑娘到了春来，
来到他墓前吊扫，
梅上已缀着花苞，
墓上还未生春草。

那姑娘站在墓前，
把提琴弹了几声，
刚好才弹了几声，
梅花儿都已破绽。

清香在树上飘扬，
琴弦在树下铿锵，
忽然间一阵狂风，
不见了弹琴的姑娘。

风过后一片残红，
把孤坟化成了花冢，
不见了弹琴的姑娘，
琴却在冢中弹弄。”

（尾声）

啊，我真个有那样的时辰，

我此时便想死去，
你如能恕我的痴求，
你请快来呀收殓我的遗尸！

3 日

第二十二首
梅花的色已褪了。
梅花的香已微了。
我等她的第三函，
却至今还不见到。

邮差过了两遍了，
送来了些东邦的时报，
这样无聊的报章，
我有甚么呀看的必要！

我每次私自开缄，
吮吸这梅花的香气；
我怕这香气消时，
我的心是已经焦死。

我翻读些古人的恋诗，
都象我心中的话语，
我心中有话难言，
言出时又这般鄙俚！

啊，春风哟，你是那样的芳菲，
你吹来邻舍的兰香清微，
我却不能呀吹出一首好诗，
咏出她丰腴的静美。

我毕竟是已到中年，
怎么也难有欲滴的新鲜。
也难怪她不肯再写信来，
翩飞的粉蝶儿谁向枯涧？

9 日午

第二十三首
我又提心地等了半天，
时或在楼头孤睡，
时或在室中盘旋。

她写信是惯在星期，
今天是该信到时，
我的希望呀已经半死！

邮差已送了三封信来，
但她的却是不在，
这个哑谜儿真费寻猜！

或许是挂号费时，
我还是平心地等到夜里，
但这如年的辰光如何度去？

我读书也没有心肠，
那更有闲情去想做文章？
啊，你是苦煞了我呀，姑娘！

也难得你有那样的冰心，
你的心怕比冰还坚冷。
骀荡的春风哟，你是徒自芬温！

我明知你是不会爱我，
但我也没可奈何：
天牢中的死囚也有时唱唱情歌。

象这样风和日暖的辰光，
正好到郊原里去狂倾春酿，
啊，我的四周呀，已筑就了险峻的高墙。

我的心机沉抑到了九泉，
连你信中的梅花也不敢再去启验，
它那丝微的余香太苦刺了我的心尖。

人生终是这样的糊涂，
盼得春来，又要把春辜负，
啊，有酒，你为甚总怕提壶？

偶尔有甚声丝，
总疑是邮差又至，
我一刻要受千遍的诈欺。

我想来真是痴愚，
等封信来又有甚么意思？
啊，我也实在呀没有法子！

10 日午后

第二十四首
春风哟，我谢你，谢你！
这无限的苦情
也是你给我的厚赐。

我坐看着这瓶里的梅枝
渐渐地，渐渐地，向我枯死。

我到此还说甚么，
这无限的苦情
我把它在心头紧锁？
我也止住了我的哀歌，
要看它把我究竟如何！

11 日午后

第二十五首
新鲜的葡萄酒浆
变成了一瓶苦汁，
姑娘哟，我谢你厚情，
这都是你赐我的。

人如要说我痴愚，
我真是痴愚透底，
我在这旷莽的沙漠里面，
想寻滴清洁的泉淅。

我新种的一株蔷薇，
嫩芽儿已渐渐瘦了，
别人家看见我的容颜，
都说是异常枯槁。

我是怎得呀不枯，不瘦？
我闷饮着这盈盈的一瓶苦酒。
啊，我这点无凭的生命哟，
怕已捱不到今年的初秋。

15 日晨

第三十首
我的心机是这般战栗，
我感觉着我的追求是不可追求的。
我在和夸父一样追逐太阳，
我在和李白一样捞取月光，
我坐看着我的身心刻刻地沦亡。
啊，已经着了火的枯原呀，
不知要燃到几时！
风是不息地狂吹，天又不雨，
已经着了火的枯原呀，
不知要燃到几时！

20 日午

第三十一首
我已成疯狂的海洋，

她却是冷静的月光！
她明明在我的心中，
却高高挂在天上，
我不息地伸手抓拿，
却只生出些悲哀的空响。

20 日午

第三十三首
月缺还能复圆，
花谢还能复开，
已往的欢娱
永不再来。

她的手，我的手，
已经接触久，
她的口，我的口，
几时才能够？

20 日午

第三十九首
我羨你青年脸上的红霞，
我羨你沉醉春风的桃花，
我怨你怪不容情的明镜呀，
我见你便只好徒伤老大。

啊，我这眼畔的绉纹！
啊，我这脸上的灰青！
我昨天还好象是个少年，
却怎么便到了这样的颓龄，

啊，我假如再迟生几时，
她或许会生她的爱意，
我与其听她叫我哥哥，
我宁肯听她叫我弟弟。

不可再来的青春哟，啊，
你已被吹到荒郊去了。
不肯容情的明镜哟，啊，
你何苦定要向我冷嘲！

27 日夜

第四十首
我自家掘就了一个深坑，
我自家走到这坑底横陈；
我把了些砂石来自行掩埋，
我那知有人来在我尸头蹂躏。

他剥去了我身上的一件尸衣，
他穿去会我那杀死我的爱人，
我待愈的心伤又被春风吹破，
我冰冷地睡在墓中痛醒。

28 日夜

第四十一首

空剩着你赠我的残花一枝，
它掩护在我的心头已经枯死。
到如今我才知你赠花的原由，
却原来才是你赠我的奠礼。

29 日

第四十二

首昨夜里临到了黎明时分，
我看见她最后的一封信来。
那信里夹着许多的空行，
我读后感觉着异常惊怪。

她说道：“哥哥哟，你在……
啊，其实呀，我也是在……”

我所以总不肯说出口来，
是因为我深怕使你悲哀。

到如今你既是那么烦恼，
哥哥哟，我不妨直率地对你相告：
我今后是已经矢志独身，
这是我对你的唯一的酬报……”

啊，可惜我还不曾把信看完，
意外的欢娱惊启了我的梦眼：
我醒来向我的四周看时，
一个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

30 日晨

（收《瓶》，1927年4月，上海
创造社出版部初版）

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

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
象这上海市上的赁家
不是一些囚牢吗？
我们看不见一株青影，
我们听不见一句鸟声，
四围的监墙
把清风锁在天上，
只剩有井大的天影笑人。

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
象我们这样的生涯
不是一些囚徒吗？
我们囚在述茫的雾中，
我们囚在惨毒的魔宫，
金色的魔王
坐在我们的头上，
我们是呀动也不敢一动。

啊啊，
我们是呀动也不敢一动！
我们到兵间去吧！

我们到民间去吧！
朋友哟，怆痛是无用，
多言也是无用！

1923，5，2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3年6月30日
上海《创造周报》第八号)

怆恼的葡萄

青青的田畴之中
围住了一座荒坟——
诗人哟，别再右眼观赏风光，
左手蒙住你左边的眼睛。

娟妍的蔷薇花下
施肥的粪中蛆涌——
诗人哟，别再右鼻吮吸芬芳，
左手蒙住你左边的鼻孔。

矛盾万端的自然，
我如今不再迷恋你的冷脸。
人世间的难疗的怆恼，
将为我今日后酿酒的葡萄。

1923，5，2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3年7月23日
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

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

长夜纵使漫漫，
 终有时辰会旦；
焦灼的群星之眼哟，
 你们不会望穿。

在这黑暗如漆之中
 太阳依旧在转徙，
他在砥砺他犀利的金箭
 要把天魔射死。

太阳虽只一轮，
 他不曾自伤孤独，
他蕴含着满腔的热诚
 要把万汇苏活。

轰轰的龙车之音
 已离黎明不远，
太阳哟，我们的师哟，
 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

1923，12，5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3年12月
上海《孤军》杂志第2卷第1期）

述怀

我几曾说过我要把我的花瓣吹飞？
我几曾在监狱中和你对话过十年？
但你说我已经老了，不会再有诗了；
我已经成为了枯涧，不会再有流泉。

我不相信你这话，我是不相信的；
我要保持着我的花瓣永远新鲜。
我的歌喉要同春天的小鸟一样，
乘着和风，我要在晴空中清啾。

我头上的黑发其实也没有翻白，
即使白发皤然，我也不会感觉我老；
因为我有这不涸的，永远不涸的流泉，
在我深深的，深深的心涧之中缭绕。

我的歌要变换情调，不必常是春天，
或许会如象肃杀的秋风吹扫残败，
会从那赤道的流沙之中吹来烈火，
会从西比利亚的荒原里吹来冰块。

我今后的半生我相信没有甚么阻挠，
我要一任我的情性放漫地引领高歌。
我要唤起我们颓废的邦家、衰残的民族，
我要歌出我们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生活。

朋友，你不知道我，有时候连我也不知道，
在白昼的阳光中有时我替我自己烦恼；
但在这深不可测的夜中，这久病的床上，
我的深心，我的深心，为我揭开了他的面罩。

1928年1月5日

（本篇收入1928年3月出版的诗集《恢复》）

我想起了陈涉吴广

—

我想起了几千年前的陈涉，
我想起了几千年前的吴广，
他们是农民暴动的前驱，
他们由农民出身，称过帝王。

他们受不过秦始皇的压迫，
在田间相约：“富贵毋得相忘！”
那时候还有凶猛的外患，匈奴，
要攘夺秦朝的天下侵袭北方。

秦始皇帝便要筑下万里长城，
使天下的农夫都为徭役奔忙。
他们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丛祠的一夜篝火弥天炎上。

就这样惊动了林中的虎豹，
就这样惊散了秦朝的兵将；
就这样他们的暴动便告了成功，
就这样秦朝的江山便告了灭亡。

二

中国有四万万的人口，
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三万二千万以上的农民，
他们的生活如今怎样？

朋友，我们现在请先说北方；
北方的农民实在是可怜万状！
他们饥不得食，寒不得衣，
有时候整村整落的逃荒。

他们的住居是些败瓦颓墙，
他们的儿女就和猪狗一样；
他们吃的呢是草根和树皮，
他们穿的呢是褴褛的衣裳。

南方呢？南方虽然是人意差强，
但是农村的凋敝触目神伤。
长江以南的省区我几乎走遍，
每个村落里，寻不出十年新造的民房！

三

农民生活为甚么惨到了这般模样？
朋友哟，这是我们中国出了无数的始皇！
还有那外来的帝国主义者的压迫
比秦时的匈奴还要有五百万倍的嚣张！

他们的炮舰政策在我们的头上跳梁，
他们的经济侵略吸尽了我们的血浆。
他们豢养的走狗：军阀、买办、地主、官僚，
这便是我们中国的无数新出的始皇。

可我们的农民在三万二千万人以上，
困兽犹斗，我不相信我们便全无主张。
我不相信我们便永远地不能起来，
我们之中便永远地产生不出陈涉、吴广！

更何况我们还有五百万的产业工人，
他们会给我们以战斗的方法，利炮，飞枪。
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
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

1928，1，7

（本篇收入 1928 年 3 月出版的诗集《恢复》）

峨嵋山上的白雪

峨嵋山上的白雪
怕已蒙上了那最高的山巅？
那横在山腰的宿雾
怕还是和从前一样的蜿蜒？

我最爱的是在月光之下
那巍峨的山岳好象要化成紫烟；
还有那一望的迷离的银霭
笼罩着我那寂静的家园。

啊，那便是我的故乡，
我别后已经十有五年。
那山下的大渡河的流水
是滔滔不尽的诗篇。

大渡河的流水浩浩荡荡，
皓皓的月轮从那东岸升上。
东岸是一带常绿的浅山，
没有西岸的峨嵋那样雄壮。

那渺茫的大渡河的河岸

也是我少年时爱游的地方；
我站在月光下的乱石之中，
要感受着一片伟大的苍凉。

啊，那便是我的故乡，
我别后已经十有五年。
在今晚的月光之下，
峨嵋想已化成紫烟。

1928，1，8

（本篇收入 1928 年 3 月出版的诗集《恢复》）

巫峡的回忆

巫峡的奇景是我不能忘记的一桩。
十五年前我站在一只小轮船上，
那时候有迷迷蒙蒙的含愁的烟雨
洒在那浩浩荡荡的如怒的长江。

我们的轮船刚好才走进了瞿塘，
啊，那巫峡的两岸真正如削成一样！
轮船的烟雾在那峡道中蜿蜒如龙，
我们是后面不见来程，前面不知去向。

峡中的情味在我的感觉总是迷茫，
好象幽闭在一个峭壁环绕的水乡。
我头上的便帽竟从我脑后落下，
当我抬起头望那白云叆叇的山上。

轮船转了一个湾峡道又忽然开朗，
但依然是摩天的群峭环绕着四方。
依然是后面不见来程，前面不知去向，
虽然没有催泪的猿声，总也觉得凄凉。

我觉得人生行路就和这样相仿，
虽然所经过的道路，时刻，有短有长。
我们谁不是幽闭在一个狭隘的境地，
一瞬的昙花不知来自何从，去向何往？

那时候我还是只会做梦的一个少年郎，
我也想到了古代的诗人们，他们的幻想：
有甚么为云为雨的神女要和国王幽会，
但我总觉得不适宜于这样雄浑的地方。

巫峡的奇景我只能记得个模糊影像，
我当年的眼睛实在也还是一个明盲。
有个机会时我很想再去详密的探访，
但我这不自由的身子不正想向国外逃亡？

啊，人生行路真如这峡里行船一样，
今日不知明日的着落，前刻不知后刻的行藏。
我如今就好象囚在了群峭环绕的峡中——
但我只要一出了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

1928, 1, 8

(本篇收入 1928 年 3 月出版的诗集《恢复》)

罪恶的金字塔

心都跛了脚——
你们知道吗？——
只有愤怒，没有悲哀，
只有火，没有水。
连长江和嘉陵江都变成了火的洪流，
这火——
难道不会烧毁那罪恶砌成的金字塔吗？

雾期早过了。
是的，炎热的太阳在山城上燃烧，
水成岩都鼓暴着眼睛，
在做着白灼的梦，
它在回想着那无数亿万年前的海洋吧？

然而，依然是千层万层的雾呀，
浓重得令人不能透息。
我是亲眼看见的，
雾从千万个孔穴中涌出，
更有千万双黑色的手
掩盖着自己的眼睛。
朦胧吗？
不，分明是灼热的白昼。
那金字塔，罪恶砌成的，
显现得十分清晰。

1940，6，17

（本篇最初载 1941 年 9 月 18 日《诗创作》
月刊第 3、4 期合刊）

这首诗是为重庆大隧道惨祸而写的。日寇飞机仅三架夜袭，在大隧道中闭死了万人以上。当局只报道为三百余人。

水牛赞

水牛，水牛，你最最可爱。
你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坚毅、雄浑、无私，
拓大、悠闲、和蔼，
任是怎样的辛劳
你都能够忍耐，
你可头也不抬，气也不喘。
你角大如虹，腹大如海，
脚踏实地而神游天外。
你于人有功，于物无害，
耕载终生，还要受人宰。
筋肉肺肝供人炙脍，
皮骨蹄牙供人穿戴。
活也牺牲，死也牺牲，
死活为了人民，你毫无怨艾。
你这和平劳动的象征，
你这献身精神的大块，
水牛，水牛，你最最可爱。
水牛，水牛，我的好朋友。
世界虽有六大洲，
你只有东方才有。
可是地主们，财东们，
把你看得丑陋，待你不如狗。
我真替你不平，希望你能怒吼。
花有国花，人有国手，
你是中国国兽，兽中泰斗。
麒麟有什么稀奇？
只是颈长，腿高而善走。
狮子有什么德能？
只是残忍，自私而颜厚。
况你是名画一帧，名诗一首，
当你背负着牧童，
让他含短笛一支在口；
当你背负着乌鸦，
你浸在水中，上有杨柳。
水牛，水牛，我的好朋友。

1942年春
(本篇最初载1942年5月15日
重庆《新华日报》)

旧体诗

残月黄金梳

残月黄金梳，我欲掇之赠彼姝。
彼姝不可见，桥下流泉声如弦。
晓日月桂冠，掇之欲上青天难。
青天犹可上，生离令我情惆怅。

（本篇最初载 1920 年 1 月 7 日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春寒

凄凄春日寒，中情惨不欢。
隐忧难可名，对儿强破颜。
儿病依怀抱，咿咿未能言。
妻容如败草，浣衣井之阑。
蕴泪望长空，愁云正漫漫。
欲飞无羽翼，欲死身如瘫。
我误汝等耳，心如万箭穿。

（本篇收入 1959 年 11 月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潮汐集·汐集》）

春愁

是我意凄迷？是天萧条耶？
如何春日光，惨淡无明辉？
如何彼岸山，低头不展眉？
周遭打岸声，海兮汝语谁？
海语终难解，空见白云飞。

（本篇收入 1921 年 8 月出版的《女神》）

少年忧患

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

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

（本篇刊于 1919 年《黑潮》第 1 卷第 2 期

《同文同种辩》一文末，署名郭开贞）

暴虎辞

(作者小序)

这首诗是一九二一年夏间的旧诗。

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与前面诸作均不相伦类，但因为它的精神是反抗既成的权威；

我所以不能割爱，也把它收在这儿。

1928.1.11

—

地在咸阳，时当汉武。汉武游猎甘泉宫，猎罢登楼看猛虎。猛虎在圈中，成群相聚处：或眈眈而仰视，或低头而徐步；或跳，或跃，或休，或怵。楼头曳长裾，壮士挟弓弩。东楼鸣钲，西楼鼓，南楼北望太华山，群芳之中坐雄主。

二

汉主一世雄，布令挥长弓：命女投狐兔，命士投麋熊。投未及地，群虎腾空；巨掌掀拿，长舌翻红。毛血成雨，咆哮生风。人声轰轰，金鼓隆隆。汉皇心喜，高唱从容：“昔有李广兮，见石草中，疑是猛虎兮，射石没镞。今之士兮，谁可与同？”

三

歌声方毕，一人出座，乃是侍中贵人，发语视缕：“粤有李广之孙，其名为禹。昔饮宫中，自逞雄武。怒骂宫中之人，营营如青蝇，无耻不如鼠；父遭暗箭祖自残，都是权贵之人中作蛊。自称有力能暴虎，先仇没报心欲腐。今日之会禹在乎？何不令其自献武威快天睹！”

四

汉主闻之呼曰“禹！”禹在东楼应声起。帝命左右缚执之，悬入圈中使刺虎。

五

禹默不一言，躬自就绳缚；倒悬在空中，人虎均胆肃。帝怜禹是名将之子孙，不忍见其充虎腹。悬未及地召止之，令人引绳不令落。禹在空中始放呼，呼声如雷震华屋：“男儿虽死不愿受人怜，虎不如人之暴殄！与其混迹在人中，吾宁葬身入虎圈。”拔剑斫绳立断，观者惊呼天地撼。禹身立落群虎间，群虎震慑不动弹。挥剑方将四乱斫，一群勇士救止之，幸得不为群虎啖。

六

群拥禹至汉主前，惟闻赞叹之声喧：有曰：“不愧李家儿”，有曰：“可为大将事朔边”，有曰：“普天之下一人耳”，有曰：“历史之中罕曾见”。上曰：“壮士能饮乎？愿赐美酒斗十千。”此时李禹扬眉怒目按剑在两手，大呼：“穷兵黩武汉天子，汝是天下万世仇！生民何罪复何尤，被汝趋走真荒陬？我祖死于是，我父死于仇。我弟李陵失救陷匈奴，为何母子遭虐刘？我恨不欲饮汝血漆汝头，岂止区区酒几斗！”

七

嗟乎，勇士竟此下吏死，令人至今思慕之。余慕许雷《手套吟》，挥笔而成《暴虎辞》。

(本篇收入1928年2月出版的《前茅》)

哀时古调

一

阮嗣宗，
哭途穷。
刘伶欲醉酒，
挥袖两清风。
嵇康对日抚鸣琴，
腹中饥火正熊熊，
一东，二冬，
人贱不如铜。

二

一碗饭，
五羊皮，
养活淮阴侯，
买死百里奚。
伯夷、叔齐首阳山，
不合时宜活该死。
四支，五微，
秋高马正肥。

三

羨煞人，
黄金印，
顺口说合纵，
横目说连衡。
富贵在天生有命，
一朝尸被五牛崩。
酒醴，三牲，
准备哭苏秦。

四

唐藩镇，
势绝伦，
当年炙手热，
今日几人存？
河朔淮西一宵尽，
满地鹅鸭可成兵。
虎口，当心，
骊龙有逆鳞。

五

白居易，
琵琶行，
徐娘已老大，
犹自嫁商人。
怀抱琵琶邻舟去，

赢得青衫泪满襟。
五鼓，三更，
关公走麦城。

六

孙悟空，齐天圣，
十万八千里，
只消一翻身。
才闻专使拜曹公，
又见三桂哭清庭。
三正，五行，
相克还相生。

七

楚狂人，
笑孔丘。
七十二大贤，
三千小猕猴，
包办中华教育界，
老庄无分吃猪头。
三跪，九叩，

缘木把鱼求。

八

博浪椎，
何处有？
荆轲今已死，
狗屠不可留。
陈涉、吴广起田间，
农民之中今在否？
一笔，全勾，
醉死梦生俦！

九

天风吹，
海浪流。
满怀悲愤事，
聊以寄箜篌。
神州原来是赤县，
会看赤帜满神州。
朋友，朋友，
努力事耕耨！

1922.9.19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2年11月15日上海《孤军》
杂志第1卷第3号，原题《哀时古调九首》）

题刘海粟山水画

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蹊径作奇画。落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此图九溪十八涧，溪涧何如此峻险？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
石涛老人知此应一笑，笑说吾道不孤了。

（本篇最初见于 1927 年上海出版的《海粟近作》画册）

归国杂吟

一

廿四传花信，
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
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
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
群雏剧可怜。

二

又当投笔请缨时，
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
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
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
同心同德一戎衣。

三

此来拼得全家哭，
今往还将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
鸿毛泰岱早安排。

四

十年退伍一残兵，
今日归来入阵营。
北地已闻新鬼哭，
南街犹听旧京声。
金台寂寞思廉颇，
故国苍茫走屈平。
挈眷攀家何处往，
蚩蚩叹尔众编氓。

五

悲歌燕赵已消沉，
沦落何须计浅深。
到底可怜陈叔宝，
南冠赢得没肝心。

六

雷霆轰炸后，
睡起意谦冲。

庭草摇风绿，
堦花映日红。
江山无限好，
戎马万夫雄。
国运升恒际，
清明在此躬。

七

炸裂横空走迅雷，
春申江上血风腥。
清晨我自向天祝：
成得炮灰恨始轻。

归国前后随兴感奋，曾作旧诗若干首。杏村有嗜痂之癖，爰书付之。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晨，由前线访问归来，兴致尚佳。

（本篇收入 1938 年 1 月广州战时出版社初版《战声》）

惨目吟

（作者自序）

五三、五四大轰炸，死者累累。书所见如此，以志不忘。

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孩。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

（收入作家出版社 1959 年 11 月出版的《潮汐集·汐集》）

百虎图

卅年四月十七午，有客来访天官府。衣弊履穿一青年，图成一百有八虎。于时我正卧病中，展图入室快观睹。

果然长卷十丈余，獬豸历历具可数。或黄或白或胭脂，或老或壮或方乳。或坐或卧或奔奏，或偶或独或聚处。或接肿臂而摩挲，或登崖木而仰俯。或张其爪露其牙，或息于陂饮于渚。母者衔幼渡溪流，幼者交争媚其母。怠者裂吻而欠伸，戏者噬尾如含怒。穷形极态兴颇酣，画虽稚弱志可取。

观罢离榻感奋兴，吾病霍然忘所苦。问客画此已多时？白云恰过三寒暑。留客共饭话生平，彼此忘形到尔汝。客言家庄在黄丹，乃是川南一僻圩。君家我家距匪遥，大渡河边百里许。家中有母六旬余，善画能书传自祖。自幼即师母所为，草木虫鱼作伴侣。十三负笈下嘉州，联中先后共风雨。贪多鹜博骋才华，颇以文章傲同伍。十六北上锦官城，始知画道不可侮。粗学皮毛何足矜？趋步张师善子甫。十九航海赴东瀛，曾向渡边学翎羽。雅爱樱花孔雀图，兽园虎豹狮子舞。中因母病赋归来，俄而抗战振鼙鼓。苏子楼头秋色殷，丹青四月镂肝腑。画成博得人品题，见者交称神栩栩。

迩来技已进于斯，此图犹并脱规橜。法摄中西衷旧新，毛是善子色剑父。冠戴依稀笑沐猴，喉舌模糊耻鸚鵡。丈夫有志在四方，还当独力出机杼。将军曹霸已无人，弟子韩干短资斧。同学少年多不竞，不为吏胥便营贾。冠盖如云权贵家，艺独不为人所与。今来渝城执教鞭，所入难可供编楮。鸚鵡先鸣可奈何，恐将长此终朽腐。

闻客诉罢费盱衡，慨喟徒深憾无补。自来艺以穷而工，中外名家多病窳。我为文章君作画，我今五十君廿五。春秋正富大可为，莫因道塞而窘武。大渡河中千里波，峨眉山上万株树。穷居何损行何加？要使江山长有主。荃蕙化茅事可悲，蓁蓁盈室说难户。有志竟成当悻悻，后无来者前无古。

（本篇收入 1959 年 11 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潮汐集·汐集》）

华禽吟

华禽思振翮，乳虎力攀追。丛中跃起拥禽尾，翎落如花萎。
华禽俯首生怜爱，奈何虎重不能载？乳虎堕入草丛中，禽已高飞在天外。
从此虎心悲，丛中长殒泪。残翎几片抱在怀，寸寸肝肠碎。

（本篇收入 1959 年 11 月作家出版社
出版的《潮汐集·汐集》）

和老舍原韵并赠三首

一

江边微石剧堪怜，受尽磋磨不计年。凝静无心随浊浪，飘浮底事问行船？
内充真体圆融甚，外发英华色泽鲜。出水便嫌遗润朗，方知笼竹实宜烟。

二

蜀道诗人多自东，君今随国入渝中。草堂不独传臣甫，玄阁徒危憾尔雄。
奇语惊人拼万死，高歌吐气作长虹。文章自有千秋在，明月山间江上风。

三

未有诗人不太痴，不痴何独苦为诗？千行难换粮千粒，一世终无宿一枝。
意入天边云树远，名书水上月华迟。醍醐妙味谁能识？端在吟成放笔时。

（本篇收入 1959 年 11 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潮汐集·汐集》）

倔强赞

守正不阿，是谓倔强。初必勉强而行之，继则习惯以为常。卷之殊不容于一握，放之却弥塞乎八荒。有偏有党，不大至刚。

（本篇收入 1959 年 11 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潮汐集·汐集》）

中国有诗人

中国有诗人，当推屈与陶。同遭阳九厄，刚柔异其操。一如云中龙，天桥游天郊。一如九皋鹤，清唳澈晴朝。一如万马来，堂堂江海潮。一如微风发，离离黍麦苗。一悲举世醉，独醒赋离骚。一怜鲁酒薄，陶然友箪瓢。一筑水中室，毅魄难可招。一随化俱尽，情话说渔樵。问余何所爱，二子皆孤标。譬之如日月，不论鹏与雕。旱久焦禾稼，夜长苦寂寥。自弃固堪悲，保身未可骄。忧先天下人，为牺何惮劳？康济宏吾愿，巍巍大哉尧。

（本篇最初载于1942年10月11日重庆
《新蜀报·蜀道》第812期）

孔丘

孔丘四十已不惑，欧谚人从四十始。吴刚今日兼有之，表里通彻乘风起。
垂天健翮逍遥游，况有嫦娥共白头。文辞华藻壮山海，笔削严谨成春秋。慧
福双修道已闻，即不百年亦何忧？丈夫忧先天下耳，要使瓮牖之子如公侯！
凤凰鸣矣朝日升，为人须争第一流！

（本篇收入 1959 年 11 月作家出版社
出版的《潮汐集·汐集》）

古诗今译

周南卷耳

一片碧绿的平原，
原中有卷耳蔓草开着白色的花。
有位青年妇人左边肘上挂着一只浅浅的提篮，
她时时弓下背去摘取卷耳，
又时时昂起头来凝视着远方的山丘。

她的爱人不久才出了远门，
是骑着一匹黑马，携着一个童仆去的。
她在家中思念着他坐立不安，
所以才提着篮儿走出郊外来摘取卷耳。
但是她在卷耳的青白色的叶上，
看见她爱人的英姿；
她在卷耳的银白色的花中，
也看见她爱人在向她微笑。
远方的山丘上也看见她的爱人在立马踟躇，
带着个愁惨的面容，
又好象在向她诉说别离羁旅的痛苦。
所以她终究没有心肠采取卷耳了，
她终究把她的提篮丢在路旁，
尽在草茵之上思索。

她想，她的爱人
此刻怕走上了那座土山戴石的危岩了，
他骑的马儿怕也疲倦得不能上山了。
他不知道在怎样地思念她，
她没有法子可以安慰他。
假使能够走近他的身旁，
捧着一只金樽向他进酒，
那也可以免得他萦肠挂肚。
但是她不能够。

她想，她的爱人
此刻怕走上了那座高高的山顶了，
他骑的一匹黑马怕也生了病，毛都变黄了。
他不知道是在怎样地愁苦，
她没有法子可以安慰他。
假使能够走近他的身旁，
捧着一只牛角杯儿向他进酒，
那也可以使他忘却前途的劳顿。
但是她不能够。

她想，她的爱人

此刻怕又走上一座右山戴土的小丘上了，
他骑的马儿病了，
他跟随着的仆人也病了。
她又不能走近他的身旁去安慰他，
他后思着家乡，前悲着往路，
不知道在怎样地长吁短叹了。

妇人坐在草茵上尽管这么凝想，
旅途中的一山一谷
便是她心坎中的一波一澜。
卷耳草开着白色的花，
她浅浅的篮儿永没有采满的时候。

（本篇收入 1923 年 8 月出版的《卷耳集》）

唐风扬之水

激越的流泉中，
白色的小石真是鲜明呀！
我穿件有红领的白衣，
走到你这曲沃地方来。
我已经看见了你，
怎得不快活呢？

激越的流泉中，
白色的小石真是洁净呀！
我穿件绣红花的白衣，
走到你这鹄邑地方来。
我已经看见了你，
怎还会忧郁呢？

激越的流泉中，
白色的小石真是莹彻呀！
你带个口信来叫我，
我不敢告诉我的母亲，
我不敢告诉我的女伴，
我便一个人悄悄地来了。

（本篇收入 1923 年 8 月出版的《卷耳集》）

唐风绸缪

我在山中捆柴的时候，
白虎三星已经高在天空了，
今晚上我没有想出会遇着他。
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道：
“ 我的爱呀，我的爱呀，
你肯把我怎么样呢？ ”
——我没有话来回答他。

我背柴回来的时候，
白虎三星已经偏了西了，
今晚上我没有想出会遇着他。
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道：
“ 我的爱呀，我的爱呀，
你肯把我怎么样呢？ ”
——我没有话来回答他。

我背柴到家的时候，
白虎三星已经同房门一样高了，
今晚上我没有想出会遇着他。
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道：
“ 我的爱呀，我的爱呀，
你肯把我怎么样呢？ ”
——我没有话来回答他。

（本篇收入 1923 年 8 月出版的《卷耳集》）

唐风葛生

葛草把树颠都蒙了，
蔓草把土田都满了。
我的爱人她是早已死了，
我只是一人留着。

葛草把蒺藜都蒙了，
蔓草把园地都满了。
我的爱人她是早已死了，
我只是一人活着。

角枕是依然粲烂，
锦被是依然鲜明。
只是人儿是早已死了，
我只孤另地坐到天明。

黑夜长得和冬天一样！
白昼长得和夏天一样！
我要受过了一百年的痛苦，
才能挨近到她的身旁！

（本篇收入 1923 年 8 月出版的《卷耳集》）

秦风蒹葭

我昨晚一夜没有睡觉，
清早往河边上去散步。
水边的芦草依然青青地，
已经凝成霜了，草上的白露。

我的爱人呀，啊！
你明明是住在河那边！
我想从上渡头去赶她，
路难走，又太远了。
我想从下渡头去赶她，
她又好象站在河当中了——

啊！我的爱人呀！
你毕竟只是个幻影吗？

（本篇收入 1923 年 8 月出版的《卷耳集》）

陈风宛丘

他是位风雅的人，
住在那宛丘上面。
他真是位有情的人，
但可惜有点浪漫。

人们打着鼓，
每天在宛丘下跳舞。
不管是冬天，不管是夏天，
他头上的鹭鹚毛我总看见。

人们打着盆，
每天在宛丘路上奔。
不管是冬天，不管是夏天，
他头上的鹭鹚毛我总看见。

（本篇收入 1923 年 8 月出版的《卷耳集》）

陈风东门之池

城东门外池子的水清活活，
有位美好的姑娘在漂新麻，
我很想去同她一块儿唱唱歌！

城东门外池子的水碧油油，
有位美好的姑娘在漂麻头，
我很想去同她一块儿携着手！

城东门外池子的水绿殷殷，
有位美好的姑娘在漂麻筋，
我很想去同她一块儿谈谈心！

（本篇收入 1923 年 8 月出版的《卷耳集》）

陈风东门之杨

她叫我等她，在这东门外的白杨树下，
白杨的树叶儿在晚风中飒飒萧萧。
她说是黄昏时候一定要来，
啊，满天的星斗都已出齐了！

她叫我等她，在这东门外的白杨树下，
白杨的树叶儿黑压压地凝成一团。
她说是黄昏时候一定要来，
啊，满天的星斗都在眨着眼了！

（本篇收入 1923 年 8 月出版的《卷耳集》）

陈风月出

皎皎的一轮月光，
照着位娇好的女郎。
照着她天袅的行姿，
照着她悄悄的幽思。
她在那白杨树下徐行，
她在低着头儿想甚？

（本篇收入 1923 年 8 月出版的《卷耳集》）

陈风泽陂

在他那池子里面呀，
有青青的菖蒲，香艳的荷花。
我一思念起他呀，
睡也不好，不睡也不好，
终夜里只是眼泪如麻。

在他那池子旁边呀，
有青青的菖蒲，芬芳的蕙草。
我一思念起他呀，
睡也不好，不睡也不好。
心儿里好象有刀在绞。

(本篇收入 1923 年 8 月出版的《卷耳集》)

历史剧

湘累

女须之婢媛兮，
申申其詈予。
曰，鮀 婞直以亡身兮，
终然天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
纷独有此婞节？
薺蓂施以盈室兮，
判独离而不服！

——《离骚》

序幕：洞庭湖。早秋，黄昏时分。

君山前横，上多竹林芦荻。有银杏数株，参差天际。时有落叶三五，戏舞空中如金色蛱蝶。

妙龄女子二人，裸体，散发，并坐岸边岩石上，互相偎倚。一吹“参差”（洞箫），一唱歌。

女 子 （歌）泪珠儿要流尽了，
 爱人呀，
 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水枯石烂了！
 爱人呀，
 回不来呀？

棹舟之声闻，二女跳入湖中，潜水而逝。

此时帆船一只，自左棹出。船头饰一龙首，帆白如雪。老翁一人，银发椎髻，白须髯，袒上身，在船之此侧往来撑篙，口中漫作欸乃之声。

屈原立船头展望，以荷叶为冠，玄色绢衣，玉带，颈上挂一莲瓣花环，长垂至脐；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其姐女须扶持之。鬓发如云，簪以象栉。耳下垂碧玉之瑱。白衣碧裳，俨如朝鲜女人妆束。

屈 原 这儿是什么地方，这么浩淼迷茫地！前面的是什么歌声？可是谁在替我招魂吗？

女 须 噯！你总是爱说这样疯癫识倒的话，你不知道你姐姐底心中是怎样痛苦！你的病，噯！难道便莫有好的希望了吗？老翁三闾大夫！这儿便是洞庭湖了。前面的便是君山。我们这儿洞庭湖里，每到晚来，时时有妖精出现，赤条条地一丝不挂，永远唱着同一的歌词，吹着同一的调子。她们倒吹得好，唱得好，她们一吹，四乡的人都要流起眼泪。她们唱倦了，吹倦了，便又跳下湖水里面去深深藏着。出现的时候，总是两个女身。四乡的人都说她们是女英与娥皇，都来拜祷她们：祈祷恋爱成功的也有，祈祷生儿育女的也有；还有些痴情少年，为了她们跳水死的真是不少呢。屈原哦，我知道了。我知道她们在望我，在望我回去。唉，我要回去！我的故乡在那儿呀？我知道你们望

得我苦，我快要回来了。哦，我到底是什么人？三闾大夫吗？哦，我记起来了。我本是大舜皇帝呀！从前大洪水的时候，他的父亲把水治坏了，累得多死了无数的无辜百姓，所以我才把他逐放了，把他杀了。但是我又举了他的儿子起来，我祈祷他能够掩盖他父亲底前愆。他倒果然能够，他辛勤了八年，果然把洪水治平了。天下的人都赞赏他的功劳，我也赞赏他的功劳，所以我把帝位禅让给了他。啊，他却是为了什么？他，他为什么反转又把我逐放了呢？我曾杀过一个无辜的百姓吗？我有什么罪过？啊，我流落在这异乡，我真好苦呀！苦呀！……呢呀，我的姐姐！你又在哭些什么？

女 须 你总是爱说你那样疯癫识倒的话，你不知道你姐姐底心中是怎么地痛苦！

屈 原 姐姐，你却怪不得我，你只怪得我们所处的这个混浊的世界！我并不曾疯，他们偏要说我是疯子。他们见了凤凰要说是鸡，见了麒麟要说是驴马，我也把他们莫可奈何，他们见了圣人要说是疯子，我也把他们莫可奈何。他们既不是疯子，我又不是圣人，我也只好疯了，疯了，哈哈哈哈哈，疯了！疯了！（歌）

惟天地之无穷兮，
哀人生之长勤。
往者余弗及兮，
来者吾不闻。
吾将纛思心以为纛兮，
编愁苦以为膺，
折若木以蔽光兮，
随飘风之所仍！

啊啊！我倦了，我厌了！这漫漫的长昼，从早起来，便把这混浊的世界开示给我，他们随处都叫我是疯子，疯子。他们要把我这美洁的莲佩扯去，要把我这高岌的危冠折毁，要投些粪土来攻击我。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象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着火在叫；灶下挂着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象干了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哦，太阳往那儿去了？我好不容易才盼到，我才望见他出山，我便盼不得他早早落土，盼不得我慈悲的黑夜早来把这浊世遮开，把这外来的光明和外来的口舌通通掩去。哦，来了，来了，慈悲的黑夜渐渐走来了。我看见她，她的头发就好象一天的乌云，她有时还带着一头的珠玉，那却有些多事了；她的衣裳是黑绢做成的，和我的一样；她带着一身不知名的无形的香花，把我的魂魄都香透了。她一来便紧紧地拥抱着我，我便到了一个绝妙的境地，哦，好寥廓的境地呀！（歌）

下峥嵘而无地兮，
上寥廓而无天。
视倏忽而无见兮，
听悄恍而无闻。

超无为以至清兮，
与泰初而为邻。

暖！这也不过是一个梦罢了！我周围的世界其实何曾改变过来！便到晚来，我睡在床席上又何尝能一刻安寝？我怕，我怕我睡了去又来些梦魇来苦我。他来诱我上天，登到半途，又把梯子给我抽了。他来诱我去结识些美人，可他时常使我失恋。我所以一刻也不敢闭眼，我翻来覆去，又感觉着无限的孤独之苦。我又盼不得早到天明，好破破我深心中不可言喻的寥寂。啊，但是，我这深心中海一样的哀愁，到头能有破灭的一天吗？哦，破灭！破灭！我欢迎你！我欢迎你！我如今什么希望也莫有，我立在破灭底门前只待着死神来开门。啊啊！我，我要想到那“无”底世界里去！（作欲跳水势）

女 须 （急挽勒之）你究竟何苦呢？你这么任性，这么激烈，对于你的病体真是不好呀！夏禹王底父亲正象你这样性情激烈的人，所以他终究……

屈 原 不错，不错，他终究被别人家拐骗了！他把国家弄坏了，自以为去谄媚下子邻国便可以保全他的位置，他终究被敌国拐骗了去了。这正是他“愚而好自用”的结果。于我有什么相干？他们为什么又把我放逐了呢？他们说，我害了楚国，害了他的父亲；皇天在上，后土在下，这样的冤狱，要你们才知道呀！

女 须 你精神太错乱了，你总要自行保重才行。只要留得你健康，什么冤枉都会有表白的一天，你何以定要自苦呢？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无量的涌泉，想同江河一样自由流泻。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无限的潜热，想同火山一样任意飞腾。但是你看湘水、沅水，遇着更大的势力扬子江，他们也不得不隐忍相让，才汇成这样个汪洋的洞庭。火山也不是时常可以喷火，我们姐弟生长了这么多年，几曾见过山岳们喷火一次呢？我想山岳们底潜热，也怕是受了崖石底压制，但他们能常常地流泻些温泉出来。你权且让他们一时，你自由的意志，不和他们在那些政界里驰骋，难道便莫有向别方面发展的希望了吗？屈原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要叫我把这莲佩扯坏，你要叫我把这荷冠折毁，这我可能忍耐吗？你怎见得我便不是扬子江，你怎见得我只是些湘沅小流？我的力量只能汇成个小小的洞庭，我的力量便不能汇成个无边的大海吗？你怎这么小视我？哦，你是要叫我去做个送往迎来的娼妇吗？娼妇——唔，她！她，郑袖！是她一人害了我！但是，我，我知道她的心中却是在恋慕我，她并且很爱诵我的诗歌。唔，那倒怕是个好办法。我如做首诗去赞美她，我想她必定会叫楚王来把我召回去。不错，我想回去呀！但是，啊，但是，那个是我所能忍耐的吗？我不是上天底宠儿？我不是生下地时便特受了一种天惠？我不是生在寅年寅月寅日的人？我这么正直通灵的人，我能忍耐得去学娼家惯技？我的诗，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我能把我的生命，把我至可宝贵的生命，拿来自行蹂躏，任人蹂躏吗？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

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我一身难道只是些胭脂、水粉底材料，我只能学做些胭脂、水粉来，把去替女儿们献媚吗？哼！你为什么小视我？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你为什么叫我“呖訾栗斯，喔咿儒儿，如脂如韦，突梯滑稽”以偷生全躯呢？连你也不能了解我，啊！我真不幸！我想不到才有这样一位姐子！

女 须 （掩泣）……

屈 原 （倾听）哦，刚才的歌声又唱起来了呀！

水中歌声：

我们为了他——泪珠儿要流尽了，

我们为了他——寸心儿早破碎了。

层层锁着的九嶷山上的白云哟！

微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哟！

你们知不知道他？

知不知道他的所在哟？

屈 原 哦，她们在问我的所在！我站在这儿，你们怎么看不见呀？水中歌声：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屈 原 哦，好悲切的歌词！唱得我也流起泪来了。流吧！流吧！我生命底泉水呀！你一流了出来，好象把我全身底烈火都浇息了的一样。我感觉着我少年时分，炎天烈日之中，在长江里面游泳着一样的快活。你这不可思议的内在的灵泉，你又把我苏活转来了！哦，我的姐姐！你也在哭吗？你听见了刚才的那样哀婉的歌声吗？

女 须 我也听见的，怕是些渔家娘子在唱晚歌呢！屈原不然，不然，我不相信人们底歌声有那样泪晶一样地莹澈。

屈 原 自语时，老翁时时驻篙倾听，舟行甚缓。

老翁这便是娥皇、女英底哀歌了。这歌儿似乎还长，我在湖中生活了这么一辈子，听了不知道有多少次。我虽是不知道是些什么意思，但是我听了总也不知不觉地要流下泪来。屈原能够流眼泪的人，总是好人。能够使人流眼泪的诗，总是好诗。诗之感人有这么深切，我如今才知道诗歌底真价了。幽婉的歌声呀！你再唱下去吧。我把我的莲佩通同赠你，（投莲瓣花环入湖中）你请再唱下去吧！水中歌声：

太阳照着洞庭波，

我们魂儿战栗不敢歌。

待到日西斜，

起看篁中昨宵泪
已经开了花！
啊，爱人呀！
泪花儿怕要开谢了，
你回不回来哟？

老 翁 呢呀！天色看看便阴了下来，我们不能再拖延了！我怕达不到目的地方，天便会黑了！我要努力撑去！我要努力撑去！……

老翁尽力撑篙，从君山右侧，转入山后。花环在水上飘扬。
帆影已不可见，远远犹闻欸乃之声。

——幕下

1920年12月27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4月出版的
上海《学艺》杂志第2卷第10号）

孤竹君之二子

开幕。

渤海北岸，海水平静，直与天接，天上云峰怒涌。海滨后段为沙岸，前段为草坪，坪中杂色草花点缀。右翼临海处岩石嶙峋，高低不等；稍前垂柳一株。左翼一带为原始的森林。

初夏的正午时分，时阴时晴。

土人女子年二十四五，装束如印度风，以黄衣蒙头裹身，耳上垂大铜环，赤足，倚睡柳树荫下，抱一婴儿在怀中哺乳。

女 子 （口中低低唱歌）

日头高，柳丝长，
柳丝牵儿入梦乡，
梦乡便在娘身上。
娘在望你爹爹呢，
儿呀，儿呀，
你在望他吗？
暖风吹，笑纹涨，
涨在婴儿脸儿上，
涨在海洋水面上。
海水贪着午睡了，
儿呀，儿呀，
你也睡睡吧！

女 子 （边唱歌，边自言自语）今天他怎么回来得这么迟呢？午饭时分了，还不见回来，怕他到上湾去了。……等人真是难等呀！（连掩口作几次呵欠。）

母子在柳树下睡去。

有顷，渔父一人年纪三十上下，裸身赤足，皮色如赤铜，腰部以茶色布片遮裹，头发蓬茸，须髯满颊，左耳上亦贯一大铜环。右肩搭鱼网，左手提鱼篮，自林中走出。

渔 父 （自语）世道不好，连海里的鱼都去逃难去了。打了半天的鱼，才打了两匹大鱼秧子……（瞥见柳树下母子两人）哦，他们早在那儿等我了，他们是睡熟了的吗？……哈哈，真好稳熟地安睡！青草面着这么柔软的寝床，杨柳张着那么轻轻的罗帐，听着海水的睡歌，盖着温暖的阳光，他们真是安稳，稳睡得如象死人一样！……好，我不用惊醒他们，等我采些野花来替他们作葬礼吧。（置鱼网、鱼篮于草坪上）他们能得这么死去，他们真是幸福：免得恶魔来吃他们的心，免得恶魔来吃他们的肉。（弓背在草原中采花，时时抬头看母子两人）啊，他们真是睡得安稳！……花已采了这么一大把了，等我拿去散在他们身上吧！（低唱）

青天呀！你在头上照临，
太阳呀，你请倾耳静听！

这儿安睡着两个无垢的人，
我采摘花儿来把他们埋殓。（散花母子身上。）女子（醒）哦，

爸爸，你回来了。暖哟，你又在做甚么玩意儿哟？渔父（狂笑）哈哈，我以为你们是死了，我在替你们散花作葬礼呢。

女子（抱婴儿起）你总爱这么作玩笑呀。你还在，我们那便会死呢？
渔父儿子醒了吗？哦，睁起一双大大的眼睛！（抱过婴儿来连连接吻。）

女子 我等了你好一阵了，你到甚么地方去了来？

渔父今天运气不好，我在这里打了一阵鱼，连一尾鱼秧子也没打到，我便到上湾去了来。你们怕在等我回去吃午饭吧？呵，今天又会吃不饱饭了，打了半天只打了两尾小鱼儿，我们回去的时候，你还得送一尾到柳孤儿家里去才好。女子（攀折杨柳两枝，扭成小环，拾取地上落花，穿缀环上）柳孤儿的父亲，算起来快要满两周年了呢。

渔父 可不是吗！他不该要到那都会地方去。他到了朝歌，依然还是打鱼；他有天早晨在结了冰的河里打鱼，被殷王受辛看见了，怪他不怕冷，说他骨髓里一定有甚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便把他捉去，把脚胫斫了。唉，可怜他就是那么死了。他真是睁起眼睛，到都会地方去寻死的呢。

女子（编花环成，戴在婴儿头上）我把这顶花圈戴在我儿子的头上，祝他长大了不要学那柳孤儿的父亲一样。

渔父 等到他长大了，我们还能够在这平安的乡下生活，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可惜我们这种生活，同这柳枝草花一样，是容易败坏的。如今，我们已隐隐感受着一种威胁了。

女子 有甚么灾难吗？

渔父 我早就想对你说，但是我又怕你担心。你须知担心也是无益的，你请不要空担心。你还不曾知道，近来的殷王受辛更是暴虐得没有边际了。我听说他近来喜欢吃起人肉来。他爱把婴儿的肉蒸来吃，爱把人的心脏烧来吃。朝歌里的
</PGN0179.TXT/PGN>小孩子们快要被他吃干净了，他便把些怀了胎的女人的肚腹来剖开，把胎儿取出来吃。他把他叔父的心脏也剖开，烧来吃了。

女子 呵，天地间有这样的人吗？

渔父 这样的人正是多着呢。听说他的部下那些有爵位的人，那些有爪牙的人，都是和他一样吃人的魔鬼。他们把都会的人吃干净了，不消说就要吃到我们乡里来。如今乡里的人见机的都逃走了。他们都是逃往岐山下面的周国去的。听说那儿的周王爱老百姓就如象我们爱我们的儿子一样啦，……你看，我们这个儿子，他是多么可爱！假如有人要来挖他的心，我是要和他拚命！

女子 我要叫他先来把我的心挖去！

渔父 等得他们来挖去你的心，那是我早已不在这人间了。——但是我是不会想逃走的。我不相信如今有爵位的人真会爱我们如象我们爱我们的儿子。我想那些都是假的。他们不过是披着人皮的鳄鱼，他们不过想利用我们的生命去巩固他们的爵位罢了。即使他们能够把那些吃人的魔鬼除去，也只不过另外换一批鳄鱼来，我们依然要被他们吃。我和部落里的人前几天已经商量过

了，我们绝对不逃走，不去依赖鳄鱼。我们在部落里大家相辅相卫，等有吃人的魔鬼来，我们便和他决一死战。……

女 子 （呈惊愕状，向右方指示）爸爸，哦，你看！你看！那儿来的是甚么？

渔 父 唔，唔，那象是位……。你看他的装束，那的确是……。唔，唔，说不定怕就是吃人的魔鬼来了。……你去，你快去，你抱着儿子快往林子里去躲藏，我随后便来。（授儿与其妻。）

女 子 （抱儿飞跑入林中，回呼）爸爸，你也快来，不用和他争斗吧！

渔 父 点头，收拾鱼篮鱼网，向右探望一回，旋即躲入林中。

伯 夷 年三十上下，装如朝鲜上流人风度，戴笠着屐，徐徐自右翼走出。伫立四顾，呈欣悦态。俄而脱笠露髻，引臂作鸟伸势，放歌。——太阳光线，分外晴明。

伯 夷 （放歌）

呵呵，寥寂庄严的灵境，
这般地雄浑、坦荡、清明！
地上是百花灿烂的郊原，
眼前是原始的林木萧森；
无边的大海璀璨在太阳光中，
五色的庆云在那波间浮动；
哦哦，天际簇涌着的云峰哟，
那是自由的欢歌，箫韶的九弄！
我这尘寰中三十年的囚佣，
到今天才得解放了五官的闭壅，
我俯仰在天地之间呼吸乾元，
造化的精神在我胸中湍涌！
三十年来的新我方庆诞生，
三十年前的生涯真如一梦！
啊啊，我回顾那堕落了的人寰，
我还禁不住愤怒重重，痛定思痛。
那儿是奴役囚袭的铁狱铜笼，
那儿有险狠、阴贼、贪婪，涌聚如蜂。
毒蛇猛兽之群在人上争搏雌雄，
奴颜婢膝者流在脓血之间争宠。
啊啊，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
是几时便那样地消磨罄尽？
我如今离开了那罪和不幸之门，
我可在这高天大地之中瞑目而殒。

啊啊，我自从离开了孤竹，计算起来，昼夜已交替了十次了。我随着辽河南下，我终究到了这寥无人迹的境地上来，我逃入如象逃影一般，我终究到了这寥无人迹的境地来了！我幼时所景慕、所渴念、所萦梦的大海，如今浮泛着五色的庆云在我眼前灿烂。我好象置身在唐虞时代以前；在那时代的自由纯洁的原人，都好象从岩边天际笑迎而来和我对话。啊，我此刻

真是荣幸呀！

我的周遭没一样不是新奇的现象：我头上穹窿着的苍天，我脚下净凝着的大地，我眼前生动着的自然，我心中磅礴着的大我！啊，我污池中的白莲，如今才移根在瑶池里来了！

我回想到唐虞以前的人，那是何等自由、纯洁、高迈哟！他们是没有物我的区分，没有国族的界别，没有奴役因袭的束累，他们与其受人爵禄，宁肯负石投河，牺牲一己的生命而死。如今呢？啊，如今的人是不惜牺牲人的生命以求尊宠了！堕落了的人类哟！不可挽救的人类哟！可那不是同受高天厚地的复载，同受浩气的嘘息，同受原人血液的流灌？却怎堕落成私欲的集团，如牛马屎的混积一样去了？归究起来，还是要怪那万恶不赦的夏启！一切的罪恶和不幸的根芽，都是从他那家天下的制度种下，是他把人类浊化了呀！（扬歌而放歌）

啊啊，你万恶不赦的夏启呀！

我们古人本来没有国家，本来没有君长，
偶尔应时势的要求，

才由多数人民选出个贤者在上。

伏羲之后不知历多少年代才有神农，

神农之后又不知历多少年代才有黄帝，

他们何尝是酒池肉林琼台玉食的专擅魔王？

他们不过是我们古人的看牛的牧夫，

耕地的农人，缝衣制车的工匠。

唐虞时代洪水横流，

便是治水有功的你的父亲，

也不过是我们古人选出的治水的工头。

不幸他才生了你，

你不肖的儿子哟，你万恶不赦的夏启！

你敢在公有的天下中创下家天下的制度。

你擅自捏造个人形的上帝顶在头颅。

你说天下是上帝传给你的父亲，

是你夏家的私有财产；

该你传子传孙，该你分封功臣，

由你把整洁的寰中纵横宰砍。

你说你是万民的父母，你是上帝的代身，

该你作福作威，寿夭人的生命。

到如今你的血食何存？

你徒使后人效尤，

制出了许多礼教，许多条文，

种下了无穷无际的罪和不幸。

啊，你私产制度的遗恩！

你偶像创造的遗恩！

比那洪水的毒威还要剧甚！

惨毒的洪水怎不曾把个呱呱堕地的婴儿，

你生在涂山未曾毒祸人类的婴儿，
从人类的命运之中解救了去？
啊，滔滔不尽的夏启的追随者哟！
人类的祸灾是万劫不能解救！
我在这高天厚地之中发誓宣明：
我只能离群索居，独善吾身！
你们屈服在奴役积威之下的人们哟，
囚笼中的小鸟还想飞返山林，
豢池中的鱼鳞还想逃回大海；
你们如不甘那样的奴隶生涯，
你们还请在这“独善的大道”上大胆徘徊！
你们蹒跚在牢狱之中还嫌身太自由，
你们顶戴着暴君还要供献羔羊、春酒，
你们男耕女织替他衣食爪牙，
你们献税纳租向着蝗虫求报，
你们养虎自毙，作茧自缠，
你们步着死路的屠羊，为甚帖耳不返？
可怜无告的人类哟！
他们教你柔顺，教你忠诚，
教你尊崇名分，教你牺牲，
教你如此便是礼数，如此便是文明；
我教你们快把那虚伪的人皮剥尽！
你们回到这自然中来，
过度纯粹赤裸的野兽生涯，
比在囚牢之中做人还胜！
宇宙中有不尽的资源，
我们各尽所能足以滋乳生生；
我们各有理性天良足以扶危济困；
我们何有于君长神圣？何有于礼教文明？
可怜无告的人们哟！快醒！醒！
我在这自然之中，在这独善的大道之中，

高唱着人性的凯旋之歌，表示欢迎！（浩歌独白中，初犹沉毅，继则渐激渐烈；挥笠振衣，在岸上手舞足蹈，状如发狂）。

渔 父 夫妇在林中时隐时现，男者间或出头窥听，俄复隐去。至此始大胆走出，两人趋伯夷前伏地施礼。渔父哦，人类的教化者！我们的上帝！你恕我们渎褻了你！我们刚才把你当成那吃人的魔鬼，你恕我们渎褻了你！请你眷顾我们！你的启示，我们句句都听得很明白了。

伯 夷 （和婉）我说的话，你们听见了吗？

女 子 上帝！你的启示，我们句句都听明白了。

伯 夷 （扶渔人夫妇起）你们起来，起来。我并不是甚么上帝，我同你们一样只是一个人。假使是有上帝，我们只要能够循着自己的本性生活，不为一切人为的桎梏的奴隶的时候，那便甚么人都是上帝了。我们的本性，原来是纯真无染的。你看你们这个

婴儿，他何曾带着点人类的一切罪恶的烙印呢？他只有完全整块的一个浑圆的自我！（抚摩幼儿头额）啊啊，你们这个小上帝快满一岁了吗？

女子 已经十一个月了。

伯夷 我祝他永远是个孩子，我平生最厌恶俗人，我只爱无知的婴孩，无知的草木，我还单爱我一个兄弟，因为他便是一个永远的孩子。可怜我忍心，把他丢在牢笼里了。

渔父 啊，你真的是个人吗？

伯夷 你看我和你有甚么不同呢？我不瞒你们，我自己本是孤竹国的王子。我的父亲不久才死了，我得到了这个机会，我才逃走了出来。我一逃走了出来，我倒自由了，可怜我的兄弟他便不能不作孤竹国的国君。但是我的兄弟他是很聪明的人。聪明人是只想支配自己不想支配别人的。我想他一定也会和我一样，寻个机会逃走。

渔父 啊，你这位难得的王子！如今的人谁个不想支配人？谁个不想争权夺禄？偏你把应当享受的王位也同丢个臭鱼一样丢弃了。你真难得呢！

伯夷 没有甚么难得，不过如你所说，丢了个臭鱼罢了。

渔父 如果一切在上位的人都和你一样，把自己的爵禄抛弃了，真真做个自食其力的平民，那可就好了。

女子 那是望石头开花，马生角呢！他们不是还要来剜我们的心脏，吃我们的肉吗？

渔父 怕他们不来！他们来我总先叫他们的心脏和肉让给海里的鱼吃！

此时右翼起哄闹之声：“不要把他放走了！”“朋友们！朋友们！快赶上去！快赶上去！”“他分明说他是王子呢，快追赶上去！快追赶上去！”……多人脚步杂乱声。

伯夷 （惊愕）哈哈，他们追赶我来了吗？我才好象一个罪人一样，连一个王位也逃不掉！我……

叔齐 年纪二十六七光景，装束与伯夷相似，惶惶自右翼跑出。

叔齐 （瞥见伯夷，突前捉臂牵曳）哦哦！哥哥，你才在这儿！他们迫赶来了，快走！快走！

伯夷 （拒绝）叔齐呀，我想不到你还会率领人们来追赶我啦。我即不愿意，并且又是父亲死时的遗嘱，你为甚么要率领着他们来追赶我？你是空费心血了。

叔齐 （摇头强曳）哥哥，不是，不是，我也不愿意呢。他们追赶得很紧了，快走！快走！

追呼之声愈近。

伯夷 你要叫我往哪儿走？你想叫我回孤竹去吗？你毕竟还是不了解我！

叔齐 （摇头强曳）不是呀，哥哥，总之你跟着我走吧！我也是不愿意的。

伯夷 你也不愿意，你为甚么不叫他们任意选择一个？为甚么要率领他们来追赶我？啊啊，我始终把你误解了。我才在庆幸我出了

牢笼，你们真象追捕逃犯一样又要来促我去投入罗网？我在人世中只挂念着你，如今我一点挂念也没有了。（脱身驰向海边欲投海。）

叔 齐 及渔人夫妇趋前挽勒之。

叔 齐 啊啊，哥哥，你误会了我，你误会了我，我不是来追你的。

我……

野 人 一群手中各持铜器或石器，自右翼跑出。叔齐啊，他们已经追赶到了！哥哥，……

野 人 甲好了，他在这儿了，哈哈，还是两个！

野 人 乙凌渔父夫妇也在这儿。

群人蜂涌围集。

渔 父 你们怎这么大惊小怪的？为的是甚么事情？

野 人 甲（指叔齐）我们追赶这位自称王子的恶魔！他是吃人的殷王受辛的儿子，他胆敢到我们部落里来了。

野 人 丙他到柳孤儿家里去讨茶水，柳孤儿的母亲问他是甚么人，他起初还支吾，后来他说他自己是出外游历的王子。柳孤儿的母亲问他要往甚么地方去，他说要往朝歌。柳孤儿的母亲才忽然想起他是杀她丈夫的仇人的儿子，她便来告诉我们，我们大家就来捉他。他见不是势头，便乘机逃跑到这儿来。

伯 夷 哈哈，你们误会了，我也误会了。这是我的兄弟……野人丁哦，你也是殷王受辛的儿子吗？

野 人 乙好，我们一并结果了他。

渔 父 （制止众人）你们不得胡闹！你们听这位孤竹国的王子说话！

伯 夷 我听了这几位朋友的话，我才恍然大悟了。渔父！我刚才对你说过我有一个兄弟，这便是我的兄弟叔齐了。我的名字叫伯夷。——朋友们，你们误解了。我们不是殷王的儿子，我们是那辽河上流的孤竹国的人。不错，我们也是两个王子，但是我们不是那吃人肉的魔王。——叔齐，我不想你便也早早得手逃出来了呢。

叔 齐 哥哥，自从父亲死的那晚上你失踪了，国内的人骚乱得甚么似的。他们有人说你是孝子，怕因为太伤心，跳进辽河里面淹死了，他们第二天清早便在辽河一带洮河，想洮得你的尸首。只有我自己是明白的。我知道你一定是不想做国王，悄悄地逃走了。所以他们在洮你尸首的时候，我乘着机会便也逃走了出来。我出国的时候，不知你的去向，但是我们对于西方的景仰，好象是我们先天的遗传。我们的祖先是来自西方的。我们常常所梦想的华胥国，也是在远远的西方。我想你一定也是向着西方去的，所以我沿着辽河走到海上来，我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渔 父 难得你们这两位贤德的王子！

野 人 甲我们真冒失了。

野 人 乙请这两位王子到我们部落里去。我们要多捕些海鱼来款待他们。

凌妻柳孤儿和他的妈妈也赶来了！

柳孤儿十岁光景的孩子，柳妈四十上下的妇人，从右翼匆匆出。舞台变成绿光，表示太阳阴去。野人丙柳妈妈，你错认了人呢！他不是殷王受辛的儿子，他是孤野人丁

竹国的王子呢。

柳妈怎么？他不是说的出外来游历，现刻要往西方，要往朝歌去的吗？如今不是殷王的亲人，只有从朝歌出来的人，没有人会往朝歌去的。他怎么不会是殷王的儿子呢？你们不要受了他的欺骗。

叔 齐 啊，这是我说话失了检点，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委曲。伯夷你怎么说你要到朝歌去呢？

叔 齐 哥哥，我的心事只有你一人知道。我原是顺路想往岐山访个友人。说不定要向朝歌去一趟。伯夷你这意思连我也不知道了。你在岐山有甚么个友人？叔齐哥哥，你忘记了么？十几年前周君姬昌被殷王受辛幽囚在羑里的时候，他的臣下不是有一个人到了我们孤竹国来征求过宝物吗？他要征求些宝物去献给殷纣王，赎回他们的主子。

伯 夷 哈哈，闷天吗？是，是，我记起来了。那要算是十四年前的故事了。那时候你才十三岁啦，闷天到我们国里来，我们国里没有宝物给他。他看见我们父亲的侍女，才满十五岁的孟姜——啊啊，可怜的孟姜！她便在那年离开了我们了——闷天向我们父亲要她，要把她带去献给殷纣王。我们那顽梗的父亲，会拿人的生命来做礼品的父亲，他公然答应了。可怜孟姜离开我们走的时候，她流了多少眼泪呵。你喜欢孟姜，孟姜也喜欢你。孟姜走了之后，你还时常向我哭。后来你不哭了，我以为你是忘了。你现在说要去访问闷天，你是要去问孟姜的下落吗？

叔 齐 我自从离开了孟姜，哥哥，你是晓得的，我就好象失了我的魂一样。

柳妈你们说起孟姜来，我的仇人也就是你们的仇人了。说起孟姜，这在朝歌城里，甚么人都是知道的。

叔 齐 啊，妈妈，你知道孟姜的下落吗？千万请你告诉我们。

柳妈是的，孟姜，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她才到朝歌的时候，听说是周国的人献来的美女。每年献进朝歌城的美女，不知道有多少人呵，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象孟姜一样，人人都称赞她，人人都替她流泪。人们称赞她，说她的面貌就好象木槿花，说她的声音就好象玉磬的声音，说她的身材就好象翩飞着的燕子。人们说她献进宫里去的时候，那淫虐的殷王受辛真是十分宠爱她，比爱苏妲己还要爱。但是孟姜她总是哭，她总不爱殷王受辛。殷纣王千方百计想安慰她，给她做玉石砌成的宫殿，象牙的寝床，珊瑚树的妆台，赤金的照面，但是她总不爱他。倒是苏妲己生了嫉妒了。说是有一天晚上，月亮很好的晚上，苏妲己把孟姜诱引到后花园里去。孟姜一走到花园里，月亮见了她便分外放出了一段光耀；池塘里睡了的莲花又开起花来，放出异样的清香。花园中睡了的鸟儿也唱起歌来，唱得非常清婉。因此苏妲己愈见嫉妒她，诱引她到一眼古井旁边去。井旁

边立着一株梧桐，梧桐叶里也发出一段幽扬的琴音。苏妲己便对孟姜说：“孟姜，我想你一定是齐国的人；你一定是想回你的故乡。这眼古井是和东海的海水相通的，你假如肯跳了下去，……”孟姜不等她的话说完，便如象一个燕子一样，飞下井里去了……

叔 齐 哎？孟姜她飞下井里去了！

柳妈她飞下井里去，月亮被乌云遮了，莲花也闭了，群鸟的歌声也息了，梧桐的琴音也断了，只有苏妲己在黑暗中痴笑。后来便没有人知道孟姜的下落了。

叔 齐 （在岸上徘徊，扬声悲歌）

月儿收了光，
莲花凋谢了，
凋谢在污浊的池中。
燕子息了歌，
琴儿弦断了，
弦断了枯井上的梧桐。
我是那枯井上的梧桐，
我这一张断弦琴
弹得出一声声的哀弄：
丁东，琤琮，玲珑，
一声声是梦，
一声声是空空。

同歌往复歌唱，边唱边在岸上盘旋。

余人伫立岸上，俯首无语。伯夷（沉抑）叔齐！我们不能长在这儿缠绵，你还是想到朝歌去吗？

叔 齐 （止步）哎？我不，不想到甚么地方去了。伯夷啊啊，我们不幸生为了王子！一出了宫庭连自食其力的本领也没有。我刚才的一片狂欢，你现在的一片哀情，这就是我们的本领。我听说首阳山上，薇草甚多；我们往那儿去，靠着自然的恩惠过活吧。叔齐，你肯和我往那儿去吗？

叔 齐 颌首。

伯 夷 （向众人）列位兄弟们、妈妈们，祝你们多打些大鱼，我们走了。（向众人揖别后，携叔齐手向林中隐去。）

凌妻置婴儿草地上，随众人步往林边默送。

柳孤儿在一旁逗婴儿发笑。

林中叔齐歌声复起，渐渐隐微，渐渐消逝。

——幕下

1922年11月23日脱稿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3年2月出版的
《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

棠棣之花

人物表

聂政 ——年二十岁。明敏，果敢，富于正义感。

聂荃 ——聂政之姐，二人孪生。性情相似。

因系孪生之故，此二人须求其面貌之近似者，但亦不必全同。孪生子本有两种，有绝对相同者，必为同性；有仅如普通之兄弟姐妹者，必为异性。此为姐弟，故只求其近似即可。

酒家母 ——年三十余。系一通常妇女，生活虽毁败而不糜烂，富于同情心，勤敏。

酒家女春姑 ——年十七八。美好，健康，富于自尊心与正义感。

严仲子 ——年四十以往。正直而有远见，并能谦恭下士。

食客韩山坚 ——年四十左右。机警，但心地坦白。

韩相侠累 ——年四十以往。阴险、跋扈、粗暴。

韩哀侯 ——年五十左右。昏庸、肥胖，愈肥愈为合格。秦使 ——年三十余。此人戏虽无多，但须矫健稳重，颇须自恃而不失于矜持。目中无人，却不宜显其傲慢。

盲叟 ——年六十以往。悲惨社会中之人生经历者。人类社会中有无形的一种正义感与同情心，此人即其综合之象征。幼女玉儿 ——盲叟之孙女，年十一二，一片天真。

士长一与二 ——此二人为侠累之党羽，愚昧、刚愎、横暴。卫士甲与乙 ——此二人在戏中地位，颇为重要，似愚蠢而却天真，似粗暴而却柔顺，良心未昧，易受感动。

其他卫士十余人，秦使随从二人，冶游男女及市民之群若干人。

第一幕聂母墓前

一望田畴半皆荒芜，远处有浅山环绕。山势余脉在左近田畴中形成一带高地，上多白杨。白杨树上归鸦噪晚，树下一墓有栏杆围绕（在台上只现出后方与右后的一部分），墓前有台阶数段。一碑题“聂母之墓”四字，侧向右。左手一条陇道，远远斜走而来，与墓地相通。

聂荃 携桃花数枝并提一竹篮自陇道上，聂政旅装佩剑随后。

聂政 （指点）姐姐，你看这一带的田地都荒废成这个样子了！

聂荃 （叹息）哎，今年望明年太平，明年望后年丰收，望了将近十年了，可是这眼前的世界简直成了乌鸦和乱草的世界。（回首指点）你听，那白杨树上的乌鸦叫得多么难听呵，好象是在嘲弄我们人的命运一样呢。

聂政 人的五脏六腑只供那些乌鸦加餐，人的血肉脂膏只供那些乱草蕃荣——乱草呀，乌鸦呀，倒是你们比我们幸福得多了。

聂荃 （指点）你看，母亲的坟墓已长成这样乱草蓬蓬了。母亲死去已经三年，死而复生的只有这些乱草，和我们相依为命的母亲却是永远不再回来。哎，我们这几年来，真是尝尽了离乱的滋味了。

聂政 这几年来常常闹着战乱：今日合纵，明日连衡；今日征燕，明日伐楚。六国的诸侯他们都不把老百姓当成人，只顾贪图扩大

自己的权势。做牺牲的老百姓假使老是默默地服从下去，祸乱便永远没有尽头——三年前，严仲子和我说过的这些话，我是一刻也不曾忘记。姐姐，现在正是我们年青人发奋有为的时候了！（激昂地拔剑及半，复行收入。）

聂 芑 是的，你这次去访严仲子，我正希望你们能够做出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出来。

此时欲圆未圆的月儿自远山升上，姐弟二人已步上墓台。聂芑置竹篮墓前，分桃枝为二，插于碑之左右。聂政斫白杨一枝，在墓之周围打扫。聂芑（自篮中取供物陈布，并取出洞箫一支）哦呀，你把洞箫都带来了吗？（置洞箫于墓栏上。）

聂 政 是的，我已经三年不吹了。母亲在世的时候，喜欢听我吹洞箫。我今天晚上要在母亲墓前吹一会儿。

聂 芑 好的，我也很想听听呢。（陈设毕，在墓前跪拜。）

聂 政 亦跪拜。

聂 芑 （跪向墓祷祝）妈妈，我和二弟看你来了。今晚二弟要到濮阳去拜访严仲子，特来向你告别。母亲该还记得，三年前，母亲还在的时候，严仲子来访过二弟，要二弟替他报仇。那时因为母亲还在，二弟要孝顺母亲，他便推辞了。现在我们守孝已经满了三年，二弟想到“士为知己者死”，就在今天晚上他想赶到濮阳去探访那严仲子。那严仲子为人深明大义，我想二弟此去一定可以做些不会辱没母亲的事情。我也想改扮男装陪着他去，但二弟说我去反而累赘，并且母亲的坟墓也没人照管，因此我也就只好忍心让他一个人去了。妈妈，我希望你在冥冥之中对于二弟多多地加以保佑。

聂 政 （拱手直立墓前）妈妈，我此去想做些男子所应当做的事，要不辜负妈妈养育了我们一场。姐姐她是有志气的，她能够独立自主，所以我也就忍心和她分离，但也要希望母亲多多保佑姐姐。

二人祷祝毕，聂政步下墓台，略略向四方瞻望。聂芑起立，在墓台上频频拭泪，依依难舍。

聂 政 （回顾指着上升的明月）姐姐，月亮已经上来了。（又环指四周）树上的乌鸦也归了巢，这四周是多么清静呵。

聂 芑 我很喜欢这种清静的地方。在这万籁无声的清静之中，却好象有很哀婉的，很哀婉的声音在那儿颤动。（取洞箫授聂政）二弟，现在请你吹箫，就用你前晚上新制的那个曲谱，我要信口唱出我心中的哀怨。

聂 政 受箫，面月吹弄，时复回顾其姐。

聂 芑 （倚坐墓台阶石上，唱）

别母已三载，母去永不归。

阿依姐与弟，愿随阿母来。

春桃花两枝，分插母墓旁。

桃花谢时，姐弟知何往？（唱至此，徐徐起立）

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

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

苍生久涂炭，十室无一完。
既遭屠戮苦，又有饥馑患。
饥馑匪自天，屠戮咎由人。
富者余粮肉，强者斗私兵。
谁可均贫富，谁可锄强权？
愿为施瘟使，除彼害群遍！

聂 政 （转身回向其姐）姐姐，你这歌词十分悲壮，就好象说出了我心中想说的话一样。你请再唱下去吧。

聂 菱 我也很想再唱，我心里好象有唱不完的情绪。你请照样地吹，我也照样地唱啦。（继续歌唱）

明月何皎皎，白杨声萧萧。
阿依姐与弟，离别在今宵。
今宵离别后，相见未可期。
多看姐两眼，多听姐歌词。
汪汪泪湖水，映出四轮月。
俄顷即无疆，月轮永不灭。

聂 菱 唱时，聂政吹箫和之。

聂 菱 歌罢，不胜悲抑；聂政亦为之踌躇沮丧。二人缄默有间。

聂 菱 （勉强振作精神）二弟，我看你可以走了。我的事情你不要挂念。

聂 政 （摇头）不，姐姐，我倒想不走了。我没有想出姐姐你是这样的悲哀。你使我这火一样的雄心，都冷去了一大半。

聂 菱 对你不住。我确实是有点悲哀。但我悲哀的不是怕和你别离，我悲哀的是我不是男子。假如我也是个男子，我不是也可以和你一道去做些有益的事吗？但是，我此刻也不悲哀了。悲哀终究是没有用处的。我虽然是个女子，也有我们女子所应当做的事情。我现在已经有了我自己的打算。我要对着月亮，对着母亲的坟墓，向天发誓。我要永远不辱没你，要配得上做你的姐姐呢。我看，你现在可以走了。不要辜负了严仲子对你的知遇，不要辜负了天下的老百姓。好，你就请去吧。我再随意唱出几句来，壮壮你的行色。（唱）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中华需要自由，
中华需要自由！
如狼似虎的恣睢暴戾，
要吞蚀赤县神州。
人们反勇于私斗，
而怯于公仇。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中华需要兄弟，
中华需要兄弟，
去破灭那奴隶的枷锁，
把主人翁们唤起。
快快团结一致，
高举起解放的大旗！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兄弟呀，去吧！

聂 菱 唱时，聂政拔剑起舞。

——在歌声中幕下

第二幕濮阳桥畔

濮水横流，岸上有桃花正开。

舞台右侧斜现一桥，桥之彼端不可见。此端左侧有碑题“濮阳桥”三字。左侧酒家一，右三分之二为客座。背面开窗临河，有栏可凭眺；左三分之一为厨舍，有户通客座。前面为中庭，庭中陈纺车一具。房舍建筑与陈设，宜与日本式相仿佛。

酒家母 女各一人，女春 姑 坐庭中纺线，年可十七八，母年三十以往，坐客座边缘绩麻。

濮水中有游船荡桨声，少焉男女合唱之声起。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树万树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下，
人从花底双双来。
人来花里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痴。
不愿辞花咏言归，
愿为花下春流水。
有间。

春 姑 妈，听说齐国的女子，近来多半改穿男装了，不知道实在不实在呢？

酒家母 怎么不实在？前天齐东的黄姨母来，不是还说过她邻家的女儿

也都改扮了男装，往孔夫子的学堂里读书去了吗？春 姑
谁肯信她！孔夫子的骨头已经打得鼓响了。

酒家母 哼，你才聪明，难道他的儿子便不可以叫作“孔夫子”吗？

春 姑 他的儿子还死得更早呢！

酒家母 你倒象在替孔氏宗祠管家谱啦，我不相信他便没有孙子了。

春 姑 那可不管他啦，妈，你肯允许我吗？我也想到什么地方去读读书。

酒家母 读书？在我们这里有什么地方可以容你读书呢？女儿家读了书老实说又有什么用哟？

春 姑 妈，你不能说没有用！做母亲的没见识，便只好养出些没见识的孩子。如今这世道上有很多没见识的人，不都是由没有见识的母亲所生出来的吗？他们小时候没有受过什么母教，长大来也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他们就只好捣乱，只好做些没廉耻的事情了。所以这如今不识廉耻的人这样多，妈，据我看，一些做母亲的人恐怕要负一多半的责任呢。

酒家母 哎哟，你还了得，幸亏我只生了你这个女儿，不然，我恐怕也脱不掉干系呢。不过我总觉得孔夫子的夫人有句话说得满好，她不是说过“女子无才便是德”吗？一个女儿家是不消要什么学问的，古时候也没有听见说过有什么读书的女子。

春 姑 （起身走至母身旁）妈，怎么没有？周武王的后妃不是吗？
（在母侧坐下。）

酒家母 那个又当别论，她是皇帝的后妃，你是卖酒人家的女儿呢。

春 姑 皇帝的后妃和我们寻常人家的女儿，有什么区别呢？

左翼堤上闻人脚步声。

酒家母 有人来了，别再胡说八道吧。

严仲子 及食客韩山坚自堤上左手登场。严仲子佩剑持弓，并带箭服。
韩山坚倒戈荷狐兔。

酒家母 收拾麻绩，偕春姑折入厨中。

韩山坚 今天有趣是有趣，可惜野物少了一点。

严仲子 打猎的趣味倒不在乎野物的多寡。我们借此得与浩荡的大自然相接触，把我们心中的愤懑舒畅了许多，倒是莫大的精神上的快乐呢！

韩山坚 是的，我们现在是快畅得许多。不过，这种快乐可惜只有贵族的猎师才能够享受呀。没钱的人一家数口，专靠打些野物营生，假如一无所得，立刻便要发生恐慌，还能说得上什么精神上的快乐吗？

严仲子 你这话一点也不错。不过他们不是不应该享受，只是不能够享受罢了。我们有些乏了，进酒店去对饮一杯吧。

韩山坚 那很好，我也正想解解渴。

二人由堤上步下，向酒店走去。

酒家母 由厨中走出，接客。春姑亦随后。

酒家母 仲子先生，你们打猎回来了吗？请坐。要用些什么菜？

二人上店，解下武器。

严仲子 随便拿两样现成的好了，给我们烫壶上好的酒。

母、女应声入厨。

严仲子 与韩山坚凭栏席地并坐。
游女一群由桥上出场。
游女一群（在酒店前载歌载舞）
依冷如春冰，郎暖如春风；
冰入春风怀，化作春水融。
水涨泛桃花，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郎死依心头。
（舞将毕由堤上向左手歌舞而下。）

严仲子 哎，这儿风气坏得真有点程度了！我对于这些光景，有点伤心。
韩山坚 “人情之所不能忍者，圣人不能禁”，从前不是有过“虽有七子之母而犹不能安于其室”？你怎么能够怪得这些青年男女呢？

严仲子 这却不单是“食色性也”的问题。这些可怜的女儿们，你以为她们是在享乐吗？其实她们都是堕落了的人，但她们也不见得都是自甘堕落。她们的清白，任人玩弄——给那班并不相识、毫无爱情的男子玩弄，都不过是因为生活困难，所以才陷到了这个田地，把自己顶可尊贵的人品都丧失了。我想，假使她们家里多有得几升米，有钱人子弟少有得几个钱，普天下决不会有这样悲惨的以人身来做买卖的秽迹了！

韩山坚 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觉得这种现象倒是人类必然的要求。太古时候并没有什么贫富的悬殊，但是男女们是杂婚野合。那时候的淫风，恐怕比现在还要凶吧？

严仲子 那个又是两样。那时候是凭爱慕的结合，现在的是只凭金钱的结合呀！她们这些女子受了金钱的魔力，挨尽肉体上的熬煎！她们的精神大部分都随着她们的肉体腐烂了。她们毫无快乐可言，你刚才说的贫穷的猎师享受不到精神上的快乐，也正是这个贫穷问题的结果吧。……

聂政 自左手堤上登场，在桥头踌躇一会，走向酒店。

严仲子 （惊起）哦呀，聂政兄！聂政兄！你不是轵城深井里的聂政兄吗？PGN0204

聂政 （亦表示惊喜）哦，真是奇遇！严仲子先生，我正是从轵城深井里赶来探访你的。

韩山坚 （亦喜出望外，起立相迎）你可使我们想念得够了，想不到今天在这儿见面！

春姑 自厨中出视。

严仲子 （向春姑）我们来了一位远客，请你给我们多备一份杯筷。

春姑 是，知道了。（入厨舍。）

聂政 升座，三人相让一回，仍凭栏席地而坐。

严仲子 哎，真是奇遇，没想出在这儿碰上了！

聂政 我正在踌躇，正想向这酒店来叩问你的住址呢。

严仲子 （向堤上右手指示）我的别庄在那一边，离此地不远。我们是刚刚打猎回来，因为有点疲乏，想在这儿小饮一杯。没想出你就到了。你来得正好，我们就在这儿先替你把酒洗尘，慢

慢再回到我庄上去吧。

聂政 那是很好的，我也真没有想到有这样凑巧的事，能够和你们在这儿相遇。

韩山坚 聂政兄，我们一别，倒不知不觉地已经三年了呢。

聂政 可不是吗！韩山……

严仲子 （插断他的话头）聂政兄，请你原谅。（声音放低）他的姓名因为有点缘故，请你不要替他表扬。

聂政 哦，原来是这样的，是我冒昧了。（又回向韩山坚）三年的光阴真是过得很快呀！

严仲子 往日不见，一日就好象三年；今日相逢，三年却如同一日。想我们当年登堂拜母的时候，不是还好象和昨天一样的吗？老伯母可还康健？

聂政 （略示沉抑）母亲过世已经三年了。

严仲子 （惊）哦呀，怎么说！

聂政 母亲就在那年冬季，偶患伤寒，又加上吃错了药方……

韩山坚 医生的功德真是无量呀！世间上幸好有了他们，不然怕会有人满为患呢？

严仲子 你这人真是信口雌黄，难道老伯母是该死不成！

韩山坚 哦呀哦呀，唐突之至，唐突之至。聂政兄，恕罪恕罪！

聂政 好说，你的话倒是至理名言，我想，庸医杀人怕真同贪官污吏一样的厉害呢！

濮水中游女合唱声起，三人话头为之中断。

依本枝头露，
君是春之阳；
君辉照依身，
身入白云乡，
魂绕君之旁。
君是春之阳，
依本枝头露；
君辉不见假，
依泪无干处，
身随野草腐。

韩山坚 （在歌声未毕时，即行向聂政征询）聂政兄，你听怎么样？

聂政 很久就听说濮阳的民俗风流，真果是名不虚传了。

韩山坚 此刻还早，一到晚来，满河都是画舫游船，清歌浅唱，真正是别有天地呢！回头去观光一下，也是好的。

聂政 很好，回头有工夫，自然要去观光一下。

酒家母 、女运食案出，一人一案，案头爵一、壶一、簋一。

酒家母 贵客们太等久了吧，人手少，对不住得很！春姑，你斟酒啦。

春姑 （忸怩）我不会斟酒。

聂政 我看，我们自斟自饮的好吧。

严仲子 不错，我们还是自斟自饮的好。

酒家母退入厨下，春姑下庭中纺线。

三人先行斟饮一巡。

韩山坚 我是个快性人，是不会讲什么礼节的，古时候的人在燕享宾客的时候，要唱诗助酒。我觉得这个礼节倒有点意思。今天难得聂政兄这样远来，待我此刻也唱首诗来助酒吧。（干杯，唱）

野 有 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严仲子 这首诗，在这儿唱，真中适当，亏你把它想出了。让我讨个便宜，我接着唱那第二章，来敬聂政兄一杯酒。（唱）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邂逅相遇，与子偕臧。（唱毕，干杯。）

聂 政 （干杯，答唱）

子之昌兮，
遭我乎狺之阳兮，
并驱从两狼兮，
揖我谓我臧兮。

韩山坚 （牛饮）呵，今天真快活极了，待我再想首什么来唱唱吧。

严仲子 唱多了，反而烦腻，我看可以不必了吧。

聂 政 不错，我们还是清谈的好。

韩山坚 “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我也就只好“吾从众”了呀，啊，哈哈哈哈哈……

三人饮酒间，春姑时时倾听，且对聂政窥视，须表示有爱慕之意。

韩山坚 说起来，我记得你还有一位令姐，怕已经于归了吧？

聂 政 承你过问，谢谢。家姐还不曾适人，家母还在的时候，因为要侍奉母亲，而今家母过世刚满三年，所以还不曾说到婚姻上来呢。

韩山坚 聂政兄，你今年多少贵庚了？

聂 政 刚才入冠。

韩山坚 那么，令姐不是上了二十了？

聂 政 家姐和我是一胎双生的。

韩山坚 哦，那么是同年了。

女 子 合唱声起。

韩山坚 唉哟，又来了那么一群！（向堤上左手指示。）

游女一群由堤左歌舞而出。

游女一群（至酒店前继续歌舞。有男子数人追至，加入合唱）

[风] 余所追求者，竟为汝所戕。

誓当扑灭汝，恨汝太辉煌。

[火] 只怪扑灯蛾，焉能怪得我？

伊亦有眼睛，当知我是火。

[蛾] 明知君是火，甘向火怀栽。

躯壳成焦炭，寸心始可灰。

（歌舞毕，从桥上下场。）

韩山坚 呵，真教我有点忍耐不住了。聂政兄，好不好同去观光观光一下？

严仲子 谁肯同你一道去！你一个人去喝些冷风，把你那肮脏的肺腑吐干净来吧！一拿到酒杯，便成醉鬼。

韩山坚 暖哟，我又不曾叫你去。你不去，怕就没有人同我去的吗？
PGN0208（起身向厨中呼唤）好妈妈，（又向庭中呼唤春姑）好妹妹，我们一道去玩玩吧。

酒家母（自厨中出）好便是好，怕冷落了他们两位显客啦。

严仲子 不打紧，你们能丢手去，去去也好，我和聂先生还有要紧的话要说。

酒家母 那么，我们就失陪了吧！女儿，你去？

春 姑 我不去。

韩山坚 好姑娘，去去好玩儿呀，去去好玩儿呀！不去我就要拉你去！
（近身强拉春姑手。）

春 姑 挣脱之，奔入厨舍。

韩山坚 吓吓，你硬是不肯去！

酒家母 那孩子是不识抬举的，真没办法呢。就让我陪你老去吧。

韩山坚 好的，好的。我们去划划船怎么样？（向濮水方面指示。）

酒家母 划船费时间，在岸上玩玩的好吧。

韩山坚 那么，我们往那边去走走。（向桥上指示。）

酒家母 好的。（先行上桥。）

韩山坚（随后）哦，那边的人真多 - ...

韩山坚与酒家母下。

严仲子（起立瞻望一巡）他们走了，我们更好倾谈。这两三年来，我真真是时常在想念你的。

聂 政（亦立起）母亲在的时候，我不忍出门。如今是自由自在的了，我可以一心一意地报答我的知己。我记得，当年你不是说过，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

严仲子 是的，我在此不妨向你说出了。子政兄，你是知道的。我从前和韩国的丞相侠累是曾经同过事的，我们同是韩侯的家臣，也可以说是韩侯的左右手。那时候晋国的大权操在韩、赵、魏三家的手里，晋国的公室是微乎其微。我主张三家不要分晋，应该协力把晋国保持起来，即使晋君不够英明，我们尽可以恢复古代的选贤制度，选出贤者能者来代替晋君，但是三家千万不可分裂。分裂了，我们便不足以抵抗那西方的强敌——秦国，和那北方的异族——犬夷。然而侠累偏偏和我立在反对的地位，他极力煽动着韩侯，和赵、魏两家，实行三家分晋。三家把晋分了，他又怂恿韩侯，与赵、魏两家不睦，时常闹着内讧。象他这样的人，我觉得简直是一个国贼！（稍停）因此我有一次在韩侯面前竟拔出剑来，（做出拔剑姿态）想要斫他，却不幸没有斫中；（纳剑入鞘）但我就因为这样得罪了韩侯，才逃到这濮阳地方来，徐图后举。三年前我去找你的时候，便是希望你帮助我，来铲除这个国贼！

我知道你是勇敢的人，而且疾恶如仇，所以我专诚来求你，但没有想出你同时还是一位孝子。（略略停顿一会）但这三年来，侠累那家伙，是愈闹愈不成话了。他竟主张和秦国勾结，借秦国的力量来压迫自己的兄弟赵国和魏国，更想进而压迫齐国和燕国，与南方的楚国争雄。你想，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忍耐呢？（又略略停顿一会）强暴的秦国，一天一天地跋扈起来，把六国的力量联合在一道，恐怕都还不足以抵御它。而侠累那家伙，偏偏要兄弟阋墙，引狼入室！弄到现在的中原，年年争战，民不聊生。象这样的人，岂不是不仅是三晋的罪人，而且是天下的罪人吗？

聂政 是的，听你这样说，侠累这国贼，实在是罪不容诛。但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和他接近的机会？

春姑 自厨中出。

春姑 （向聂政）聂先生，你再请喝点酒吧。

聂政 多谢你，酒已经足够了，姑娘。春姑 我妈妈出去了，没有侍候先生，我希望能敬你一杯酒。（走至聂政席位，跪下斟酒。）

聂政 （回身半跪，把爵受酒）姑娘，你太客气，多谢你。严仲子春姑娘真是贤慧。

春姑 （对聂政）你请喝干了，我再给你斟上。

聂政 （踌躇）我已经喝得很多了。

严仲子 子政兄，你就领这份情，喝干了吧。

聂政 （热情地一饮而尽）谢谢你，姑娘。

春姑 （再为斟满，又向严仲子）仲子先生，你也请喝一杯吧。严仲子 不，姑娘，我已经喝得很多了，请你不必客气。

春姑 （持壶在手，略略摇动）哦，这酒已经空了，让我再去烫一尊来。（起身，退入厨舍。）

聂政 （回身起立）我们的话头被打断了。（少停）请你告诉我，有没有接近侠累的机会？

严仲子 说也凑巧，机会就在眼前。我打听得侠累和秦国勾接，不久秦国便要派遣使者来，在东孟地方和侠累相会。这一相会，必然是助长内讧的动机。这假如不把它阻止，将来又会闹得民生涂炭。我是很想趁这个机会去刺杀侠累，没想出你老兄就在这时候来了，这岂不是机缘吗？聂政东孟之会究竟在什么时候？

严仲子 大概只有三五天的光景。

聂政 东孟离这儿可有几天的路程？

严仲子 昼夜兼程地赶路，大概两天多可以到达。

聂政 那么，事不宜迟，我们现在不能在这儿久留了。（回身拾取行李在手。）

严仲子 （制止之）又何必如此性急呢？请到我庄上去休息一夜，待多选些力士和你同去，岂不万全吗？

聂政 那却不然。我们行事第一时机不可失，第二人手不宜多。人手多了，反会坐失机宜。即使你要同去，我也不愿意。方才的那位食客……

严仲子 韩山坚 吗？

聂政 是的，我也望你别要和他提起，我此刻就动身了。（走下座场。）

严仲子 （随聂政走下，再制之）子政，你不必如此性急！你既决心要去行事，那我们是如天之福。不过侠累那厮也不是容易近身的。他是有力气的人，而且诡计多端，惯会猜忌，又有不少的力士维护着他，你一个人恐怕也奈何他不得。聂政（略示踌躇）我此去只是想探听形势，并没有一定的把握就要奈何他。不过，我在这样想，只要我能够接近得他的身边的话，……

严仲子 问题就在这里了。先总要想个方法来，使你能够接近他的身边。

聂政 你可想到有怎样的方法？

严仲子 （踌躇）方法是有。不过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呢。聂政还有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呢？

严仲子 （仍然踌躇）子政兄 - ...（又沉默着。）

聂政 （略示不满）仲子先生，我此次来拜访，完全是把你看为志同道合的知己的，或许在我是冒昧了吧？

严仲子 子政兄，你怎能说那样多心的话！我有些踌躇，实在是为你而起着伤感呵。

聂政 怎的？

严仲子 子政兄，你想想看。在你能够接近侠累的身边之后，无论你除得掉他，或者除不掉他，不是都要把你牺牲了吗？

聂政 （笑出声来）啊哈哈……仲子先生，（拱手）我多谢你的厚意。但要请你原谅，我觉得你还是不十分知道我。

严仲子 （拱手）对不住，对不住。

聂政 （稍激昂）我自己觉得，我并不是那样贪生怕死的人。我是把我自己的生命看得和自己身上的任何物品一样，只要用在得当的地方，我随时都可以送人。何况现在的中原分成了亲秦和抗秦的两派，我素来是主张抗拒秦国的，我十五岁时为什么杀了人，也就是为和一位亲秦的人争论，一时性急，把他结果了。这几年因为我母亲还在，而且自己的修养和本领也太不高明，所以我隐忍着，在屠狗生活中锻炼自己。现在我母亲已经过世，自己没有后顾之忧了，虽然修养还是不够，但杀狗的本领自信是有的了。只要是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我这条生命并没有看待得怎么宝贵。但只要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而使用我这条生命，那我这条生命不也就增加了它的价值吗？

严仲子 （拱手表示敬意）子政兄，实在钦佩，实在佩服，我再找不出什么话来向你说了。（有潜潜欲泪的神气。）

聂政 （把气放平稳了）请你原谅……我还须得请教你，究竟要怎样才能接近侠累的身边？

严仲子 （平复）子政兄，到这儿我不便再隐瞒你了。这件事情，我看，还得请韩山坚兄帮忙才行。

聂政 怎的？

严仲子 山坚他是我的一位心腹朋友，他现在在韩侯身边充当大右之职，他和侠累的关系也很不坏。我自从离开韩国以后，关于侠累方面的消息，完全是他透送的。

聂政 （惊愕）啊，原来是这样，我简直没有把他看出。

严仲子 他是前天才装病请假偷偷到这儿来的。不好声张，只好装着一位食客。

聂政 哦，原来是那样。

严仲子 据山坚的侦察，秦国这次派遣使臣到韩国来的意思，一面是来报聘，一面是想假道。侠累曾经派人到秦国去通款曲，所以这次秦国也派遣了人来，但主要目的是要引诱韩国共同去攻打魏国。据说有这样的条款，假如把魏国攻下了，秦国是准备让侠累去做魏侯的。侠累的气力大，势力也大，山坚斗不过他，所以他趁这个机会跑到我这里来要我想个办法。我们的意思是想找些有勇气有本领的人，装扮秦国使者的随从，在东孟会上行刺侠累，破坏他们的阴谋诡计。这样，可以松懈侠累的防备，可以减少许多阻碍，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办法呢？

聂政 当然是一个好办法。

严仲子 不过山坚到这儿已经两天了，在我的一些食客当中，却连一个够格的勇士也找不出。要大家打打主意，倒人人都可以说出一套，但要请哪一位去动手的时候，那便大家都不说话了。不是这样有问题，便是那样有问题。闷了两天，都没有解决，所以我同山坚两人才一同出来打猎，也很想借打猎为名，索性由我们两人到东孟去行事。是山坚阻止了我，他说，一来我的面貌太熟，装扮不来；二来我的本领也敌不过侠累。因此我们也只好闷着，正打算这一次又权且作罢了。

聂政 多谢你，我现在算把一切都弄明白了。这儿是没有丝毫疑问。我看时机实在是不可失，只要山坚先生同意，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应该趁早动身。你请相信我，我是可以代替你的。

严仲子 那还成什么问题！我也知道，山坚也是不成问题的。只是我自己觉得很难过，我不能够和你们同去。

聂政 应该做的事还很多，这一次又何必你亲自出马呢？

严仲子 （脱佩剑，授聂政）我既不能和你们同去，那么我希望这把宝剑能够保卫你。

聂政 （受剑，并脱佩剑转授）我的这把宝剑虽然并不名贵，但久已和我形影不离，我也希望它能够保卫你。二人换剑毕，聂政整饬行装。

严仲子 （向厨房呼唤）春姑娘！

春姑 春姑自厨房应声出。

春姑 先生，有什么吩咐？

严仲子 我们现在打算走了，请你去把你母亲和我那位朋友请转来吧。费你心。

春姑 我晓得了，那费什么心呢。（由桥头下，接着有呼唤声）妈，严仲子先生要走了，请你们快转来。（反复。）聂政（忽然想起）仲子先生，我觉得，我们疏忽了一点：刚才那些话，那位姑娘不是完全听见了吗？

严仲子 （微笑）聂兄，不妨事的。你应该知道污池里面可以开出荷花。这位姑娘是有志气的女子，我知道得她很清楚。

聂政 哦，那倒很难得啦。我起初觉得她在注意我，我有点疑心她。后来我听你讲得入神，也就把她忘了。
韩山坚与酒家母由桥头走下，春姑随后。

严仲子 （远远招呼韩山坚）请你过来，我有事情和你商量一下。
韩山坚趋前，二人在右手一隅低语。

酒家母 （向聂政殷勤）聂先生，你们就回严家庄了吗？
聂政 不，我是有点事情要到韩城。
酒家母 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多住两天息息脚，也好把这儿的风光领略领略啦。

聂政 谢谢你。因为事情急迫，只好等转来的时候再来领略了。（忽然想到自己身上的背囊，顺手解下）这背囊累赘得很，不好赶路，我想寄存在妈妈这儿，不妨事吗？
酒家母 好的，我一定替你好好儿地保存，真的希望你很快地转来啦。（步上座场，立候。）

春姑 站立一旁，始终默默无言，颇有伤感意。此时严仲子与韩山坚又与余人相合，已准备分手。

韩山坚 聂兄，听说你有紧急事要到韩城啦。韩城是我的家乡，我很熟悉。我愿意做你的向导，和你同去。聂政那真再好也没有，你怕还要有什么准备吧？
韩山坚 回家要什么准备呢？我这个装束也正好是赶路的装束。（向严仲子）倒要麻烦你老兄了，我拿的那些武器和野物，只好请你自己带回去了。今晚上不能陪你消夜喝酒，倒是件遗憾的事。

严仲子 的确是件小小的遗憾，不过关于聂政兄，还要望你多多地照拂。

韩山坚 那是用不着吩咐的。
严仲子 我还有点事情要同你商量一下。（复引韩山坚在一旁低语。）春姑默默步至堤上，攀折桃花一小枝，徐徐向聂政身边走去。

春姑 （始颇畏怯，渐见大胆）聂先生，你转来的时候，怕这桃花都已经谢了，请你把这枝桃花带了去吧。

聂政 （受花，感激地）贤慧的姑娘，我感谢你的盛意。你有什么喜欢的东西，请你告诉我，我转来的时候，一定替你带来呀。

春姑 我多谢你，我只希望你平安地回到我们这儿。（说毕，几欲流泪，即匆匆奔上座场，窜入厨舍。）聂政为之惆怅，余人亦均有惆怅意。

韩山坚 （向聂政）聂政兄，我看，我们是应该赶赶路才行了。聂政（毅然）是的，我们是再不好踌躇了。请你老兄为我引路。

韩山坚 步上桥头，拱手向余人告别。
聂政 亦向余人告别。春姑复自厨中走出，见聂政将行，反身倚壁掩泣。
四人相向拱手告别。

——幕徐徐下

第三幕东孟之会
第一场

离宫中的便殿。右翼在有两层阶段的平台上，设韩哀侯座位，座甚低，正向左。

侠累与韩山坚空手出场，士长一人持长矛随后。在二人反复谈论时，士长侍立于后方。

侠累 真是大费唇舌，我们的君侯昏聩到了那样的程度！每天只是打瞌睡，你给他说过的话，一转身他便忘记了。

韩山坚 那也难怪得呀，这三五年来所有的大小事件，都有丞相替他处理，他是乐得养尊处优，胖得来，实在连走路都很艰难了。

侠累 过于胖了，实在也是累赘。前几年他还有时候骑马射箭，近几年来简直是连一动也不想动了。不仅身子不想动，连心思也不想动一下。

韩山坚 这几年真的可也把丞相一个人累够了。

侠累 我侠累一个人任劳任怨倒也没有什么，不过还有一些不明不白的人，时常在背后暗算我，这倒是使我顶不满意的事！

韩山坚 （略迟疑）那样的人，我想，韩国虽大，恐怕没有一个吧？

侠累 （略略点首）我也愿意这样。我想韩国的国内应该不会再有那样胆大妄为的人。从前严仲子曾经和我作对，结果是，哼哼哼，弄得他象一条丧家之狗。（渐渐激昂起来，显出自我陶醉的神气）我侠累，手有搏虎之力，比姜太公还要足智多谋，谁个能够把我怎样？

侠累步至韩哀侯座位，任意就座。韩山坚立阶下。

侠累 （向韩山坚）山坚，你往年同严仲子做过朋友，他的顽梗不化，你是明白的。

韩山坚 是，是，他真是一个冥顽不灵的人。

侠累 （自言自语一般）你想，他始终主张着和秦国作对，这岂不是以卵投石吗？他要相信那些狂妄的合纵派的话，要联合关东诸侯一致抗秦，但是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韩国，讨便宜的却是那些关东诸侯。这岂不是把我们韩国拿来作列国的挡箭牌吗？象他这种主张才真正是祸国殃民的主张，而他偏偏在骂我卖国求荣！哼，我侠累卖了什么国？（略停顿，起身立台阶上）即使我就算把韩国出卖了，唉，我是卖了一笔大价钱的啦。（再停顿）反正我们韩国原来是晋国的一个家臣，就是晋国也不过是周朝的一个诸侯罢了。我们和秦国联合起来，把中原统一了的时候，我们韩国的江山社稷至少是可以安然无恙的。我们将来就做秦国的诸侯，不也和从前做周朝的诸侯是一样的吗？

韩山坚 （须于不满意中表示满意的神气）是，是，一点也不错。我相信将来的好处恐怕还不止这一点呢，比如这一次秦国的使者要我们共同去讨伐魏国，将来把魏国打下来之后，秦国不是说要让我们丞相做魏国的国君的吗？

侠累 （由座位步下，拍着韩山坚的肩）啊，山坚，你真聪明，你可以说是“闻一以知二”。我将来要是做了魏国的国君的时候，总是不会辜负你的啦。

韩山坚 好说，多谢你的盛意。（步上台阶的正前一角）不过在我看 PGN 来，严仲子的势力似乎也是不可轻视的，他很能够收揽人心，

而且他这几年飘流在外，很结识了不少的勇士啦。

侠 累 （又愤然）我知道，他时常在想暗算我。但他那条丧家之狗，又会把我怎么样？（略停）不过我今天却须得要加意提防，秦国的使臣驾临我们的境内，万一有甚么差池，伤了秦国的和气，那是有害于我们的大计的。（向士长一）你今天应该要警戒得特别严密一点，卫士们对秦国的使臣和他的随从，应该要特别的尊敬，加意的保护。

士长一（惶恐）我早就这样吩咐过了，丞相。

侠 累 现刻离接见的时刻已经不远，你再去检阅一下，要好生部署。秦国的使臣要是离开了宾馆的时候，快来禀报。

士长一（鞠躬）是，遵命。（下。）

韩山坚 丞相，我这人是有点疑心过度。

侠 累 你这是什么意思？

韩山坚 对于秦国的使者加意保护固然是应该的，不过我们也应该戒备戒备他们。

侠 累 你这可就奇怪了，难道他们还会谋害我们不成吗？

韩山坚 那可也难保。秦国素来是不讲信义的国家，现在有很多的人主张抗秦，严仲子 所以能够收揽人心的，也就是这个缘故啦。

侠 累 我看，这倒不是秦国的不讲信义，而是我们的不够恭敬。假使我们是毕恭毕敬，象严仲子 那样的坏蛋少得几个，那秦国自然就愈见相信我们了。所以你是用不着多疑的。

韩山坚 很好，我是很乐意的。我的责任只是保护韩侯，丞相，你是勇力无双的人，希望你也要保重保重。

侠 累 多谢你的厚意，你自己倒也该保重保重啦。哦，是的。（忽然想起）你前几天不是还生过一场病吗？

韩山坚 是的，休息了几天也就好了。

侠 累 我听说昨天你府上来了一位……

韩山坚 （有些诧异神气）这……

侠 累 年青的医生，是不是？

韩山坚 （放心）是，是，是一位秦国的医生。不过我没有等到吃他的药，病就好了。

侠 累 我看你的神色还是有些不大安定，你应该还是吃吃药的好吧。

韩山坚 多谢你的盛意，我素来是不相信医生的，我觉得“不吃药为中医”这句话，倒是很有道理啦。

侠 累 哈哈，好在我不是医生，医生和我也没缘，不然，我侠累是不允许你说这句话的。

韩山坚 其实，丞相，你倒真真正正是一位大国手啦，我们韩国就全靠吃你的药。

侠 累 那么，你这不是在骂我了吗！

韩山坚 （笑）啊哈哈，岂敢，岂敢。丞相，你不曾听见说过“上医医国”的话吗？

侠 累 医国也好，医人也好，我倒不问那些。（自语地）不过我近来倒很想要使用使用一下医生。

韩山坚 是哪一位有什么病吗？

侠 累 就是严仲子 那个奸贼！他始终想陷害我，他是住在濮阳地方的啦，你知道？

韩山坚 倒也略略听见些风声，听说他在那儿招贤纳士。

侠 累 招什么贤！游手好闲的闲罢了！他平常喜欢喝点酒，你也是知道的。

韩山坚 是，关于这一点，和我韩山坚是有同好。侠累因此，我倒很想使用使用一下医生。（声音放低，挨近韩山坚身边）喂，你那位秦国的医生是位亲秦派吧？

韩山坚 他把抗秦派的人恨入骨髓！

侠 累 那么，你回头叫他来见我。（转过念头）不，我自己很忙，就请你帮我办这件小小的事情吧。你回头让他到濮阳地方去，设法和严仲子 接近，在他所贪好的这个（用手比成酒杯）里面放点毒药进去，把他解决了，替我消除后患。这层，你可能帮助我的吧，山坚？（拍韩山坚 肩。）

韩山坚 我可不成问题。不过，那个医生恐怕还不好过于信任。（踏上韩哀侯座阶。）

侠 累 然而医生们都欢喜的是钱，我们也有的是钱啦。更好在他是秦国的医生！

韩山坚 我们本国有很多医生，难道不好使用吗？

侠 累 不，那些人我都有点不敢相信。我想他们有好些是同严仲子一个鼻孔出气的，只求他们不毒害我就好了。好在我身体强，我绝不乱吃药，我也决不乱喝酒。还有，使用别国的医生，这件事情也容易遮掩啦。（稍停）你那位医生，他叫什么名字？

韩山坚 他叫——东方圣。

侠 累 唔，东方圣，好个名字，是东方的圣人啦！好吧，这样，你明天还是陪他到我相府来，我要亲自和他商量商量。……士长一匆匆上。

士长一启禀丞相，秦国的使臣已经驾离宾馆了。

侠 累 好。立即把这便殿警卫起来。（向韩山坚 ）我们随后再细谈吧。你现在就去催君侯驾临便殿。我自己亲自去迎接国宾。二人分别下场。

舞台转暗，在擂鼓声中布置第二场场面，布置停当，舞台转明。

第二场

韩哀侯正服坐右侧高位，左右侍立卫士甲、乙二人。韩山坚戎装执长矛立于其后。警卫森严。

侠累佩剑执笏，由左手出场。

侠 累 （恭行至韩哀侯座前，伏地禀奏）臣丞相侠累，启禀君侯，秦国的使臣已经在外候命，候君侯召见。韩哀侯是，你去传他进来。

侠 累 遵命。（起身向左翼将下。）

韩哀侯 你转来。

侠 累 折返至韩哀侯前欲再行礼。

韩哀侯 （制止之）不必拘那样的大礼，你挨近我身边来。

侠 累 是，（步上阶墀，鞠躬听命）君侯还有什么吩咐？

韩哀侯 唉，你说，今天来的是哪一国的使臣啦？

侠 累 是秦国派来的使者。

韩哀侯 是是是。我记起来了。还有，你刚才在宫里告诉我好些话，我也大半忘记了。你说，秦国的使者到来，是要去征讨哪一国的啦？

侠 累 要我们共同去讨伐魏国。

韩哀侯 对了，对了。你还说，魏国……是兄弟之邦，……下文怎么样啦？唉？

侠 累 魏国虽然是兄弟之邦，但它不守兄弟之谊，常常想独霸三晋。……

韩哀侯 对了，对了，我记起来了。魏国虽然是兄弟之邦，但它不守兄弟之谊，常常想独霸三晋。故尔贵国有事于魏国，敝国愿悉索敝赋，以效命于疆场。是不是这样？

侠 累 是，是。

韩哀侯 还有，你教我要向秦国的使者谈两句客气话，有两句是说到秦、韩两国的关系上来的，我不大记得清醒了，你，你，你再说一遍。

侠 累 说到秦、韩两国的关系上来的？是不是说：“我在名分上虽然是韩国的君长，但在事实上实在是秦国的外臣？”

韩哀侯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两句。你是不是感觉着这两句有些客气得过火一点儿呢？

侠 累 臣罪过。但我觉得“礼多人不怪”，君侯愈客气，秦、韩两国的邦交是会愈加亲密的。

韩哀侯 是是是，也有道理，也有道理，我就照你的意思办。不过万一将来真正打起仗来的时候，是你亲自带兵出马啦？侠 累 是，臣愿效命。（鞠躬）

韩哀侯 好，那么……哦哦哦，我又忘了，你是准备要去做什么的？

侠 累 秦国的使臣在便殿外候君侯召见，我是去传达君侯的命令。

韩哀侯 好，你去领他进来。

侠 累 是，遵命。（向左翼下。）钟鼓齐鸣。

侠 累 先行，导秦使入见。秦使戎装佩剑，后有二武士相随，一奉白璧一双，一奉戎衣一袭。秦使至韩哀侯座前行拜见礼，毕，音乐停奏。秦使伫立韩哀侯前。

韩哀侯 贵使远临敝邦，敝邦上下都不胜荣幸，敢问秦王近来可还康健？

侠 累 多承韩侯下问，下使与有光荣。敝国君长亦甚关心韩侯健康，来时曾命奉献白璧一双，戎衣一袭，敬献韩侯膝下。（挥武士二人近身，将璧捧献韩哀侯。）

韩哀侯 承蒙秦王这般厚爱，实在是万分感激。我在名分上虽然是韩国的君长，但在事实上实在是秦国的外臣。秦王有事于中原的时候，我一定要……唉。……

侠累 (插入) 敝国君侯的意旨, 是愿悉索敝赋, 以为秦王前驱。
韩哀侯 是, 我一定要悉索敝赋, 以为秦王前驱。
秦使 秦、韩是唇齿之国, 实在是要相辅相助, 然后才能共存共荣。关东诸侯时常闹着内乱, 贵国首当其冲, 敝国君长恒以为念。来时, 敝国君长曾亲自降命, 要下使禀报君侯: “万一韩国有一旦的缓急, 秦王愿率所部, 效命疆场, 以保卫韩国。因为秦、韩一体, 保卫韩国, 也就是保卫秦国了。”
韩哀侯 秦王厚爱, 不胜感激之至。
秦使 其次, 敝国君长甚不满足于魏侯。魏侯常常纠合关东诸侯, 欲与敝国为难。敝国君长将要加以惩膺。此次下使来时, 敝国君长复曾面命, 要下使禀报君侯: “秦国将有事于魏国, 将以百万之众, 东出潼关, 假道贵邦, 并望贵邦同出大兵, 共伸讨伐。因为秦、韩一体, 秦国的仇人也就是韩国的仇人了。”
韩哀侯 是是是, 魏国虽然是兄弟之国, 但它不守兄弟之谊, 常常想独霸三晋, 故尔贵国有事于魏国……唉……
侠累 (插入) 君侯的意思, 是说: “敝国理应敌忾同仇。”韩哀侯是, 是, 是, 敝国理应敌忾同仇。……
此时左翼有剑戟扰攘之声起, 侍卫均警惕。
侠累 (起立, 向韩哀侯 右侧卫士甲) 你去看是什么事, 叫他们要保持肃静。
卫士甲下。剑戟扰攘声愈烈。卫士甲仓忙走向, 堂上堂下颇生动摇。
侠累 是什么事?
卫士甲是一位秦国大使的随从, 仗着宝剑, 闯进了离宫。说是奉了使臣的命令, 要到君侯面前舞剑。卫士们抵挡着他, 不让他进来, 他逢人便斫, 卫士们因为奉有丞相命令, 不敢回手, 已经被他斫死了很多人, 现在直奔便殿来了。
秦使 (惊惶起立) 这, 这, 这, 没有这样的事!
侠累 我看, 这儿一定有阴谋……
韩山坚 (指挥卫士甲、乙) 你们先把这三个人戒备起来! (向秦使及其武士指示。)
卫士甲、乙进前, 在略略相持之下, 解除秦使及二武士之武装。
韩山坚 (向侠累) 丞相, 我原说秦国是素来不讲信义之国, 你看, 现在是怎样了?
侠累 向韩山坚 睥睨, 但一时也苦于不能判别真相, 颇有张皇失措之态。
韩哀侯 (最为狼狈) 这可不得了! 我, 我, 我动都难动, 这, 这, 这, 这怎办?
在骚攘中, 聂政挺剑由左翼上, 装束与秦武士相似。
韩山坚 (向聂政) 秦国的武士, 你不得过于无礼, 我们的丞相侠累, 便在这儿! (向侠累指示。) 侠累略惊。
韩山坚 他是勇力过人的, 你难道不知道吗?
聂政 侠累, 你这媚敌求荣、祸国殃民的中原的罪人, 现在是你的末

路到了！

聂政仗剑直趋侠累，侠累拔剑抵御，但因仓卒应敌，侠累被击失剑。侠累奔向韩哀侯座后，借以抵御。此时韩哀侯已离座，俯伏台下。聂政直上，隔座斫侠累，座后靠背为斫去一角。侠累复奔赴韩哀侯身后，聂政刺之，兼中韩哀侯，韩哀侯在台阶下苦闷而死。侠累亦倒地。

韩山坚在聂政与侠累相持时，已经将秦使及其武士二人刺死，向左翼杀出以抵御外卫之攻入。

聂政刺杀侠累时，堂上卫士均张皇失措，作壁上观。侠累倒地后，被士长一人扶起。

侠累（在行将断气之喘息中，喊出）刺杀刺客。

卫士甲、乙及余人始围攻聂政。聂政刺死数人，余人向右手逃遁。聂政杀入场，卫士甲、乙复尾追之。侠累被士长扶坐于韩哀侯座位，已奄奄一息。

侠累（见韩山坚复由左翼入场，复于断气之喘息中喊出）韩山坚是内奸，杀死他！

士长跃下台阶，刺死韩山坚。复折回侍侠累侧。

卫士甲由右翼再登场。左翼亦有卫士数人杀入。

士长一（向卫士甲）刺客逃向哪儿去了？

卫士甲 他已经死了。

士长一 怎么的？是你们把他杀死了吗？

卫士甲 是他自杀了的，而且杀得奇奇怪怪的。把自己的眼皮、耳朵、鼻子都割了，然后割破了自己的脖子。

士长一 这一定是内奸，你们认识他的吗？

卫士甲 谁也不认识！

士长一 他没有说出他的姓名吗？

卫士甲 没有，只是说了一篇大议论。

士长一 他说了什么？

卫士甲 他说：都是丞相不好。好端端的晋国本来是中原的擎天柱，他要闹什么三家分晋，闹起内讧来。晋国一分裂了，秦国便抬起头来，时常来侵袭我们，成为中原的大患。丞相侠累又不知道团结内部，又去和秦国勾结，教我们的韩侯向秦国称外臣，把我们全国的人都要变成奴隶。他说：那媚外求荣的丞相侠累，才是中原的大汉奸！

士长一 哼，有这样的道理！真是胡说八道！

侠累（在座位已难于撑持，断续地说出）我……我……不济事了。那刺客说的话，……一点也不错。是我……是我把晋国害了，也把中原害了。……我……我……是失败了。……（倒于阶下韩哀侯之尸畔。）

——幕下

第四幕濮阳桥畔

景与第二幕全同。

酒家母在座场上跪地打抹，春姑坐庭下纺线，时时作忧郁沉思之态。濮水河中之歌声：

依冷如春冰，郎暖如春风；
冰入春风怀，化作春水融。
水涨泛桃花，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郎死侬心头。

酒家母 哎，这一向的生意真是清淡哦，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春 姑 人家好好儿在做生意，生意偏爱清淡，这有什么办法呢？我看，也怨不了谁！

酒家母 怨不了谁？可就要怨你呐。你的架子可拿够了。
春 姑 妈，你怎么怨得我呢？难道你要叫你的女儿学那些不三不四的娼妓吗？

酒家母 谁要叫你去学甚么娼妓呢！客人来了，你好好儿招呼一下，殷勤地替他们斟斟酒，这又会丢你什么面子呢？

春 姑 不过……

酒家母 象我年青的时候，我的爹爹还在，他一天到晚好酒贪杯，什么正经事务也不管，店里的事情就是全靠我一个人经手的。前几年我们的生意还很兴旺，这几年我一老了，生意便不行了。

春 姑 怕是这几年世道不好的原故吧？

酒家母 哪有那么一回事！世道愈遭兵乱，人们是愈喜欢吃喝的。（起身打抹壁柱）象我活了这三十多年，哪一年的世道又平静过呢？别人家生意都好，只有我们却做不来。这能埋怨世道不好吗？

春 姑 妈，你的意思，我是懂得的。

酒家母 你懂得，那么，为什么不多体贴我一点儿呢？

春 姑 不过我做不来。这儿的人太不好了，见了姑娘们便要怪眉怪眼，摸手摸脚的，一点儿也不庄重。这样的男子，我恨透了！

酒家母 （走近春 姑 ）你恨男子？前两天那位聂先生路过这儿的时候，你又不见得恨啦。临走的时候，你不是还送了他一枝桃花吗？

春 姑 （羞怒）好，我从今天起就照着妈的意思做吧，我什么人都去殷勤他，等人家也把我当成娼妓。（气冲冲起立，往桥头附近走去。）

酒家母 你总是这样！谁敢把你当成娼妓呢，只要你自己不是娼妓。你要晓得，我这样教你，也是为的是你呀，娘老了，就只有你这个女儿。

春 姑 我也不想你要为我做什么。你如果死了，我就到外乡去讨口，也不要紧。

酒家母 这样说来，你是在咒我早死啦！（少停）你这样是把我当成了什么人在看待呢？我是你的亲生的母亲呢！呵，我要是死了，你才晓得好歹。（将打抹器具收拾进厨舍。）

濮水中男女合唱之声：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树万树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下，
人从花底双双来。

人来花里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痴。
不愿辞花咏言归，
愿为花下春流水。

春 姑 在桥畔徙倚，闻歌声，甚有所感。一时四顾茫然，一时步上长堤花树下怅望。候歌声毕，复徙倚桥头。

春 姑 （含泪唱出《湘累曲》）
啊，泪珠儿快要流尽了，
爱人呀，你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得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海枯石烂了！
爱人呀，你回不回来呀？

舞台转暗，瞬即于微明中显出第二幕中春 姑 赠花惜别之一景。酒家母立座场上，聂政立庭前，韩山坚与严仲子 在右翼作私语状，四人均无言。春姑上堤折花，走向聂政献奉，聂政鞠躬受花。一切均如第二幕之情景，惟不发声。献花毕，舞台再转暗，幻影消灭，瞬复转明。春姑一人仍在桥前徙倚。

春 姑 （继续唱《湘累曲》）
我们为了他，泪珠儿快要流尽了，
我们为了他，寸心儿快要破碎了。
层层锁着的九嶷山上的白云哟！
微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哟！
你们知不知道他？
知不知道他的所在哟？（歌毕，悲不自禁。伏桥掩泣。）
游客一人在酒店后栏外，举出酒尊一只，索酒。

游 客 妈妈，请打两斤酒给我们。

酒家母 自内出。

酒家母 好的，你们怎么不请进店来坐一会呢？

游 客 不，我们在河里一面划船，一面喝酒，满好玩儿的。春姑娘怎么不见人呢？

酒家母 那丫头又在和我斗气了，象那样出不得世的人，真没办法。（受尊，往厨下取酒。）

游 客 好的，再隔两年总会好的。花还不曾开苞的时候，总是不想见人的啦。

酒家母 （取酒出，授游客）其实她的年纪也不小了。

游 客 （受酒）好的，妈妈，酒钱。（自怀取钱转授。）

酒家母 （受钱）谢谢你。

游客下。

酒家母 （立座场上向春姑呼出）春姑！你到底要同娘作对到几时呢？……你纺了半天的线子，连半锭也还没有纺好。

春 姑 默默，走向纺车。就座，复开始纺线。

酒家母 （自语地）暖哎！这如今的姑娘们，真是了不得。一点本事也没有，专会和大人们淘气。（走近春姑）别人家说你还年青，

其实你已经不年青了。福气好的人，象我是应该抱孙子的啦。……自己不会打算，娘也把你没有办法。……

聂菱着男装，自左手堤上登场，正在堤上踌躇，忽为酒家母所见。

酒家母（惊喜叫出）喂呀，聂先生！（迎接上去）你就从韩城回来了吗？

聂菱（狐疑）我不是……

春姑闻母呼“聂先生”，亦即惊喜起立。唯瞬即知其错误，遂伫立庭次，不动。

酒家母哦，你不是。你是没有走到韩城，就回来了吗？请你坐坐，口怕走渴了，肚子也怕走饿了。（回向春姑）春姑，你赶快去备点酒菜来。

春姑入厨。

聂菱被酒家母邀请下堤，并升店就座，酒家母侍立于右侧。

聂菱（仍疑惑不定）好妈妈，你怎么会认识我的呢？

酒家母噯哟，我怎么不会认识你？你在这儿和严仲子喝酒，不是才几天的事吗？我还没有老得那么糊涂啦，我怎么会不认识你？没有走到韩城，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聂菱我？我是从齐国来的，从轺城的深井里来的。

酒家母这我是晓得的呀，我前回就晓得的了。我问你是走到了什么地方回来的呐？你前回不是说要走向韩城去的吗？

春姑捧食案出。

春姑妈，你认错了人呢，这不是那位聂先生。……

酒家母（呆视，恍然大悟）哦哈，真是有几分不象啦。那位聂先生要高些，要黑些。得罪得很，得罪得很，天地间没想出竟有这样相象的人！前几天才有一位聂先生，也是轺城深井里的人，到我们这儿来过。不留心看的时候，就和你先生是一模一样的啦。

聂菱真的有那样的人来过吗？他是不是单名叫着聂政的呢？

酒家母啊，是的，是的，我听见严仲子先生他们正是这样称呼他的。那位聂政先生是你先生什么人？弟兄吗？

聂菱是的，他正是我的兄弟呢。

酒家母哦哈，怪不得这样相象，连说话的声调都差不多呢，不过你要比他清秀一点。（坐下攀谈）

聂菱我们是一胎生下地来的双生子，小时候在家里连父母都有时候弄错的。

酒家母哦，我记起来了。前几天那位聂先生讲过：他有一位姐姐，和他是一胎双生的。

聂菱他是那样说的吗？那是因为前几年严仲子来访他的时候，我没有出来，他信口说成姐姐去了的啦。

酒家母原来是那样的啦，你们真是相象。那天那位聂先生过这儿的时候，因为怕嫌赶路累赘，还留了一个包裹在这儿，说回来的时候再来取。春姑，你去取来让这位聂先生看看吧。

春姑应声入。

酒家母 那位聂先生那天到我们这儿来，也恰好是正午时分。刚巧遇着严仲子 和一位我们不大熟悉的韩城的客人，在我们这儿打尖。想不到那位聂先生和他们才是顶好的朋友呢。他们三位在我们这儿喝酒呀唱歌呀，高兴了好一会，才分了手的。那位聂先生和那位生客，一道往韩城去了。

春 姑 捧衣包出，陈聂菱前。

酒家母 这就是那位聂先生留下的包裹了，请你看看吧。

聂 菱 （略略检视）这正是我兄弟的包裹，这些衣服都是临走的时候，我替他折好的。

酒家母 这也是太凑巧的事。你先生请喝些酒吧。

聂 菱 不，我不喝酒。馒头要是便当的话，我想吃些馒头。

春 姑 好的，今朝刚巧蒸得有一笼肉心馒头。（入厨取馒头。）

酒家母 （再以酒尊劝酒）稍微喝点儿酒，去去风湿吧。

聂 菱 不的，我一点酒也不喝。

酒家母 真是难得。象在我们这儿，要找不喝酒的人，比找不喝水的鱼，还要难呢。你先生想来是晓得的。我们这个地方风气很不好，没有酒和女子，简直是没有昼夜的。象这儿的濮水河里，每天每晚都有无数的游船，划来荡去的。你听，他们唱的就是那些调子。

濮水中男女合唱声：

我把你这张爱嘴，
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
让我时常酣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
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
血液儿化成甘露。

聂 菱 其实随处都是这样呢。

春 姑 捧馒头出，置之案上。

聂 菱 妈妈，你要晓得，就是这些馒头在作怪（指示春 姑 所捧出的馒头）有钱的人吃了馒头没事做，没钱的人不卖自己的女儿便吃不成馒头，这几年我们中原随处都闹成这个样子了。

春 姑 是的呢，我妈妈就因为要吃馒头，差不多快要把我拿去卖了。（倚立厨舍门次。）

酒家母 （起立，向春 姑 走近）噯哟，你真会冤枉人。我何曾说过要卖你呢？（由席前绕向左侧，走向聂菱）聂先生，你要晓得，我这个丫头才叫奇怪哟。我们开小店的人家，有客来了，原是不能不应酬的。只她偏好象一位大户人家的小姐一样，客人来了，不单不肯应酬，有时反而要得罪人家。她一点也不知趣，什么事情都推在我一人身上。先生，你看，我们这样人手少的人家，她假如不懂些世面，有一天我死了的时候，她岂不会饿死吗？她那样的，谁个肯要呢？

春 姑 （背向一边）没人要也不要紧，我就饿死也不愿意和我不喜欢

的人应酬的。

酒家母 你看，先生，她就是这样的脾气。一说便和我斗起嘴来了。象先生是初见面的人，她连一点客气也不讲。

聂 菱 不客气正好呢。这位妹妹真是纯真。

酒家母 暖哟，先生，你不要夸奖她了。前回就是因为令弟聂政先生，夸奖过她几句，她竟高兴得连神魂都颠倒了，一会儿对我说要往韩城，一会儿又对我说等聂先生回来了，要跟着到你们那儿。她这一向连纺线绩麻都没有心肠了。

春 姑 妈，要你才会冤枉人啦！

酒家母 （挨近春 姑 旁）我冤枉你做什么？我想你既是那么喜欢聂先生，就在聂先生的这位哥哥面前坦白地说出，请他作个主。等聂先生收你去做个丫头，那我倒也可以了去一番心愿呢。（回向聂菱）啊，聂先生，象她那样的女儿，怕高攀不上吧？

聂 菱 （含笑）没有的事。不过，这是兄弟的事情，我只好往韩城去向他说，或者等他回来的时候，再慢慢商量吧。妈妈，我倒要问你，陪我兄弟回到韩城去的那位客人，住在什么地方，你可知道吗？

酒家母 这要问严家庄上的人才知道呢。严家庄离我们这儿不远，沿着这濮水河上去，可有一里路的光景。（绕到聂菱座位，后，隔栏向长堤乃右翼指示，又绕到右侧）那严仲子 先生平常是爱打猎的，爱到我们这儿来，这两天却不见出来了。

聂 菱 好的，我停一下便到他庄上去探问去。（开始细细地嚼食馒头）

玉 儿 （向酒家母、春姑请求）妈妈，姐姐，你们好叫我们唱只曲子吗？

酒家母 你会唱吗？

玉 儿 会的。

酒家母 那就请你唱一只吧。

玉儿放下竹杖，搀扶盲叟升上座场，席地而坐。

酒家母 亦从旁相助。玉儿解去琴韬，盲叟将琴置于膝上开始弹奏。

玉 儿 （唱出《豫让歌》）

在昔有豫让，乃是义侠儿，
初事范中行，其名无所知，
去而事智伯，智伯国土之。
智伯伐赵襄，三家分其地，
赵襄漆智头，用以为饮器。
豫让逃山中，报仇思所从，
变名为刑人，入宫涂厕中。
赵襄如厕时，不觉心中动，
执问涂厕人，豫让乃自供：
欲报智伯仇，故变名为佣。
左右闻让言，皆曰斩杀之！
赵襄曰义人，吾谨回辟耳。

豫让复漆身，吞炭为乞儿，
行乞见其妻，其妻不能知，
行乞见其友，其友乃悲啼。
友曰豫让乎，胡为残汝身？
以汝之才智，委质为赵臣，
赵襄必信汝，何事不能成？
让已不能言，只自泪纵横？
途上书五字：不能怀二心！
襄子临当出，骑过邯郸桥，
乞儿出桥头，对马挥长刀。
马惊襄子笑，此必涂厕獠！
执之果豫让，襄子怒为消：
不忍杀君身，君义已云高！
豫让自斩指，血书在桥头：
愿斩君之衣，以报智伯仇！
襄子下马来，脱衣授其手。
豫让斫其衣，回刀自刎头。
士为知己死，义气耿千秋。

玉儿唱至中途，听者均为之感动，酒家母由座场右后隅移至左前隅边缘跪坐。春姑亦于不经意之间已由聂菱座后绕至座场右后隅。

酒家母 （俟玉儿唱毕）唱完了吗？唱得真好，真好。
玉儿 还好唱一支吗？
聂菱 小妹妹，你太辛苦了，你们请吃些点心吧。
春姑 闻言，即以馒头授幼女。
玉儿 （受之）多谢你们呢，贤惠的先生，贤惠的姐姐。（取其一授盲叟）爷爷，你请吃点馒头。（自取其一，退坐桥头嚼食。）
盲叟 （盲目中淌出些眼泪）啊，真真多谢你们。我们从清早到此刻，一点东西也还没有吃过呢。
酒家母 弹琴的爷爷，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盲叟 我们是从韩城来的，我们本是南方的人。
酒家母 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盲叟 那我可不晓得。我们走江湖的人，就和天上的雁鹅一样，过一路，唱一路，遇着什么可歌可泣的事情，我们便把它编成曲子，拿来卖唱。冷天来了的时候，向南边走。热天来了的时候，又走向北边来。我们走的方向是没有一定的。
酒家母 象你老这样的人，听得有趣的故事，一定是很多的了。
盲叟 是的，我们地方走得有些，也就有这些好处。我们在路上虽然不免要受日晒雨淋的辛苦，有时候又免不掉要受些饥寒，但我们在四处听得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待我们在山林里走着路的时候，或者是睡在那儿的桥下听着河水流着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跟小鸟儿唱出歌声来的一样，无心无意地便把它编成了曲子。那时候真是再开心也没有的呢。不过这些年头，世风也变坏了，连我们可以编成曲子的事情都很少了。

玉 儿 （自桥头趋近跟前）爷爷，韩城的那件新闻不是很好的吗？盲叟啊，是的，是的。我倒忘记了。我们从韩城动身的那一天，真听见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聂 菱 （忙向盲叟探问）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呢？

酒家母 老伯，请你讲给我们听听。

玉 儿 （同时）请你讲啦，是怎样的事情？

盲 叟 事情是这样的。（推动膝上的琴，呼玉儿）玉儿，你把琴——
韬起来。

玉 儿 应声，将琴放入韬内。

盲 叟 （自将衣服整理了一番，呈出正襟危坐之势）事情是这样的。说是韩国的国王和丞相，有一天正在朝廷上接见一位哪一国的使臣的时候——是哪一国的使臣呢？我倒记不得了。

玉 儿 说是秦国的呐。

盲 叟 齐国？

玉 儿 不是，是秦国呐。

盲 叟 唔，秦国。管他是秦国也好，齐国也好，就算是秦国的吧。

那天，韩国的国王和丞相正在朝廷上接见秦国的使臣的时候，那时候廷上廷下四围都是卫士。戒备得非常谨严的。听说有一位年青的汉子（徐徐执杖起立）仗着一把宝剑，挺着身子一直便闯到朝廷上去。卫士们挡也挡不住他，有的只以为他是那秦国使臣的侍卫，便让他上了朝廷。但他一上了朝廷的时候，他仗的宝剑，便向韩国的国王……

玉 儿 （插入）不是国王，是丞相呢。

盲 叟 我还没有说完啦。——仗着宝剑便向韩国的国王左手边儿坐着的丞相侠累跑去。他一剑就刺穿了丞相的胸膛，丞相拚死地跑去抱着右手边儿的国王，（做出姿势来抱着自己右边的玉儿）想把那国王拿来作挡剑牌，但他没有想到那汉子再刺上一剑，便把国王也一道结果了。

酒家母 哦，好剑法！又怎么样了呢？

春 姑 卫士们该没有动手吧？

盲 叟 谁还敢动手！动手的被他杀死了几十个人，其余的人有的骇呆了，有的骇跑了。骇呆了的看着那位汉子只是向他们发笑，好象还说了些什么……（回顾玉儿）说了些什么呢？你还记得吗？

玉 儿 我也不记得了。

盲 叟 记不得也不消管它。不过顶奇怪的是那位汉子一面笑着，一面把宝剑来，割下了自己的上眼皮，割下了自己的嘴唇和鼻子，两只耳朵也割下了。割得一个面孔简直不成形象了，然后才横着这样一剑（以手向颈上作势）割断了自己的脖子。这才倒下去死了。（自己也略略倒了一下。）

聂 菱 （早已起立，凑近

盲 叟 身边，至此突然哭出）啊，天啊！天啊！这一定是我的兄弟聂政呀！

盲 叟 （回问玉儿）讲这话的是一位姑娘吗？

玉 儿 不是，是一位先生呢。

聂 菱 啊，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呀！你怎地要那样惨死呀？

酒家母 你怎么就知道是他呢？

聂 菱 严仲子 早就托过我的兄弟，要他替他报仇，那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春 姑 回身，倚壁掩泣。

盲 叟 （插入）哭着的这位先生，你可不要这样的轻率呢！韩城悬着告示在征求刺客的姓名和他的家族，万一果真是你令弟的话，那你是脱不掉干系的！

聂 菱 是的，他就是顾虑着我了！我是知道的，他就是因为顾虑着我，所以才那样残酷地把自己毁坏了。三年前严仲子 就来找过我的兄弟，那时候因为我们母亲还在，所以兄弟没有立刻允许他。这回他又顾虑着我，竟那样地自杀了。他的面容和我相同，他是怕人家画出图形来，找寻出了他的姐姐。啊，我难道还要苟全性命，使我的兄弟永远没有人知道吗？——啊，兄弟，兄弟呀！我英勇而可怜的兄弟呀，你姐姐跟着你来了！你姐姐陪你来了！

盲 叟 （疑惑地自语）唔，“姐姐！”

聂 菱 自座场匆匆下。

酒家母 （随后挽之）先生，你是发了疯吗？

聂 菱 （恍悟）哦，妈妈，是我糊涂了。（探怀取金）这是我的馒头钱。

酒家母 不是说钱的事呐。你一会儿“哥哥”，一会儿“姐姐”的，你是发了疯，要往韩城去送死吗？

聂 菱 啊，妈妈，你请放了我。我现在也不怕什么了。我穿的虽然是男子装束，但我的确是个女子，我穿的这衣裳还是我兄弟小的时候的，你看，这不是很短的吗？你看我的耳朵呢，这不是有耳坠眼的吗？还有我这脖子，这不是很平滑的吗？

盲 叟 （点头自语）唔唔，还有声音也是听得出的。

酒家母 哦哈，原来是那样的。那么，你是更不好走了。你一个女子要走多么远的路程，在路上也够耽心的啦。聂菱那倒不要紧。我虽然是个女子，但我是不怕什么的了。人到了连死都不怕的时候，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回身向桥走去。）

春 姑 （始终掩泣着，至此始进前挽着聂菱）姐姐，——你可以允许我称你为姐姐吗？——我要跟你一道去！

聂 菱 （镇静）为什么呢？你怎么好去的呢？

春 姑 好去的，我要跟姐姐一道去死！

酒家母 （插入二人之间，向春 姑 ）噯呀，你也发了疯吗？

春 姑 妈，我并没有发疯，我的心是比那天上的太阳还要清醒的。那天聂政先生和严仲子 先生两人在这儿谈的话，我是完全听见的。我也相信，那刺杀韩国的国王和丞相的，一定是聂政先生。我的心已经许了人了。我就算配不上他，我就替姐姐做个丫头，陪姐姐去死，我也心甘情愿的。

酒家母 你心甘情愿？

春 姑 是的，妈，你女儿心甘情愿地要跳出这儿的火坑了。象这儿这样淫荡的地方不是你女儿可以安身的地方。你女儿住在这样的地方，比死还要危险呢。

酒家母 啊，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不胜悲抑地，向纺车近处的座场边缘坐下，面向左侧。）

聂 菱 你怎么好去的呢？一位年纪轻轻的姑娘？

春 姑 我要学姐姐一样改换男装的。（指座场上聂政衣包相示）姐姐，聂先生那套衣服好让我穿吧？

聂 菱 （踌躇）怎么可以呢？

春 姑 （毅然步上座场）我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聂 菱 （走近酒家母 身旁）你丢下你妈妈一个人，怎么过意得去呢？

春 姑 （在座场上挨近其母）唉，妈妈没有我，恐怕反会少些累赘。妈妈的年纪还不算老，我自己是连父亲姓什么，都无从知道的人啦。（抱拥其母之颈而哭。）

酒家母 （含泪，手抚春 姑 之头）阿，你不用讲吧。处在这样的地方，你妈妈成为这样，也是迫于不得已的呀。一家没有一个人扶持，要全靠一个女人挣扎呢。……好，你去，我也听凭你去，（起立）反正我是不能留你在这儿的。留你在这儿，终怕会和我一样的吧？好，你去，我也就听凭你去。万一死的果是聂先生，你要陪他死，那你也就可以成为有名的烈女。万一死的不是聂先生，你将来如能够跟了他，那我也就可以瞑目了。……好，你去，我也就听凭你去。你就借聂先生的那套衣裳来穿上吧。你们的身材也相差不远。

聂 菱 （仍然踌躇）怎么可以呢？

酒家母 我看是可以的，不用踌躇。我女儿的志向是满好的，就请你玉成她吧。她能够跟随你去，我也委实安心。

聂 菱 （仍然踌躇）丢下妈妈一个人在这里，我们怎样能够过意得去呢？

酒家母 多谢你关心，我是孤独惯了的人，我一个人留在这儿绝不妨事。好，不用踌躇吧，我们进房里去替她把衣服换好。

春 姑 携衣包先行，酒家母 让聂菱升上座场，自己随后。一同走入内室。

玉 儿 （向盲叟）爷爷，让我也去相帮一下来。

盲 叟 点头，玉儿即升上座场，走入内室。

盲 叟 （独立有间，纾徐地自语）啊，老人活了一辈子，遇着的可歌可泣的事情，虽不多也有好几十件，但再没有今天所遇见的，这样稀奇了。古时候有过娥皇女英的故事，舜皇帝死了，娥皇女英两姊妹去哭他，眼泪洒在竹上成为了湘妃竹。但今天这件事情比起娥皇女英来，觉得还要有趣十倍呢。两位女子一齐要去殉死一位英雄。老人以后就专心唱出这曲歌来，也就可以使我这剩下的残年有点意义了。（稍停）好，再吃一个馒头吧。（又吃起馒头来。）

濮水中歌声：
依本枝头露，

君是春之阳；
君辉照依身，
身入白云乡，
魂绕君之旁。
君是春之阳，
依本枝头露；
君辉不见假，
依泪无干处，
身随野草腐。

盲 叟 （倾听着）唔，唔，这些歌词也是很难得的啦。（曼声学唱两句）

依本枝头露，
君是春之阳……

啊，不行，不行。我要唱这样的歌，未免也太老了。露水得在清早的时候儿早干，人得在年青的时候儿早死。我悔我年青的时候，不曾杀死得那儿的国王和丞相，再来割断自己的脖子啦。（稍停）啊，桃花落地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呀。……
聂菱及余人均由内室走出。

酒家母 聂先生，啊，还是叫什么的好呢？……

春 姑 妈，你就叫“先生”好了，我们已经不是女子了。

酒家母 好的，先生，我就把我这个儿子交给你，你要叫他死，也尽管叫他死，你要叫他生，也尽管叫他生。他假如能够同着你一道死，也是不枉白活了一世，我也乐得人家称赞说：一只野鸡生出了一匹凤凰呢。好，你们就请动身吧。

春 姑 （哭袍其母，跪地）妈！……

酒家母 女同哭。

聂 菱 （踌躇着）哎，我看，春妹妹，你还是不要去吧。

酒家母 （忍泪，凛冽地）那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她那一番雄心，我们不可以使她挫折。我也悔我年青的时候是自己误了自己呢。

春 姑 （振作起来）妈，我体贴你的教训。我就死，也要不辱没我的母亲的。

酒家母 好，你们就请动身了，也要走好两天，才可以走到韩城。

春 姑 （促聂菱）姐姐，就请走了。

聂菱微微点头，徐徐由座场步下，酒家母及春姑、玉儿均随之而下。徐徐向桥头走去，行至中场，春 姑 复回身跪抱其母。母、女均流泪而无声，母扶春 姑 起，随聂菱徐徐上桥，复频频回首，终于走去。酒家母 流泪伸手挥别，至二人下场时，复急骤步上桥头，倚栏怅望。玉儿伫立于其后。

盲 叟 （独立座场上，伫听有间）啊，去远了，去远了，连脚步的声音都听不见了。（略停）好，我们也可以动身了。玉儿，你向妈妈道谢，我们走了吧。

酒家母 已自桥头退下，伫立台前，呈现十分哀痛的表情。

玉 儿 （至酒家母侧）妈妈，我们多谢你，我们走了。

酒家母 （凄冽地，并未回头）你们也要走了吗？
盲 叟 （已由玉儿搀扶步下座场，准备向桥头走去）是的，我们也要走了。（稍停）我们的生离也就和她们的死别一样，我们这一次离开，谁个能够说，我们还有再见的机会呢？

玉儿携竹杖导引盲叟已上桥头。

酒家母 （忍痛向酒店座场回顾，阒然无人，更增悲戚，表情益加凄怆。回顾盲叟父、女，见其将下，急急唤出）弹琴的爷爷，你请转来吧！

盲 叟 （回过身来）好的，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玉 儿 又由桥头走下，至酒家母身边。

盲 叟 仍伫立桥阶上。

酒家母 爷爷，你们就留在我这儿吧。你的孙女儿就当作是我女儿一样吧。（急骤地将身子蹲下，紧紧拥抱着玉儿，啜泣）啊，我不能让你离开！

盲叟凹陷着的两眼亦流下眼泪。

——幕下

幕后有歌声唱出：

薄花生树，双鸽朝飞；
眷怀伊人，我心伤悲。
双鸽朝飞，薄花生树；
不见伊人，我悲谁诉。

第五幕十字街头

黎明时分的韩市，时闻鸡声。

舞台前部为一广平之坛，高可三四段，广可八九尺。后部立一单纯之牌坊。牌坊中悬长方形纸灯笼一盏。灯下一面大牌，榜书：

“大盗刺相兼君
毁面屠肠
不知姓氏
爰暴之市廛
知者赐以千金”

聂政尸直陈于坛上，头前脚后。

卫士甲、乙二人挟长矛，腰间悬牛角，在平坛前交互地踱来踱去。

卫士乙 这尸首有点儿臭味了。

卫士甲 算来已经隔了六天，就是一匹老鼠也该臭了。

卫士乙 噯，这东西不知道要把我们苦到什么时候。一个面孔弄得来比鬼还难看！

卫士甲 一大清早便讲鬼！

卫士乙 再隔两天烂坏了，涌出了蛆来，谁再能认出他呢？万一有一只猫跳过的时候啦……

卫士甲 啊，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卫士乙 噯哟，你的胆子真小，你怕僵尸吗？

卫士甲 你不怕？万一僵了尸，吓得先跑的就会是你啦！

卫士乙 我？

卫士甲 那天东孟之会，骇跑得不要命的，是哪一位啦？

卫士乙 哼，总比那骇呆了，连跑都跑不动的好些吧。

卫士甲 好的。总之就算你的胆子大好了，我不同你争论。

两人打了一次呵欠，又伸了伸懒腰。卫士甲喂，我们还是坐坐，讲点闲谈吧。守着尸不讲话，实在是再难受也没有。（坐坛阶第二段上。）

卫士乙 一点也不错啦。（与之并坐）唉，我倒要问你，我们韩城近来有首歌儿很流行，你知道不知道？

卫士甲 是怎么样的歌儿？

卫士乙 一开首就是“去吧，兄弟呀！”的。

卫士甲 （接着唱下去）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卫士乙啊。你也会哼啦！

卫士甲 怎么不会哼！这首歌儿仅仅几天工夫差不多全城的人都在哼啦。我倒要问你：这首歌是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你知道吗？

卫士乙 我可不知道啦。

卫士甲 哼，我告诉你，这是从韩山坚家里传出来的！

卫士乙 唔，韩山坚？韩山坚不是内奸吗？

卫士甲 在侠 累 看来呢，当然是“内奸”喽。不过据我看来呢，韩山坚倒实在死得冤枉。你和严仲子 从前是好朋友，我相信他一定是个好人。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消息啦，可你千万不要传出去。

卫士乙 是什么消息？

卫士甲 外边有这样的风声，说这位家伙（指聂政）也是韩山坚 家里派出来的！

卫士乙 那可靠不住啦！韩山坚 家里人一个二个我都认识，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有这样面孔的人。

卫士甲 那些都不用管他吧，这个人的面孔你觉得怎样？（指聂政。）

卫士乙 你觉得怎样？

卫士甲 不是够俊秀吗？我想他假如是穿上一件女人的衣裳吧，谁也不会疑心他是男子的。

卫士乙 那天你还记得吗？他才闯进便殿的时候，他的样子真是漂亮呀。面孔是粉白的，眼睛很灵敏，嘴上没有一根胡须，我不瞒你说，我那时还以为他怕是秦国使者的变童呢。卫士甲没有想出他那样的人才闹出了天大的乱子。

卫士乙 （稍停）唉，我想，他怕是发了疯的吧？

卫士甲 倒也算是一种想法。

卫士乙 大凡疯子的面孔总是寡白的。

卫士甲 不过你要说他是疯子，但他讲的话却又很有条理。那天你是失走了，没有听见他要死时的那篇大议论呢。他告诉我们：他和

韩侯和丞相侠累并没有什么私仇，只因丞相侠累主张三家分晋，削弱了中原的力量，使那横暴的秦国愈见横暴了起来。丞相侠累却又私下和秦国勾结，干着媚敌求荣的诡计；所以他要杀他。象他这些话不是很有道理吗？

卫士乙 你要说他不是疯子，他那么凶的人为什么要自杀呢？

卫士甲 他叫我们掉头，我们都呆着没有人应声。外边的兵又赶来了，他看见势头不对，便只好自杀了。

卫士乙 自杀就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得那样出奇呢？

卫士甲 唉，这一点我也不懂。恐怕是怕人家认得他吧。卫士乙谁认得他呢？只要他不说出真姓名来就够了。他为什么要把眼睛挖了，嘴唇鼻子耳朵都割了呢？这个人，我想，即使他在杀人之前没有疯，等他一把人杀了，并且杀的是国王和丞相，自己又怕死，因此便失掉了本性。我看是断然无疑的。

卫士甲 不过要说是那样，他又为什么要来杀人，杀了人之后又来杀自己呢？

卫士乙 所以说是疯子啦。疯子做的事情谁个会懂呢？（起立，欠伸，向右翼走去。）

卫士甲 亦起立，欠伸，向左翼走去。

卫士乙 （隔坛向卫士甲）真他妈的什么鬼世界！侠累那家伙那么坏，死了还不活该吗？可偏偏因为死了他们两个，就闹得天翻地覆，害得我们天没亮便来守尸，真他妈的倒霉！

卫士甲 可不是吗！象侠累那样祸国殃民的家伙，就死一百个，也是应该的。（忽向右翼指去）喂，你看，那儿不是来了两个人吗？今天送豆饭的人可来得真早！卫士乙（随卫士甲所指处望去）唔？那是什么人？（惊愕）啊，鬼！鬼！（向左手逃去）啊，真是僵了尸？

卫士甲 （随之而逃）呵，赶上来了！赶上来了！

卫士甲、乙向左手逃下。

聂 荃 与春姑着男装由右手匆匆上。

聂 荃 （从后呼唤二卫士）前面的两位朋友，前面的两位朋友，你们知不知道那杀死国王的凶手是放在哪儿的？（略停，无人回应）喂，好容易等进了城，又一个人也遇不着。遇着了，又让他们跑掉了。他们为什么见了我们就跑呢？

春 姑 有一位在说见鬼，在说僵尸的话呢。

聂 荃 （凄抑）喂，怕死的终竟是我的兄弟吧。我的兄弟象我，所以他们见了我来，便疑是我兄弟的魂魄了。啊，我真是我兄弟的魂魄呀，我兄弟一离开了我，我就成游魂一样了。

春 姑 姐姐——啊，这称呼，我又弄错了——你闻着什么气味没有？
此时二人已步至左前隅。

聂 荃 的确是有些怪气味呢。尸首说不定就是放在这儿附近的。

春 姑 （见平坛上尸首）啊，那可不是尸首！

二人趋上平坛检视，春姑念牌上文告。

聂 荃 （哭）啊，是他，是他了！（抱聂政尸。）

春 姑 （亦哭）你怎么会知道呢？（绕行至坛上之右后隅。）

聂 菱 我怎么会不知道呀！他就是没有全尸，只要留着一个指头，我也是知道的呀！不仅他全身的身材，全身的骨骼，我是知道；就是他全身的肌皮上的纹路，我也是知道的呀！啊！我的天，我的天！你怎么使我的兄弟这样的惨死呢？（痛哭不能成声。徐徐起立，脱去巾幘和男衫，露出本来的女子装束，将男衫和中幘掩复在聂政尸体上。）

春 姑 从旁流泪相助。

聂 菱 啊，你看，你这样把眼睛挖了，把面容也毁了，把肚腹也割破了。啊，二弟，二弟呀！你的意思我是明白的呀！因为你的面貌和我相同，你是怕人家画出你的图形来，找寻凶手的族人的时候，终会要找着你的姐姐的吧？啊，你怕你的姐姐陪你死，你怕你的姐姐怕死，你怕你的姐姐活在人世上还想嫁人的吗？啊，弟弟，弟弟呀！你没有知道你姐姐的心，你姐姐没有你连一刻时候也是不能活在世上的呀！我们生来是形影不相离的，我就和你的影子一样，可我不是镜子里面的影子呀！弟弟，我的弟弟呀，你等着我，我来陪伴你来了！

春 姑 （在聂菱哭诉时背向后面哀哭。至此从怀中搜出短剑一柄来，回向聂菱）啊，姐姐，我心里痛得不能忍耐了，你让我先走一步吧。（以剑欲自刺其胸。）

聂 菱 （急起阻止之）啊，妹妹，你不能这样！你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你总要听我相劝才好，你是死不得的呀！

春 姑 我来正是和姐姐一样，为死而来的呀。

聂 菱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都死了，谁替他传名？他的精神不是一点也不能流传出去，使天下后世的人知道感奋吗？妹妹，还有呢，你应该还要想到你妈妈。她一个人留在濮阳，孤寂得可怜呢。……

春 姑 姐姐，你是希望我活着回去的吗？

聂 菱 是的，我是希望你这样的呀。第一，我希望你留着不死，把我兄弟的故事传播出去，使天下后世的人晓得有我兄弟这样一位英雄，也使天下后世的暴君污吏知道儆戒。妹妹，你真是爱他时，单只这一点也就值得你隐忍着回去的呢。

春 姑 默默向前方移动，时而瞥视聂政，表示无限的伤心。

聂 菱 （已从春 姑 后侧绕下平坛侧）其次呢，妹妹，你既是真心爱他，你也该体贴他的精神。我的弟弟，他对于我们的母亲是很孝顺的。我们的父亲死得很早，是我们的母亲把我们姐弟两人，一手一脚抚养成人。我们对于母亲的恩爱是十分感激的。

春 姑 我的母亲这一次许我来，我也是十分感激的呢。

聂 菱 所以我们就应该想想，如何去报答她才好。我的兄弟，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在外边杀死过一个人，惹得母亲忧虑了一场。后来他便改行学了屠户，一步不曾离开过母亲的身边。从前母亲还在的时候，那严仲子 早就到我们家里来请求过他，他那时拒绝了，就是因为母亲老了，不肯把身子来许给朋友。直到这回母亲死了，除了服，他才来这样为朋友死了。妹妹，你要体贴他这种孝顺的精神呢，你就是要为他死，回去等伯母过世之

后，再死也不迟呀。

- 春 姑 仍默默无语。
- 聂 菱 妹妹，你要体贴他的精神呢，你应该把他的名声传播出去。……你听我相劝吧，妹妹，你听我相劝吧。
- 春 姑 （放下决心）好吧，我就听从你的话。但你不要以为我是怕死的。（以短剑割断左手腕脉，血流喷涌）姐姐，我就听从你的话，活下去吧。
- 聂 菱 （惊愕）啊！（拥春姑于怀）你这是何苦呢！
- 春 姑 我活下去，活到我妈妈死了，我要替我哥哥姐姐报仇！我也要去刺杀那些暴君污吏！（将右手短剑高举。）
- 聂 菱 啊，你这种志向是再好也没有的。我兄弟要是知道的时候，是会怎样欢喜的呢？（释手）好，你可以走了，趁着没有人看见，你就可以走了。
- 春 姑 姐姐，那么……（已移行至台前，跪拥聂菱。）
- 聂 菱 （扶起之）那么，你就走好了。——啊，你手上的血一点也不停止，你赶快把手腕握紧些吧。
- 春 姑 （如言）姐姐，你不要关心我，可我看着你死到临头，我却要离开你走，我心里实在是难受。（复进而跪拥聂菱。）
- 聂 菱 我们是一样的难受。（扶之而起）不过我望你时常记念着你的姐姐，那你姐姐也就好象时常在你面前一样了。好，你赶快走吧！（向右翼回顾一下）那边好象有人来了。
- 春 姑 请你给我一点什么东西做做纪念。
- 聂 菱 （抽头上玉簪一只授之，发散垂）好，妹妹，你就把这只簪子拿去。这本是我母亲的遗物，可我现在快要和我母亲见面了，我望你永远记念着我。
- 春 姑 姐姐，我多谢你。（举簪在手）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纳簪入怀中。）
- 聂 菱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的盘费是快要用尽了的。（思索了一下，牵春 姑 手，一面向牌示指出）妹妹，反正是替兄弟扬名，你看那牌示上写着有一千金的赏格呢。
- 春 姑 姐姐，你的意思是要我去告发吗？
- 聂 菱 （点头）反正是替兄弟扬名，拿回家去不也可以供养妈妈？
- 春 姑 （有怨怼意）姐姐，你以为你妹妹有领受那种不义之财的意思吗？你以为你妹妹肯把哥哥拿去做买卖的吗？同是做买卖，我要学那卖唱的瞎子老人，我要把我哥哥姐姐的故事编成曲子，一路卖唱，一路走回去，我的盘费是不愁不够的呢。
- 聂 菱 （感激而拥抱之）啊，你真是我可爱的妹妹。我把一切事都拜托了你，好，你就请回去了。（释手。）
- 春 姑 姐姐，你再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吗？
- 聂 菱 没有了，请你赶快回去吧！
- 春 姑 姐姐……啊，我什么事情都听你的话呀！（再昂头向聂政尸怅望一番）那么，我就走了。（一步一回首地向左翼下。）
- 聂 菱 （捧心伫目一会，欲追踪之，忽复中止）啊，我的心痛得难耐呀！（踉跄走回尸畔，复由尸后绕至平坛之右半，俯身向尸）

二弟，二弟，你的精神已经得到传授了。你在黄泉地下当然是心满意足的吧？（稍停）可是我是不中用了。我离开了你便怎么也不能生存，我的心痛得一刻也不能忍耐了。（自怀中取出短剑一柄，以之刺胸，扑倒聂政尸上，苦闷而死。）

牌坊下挂灯适于此时熄灭。

舞台沉默。渐露微明。

卫士甲、乙复偷偷由左翼掩上窥视。卫士甲那两个鬼魂连影子都没有了。

卫士乙 我们遇着的，的确是鬼。——哦，那是什么？（指聂荃尸。）

卫士甲 （惊愕）啊，女人啦！（步上平坛）怎么！尸首不见了！

卫士乙 （畏缩地走近）那衣裳掩盖着的，不是吗？

卫士甲 （喝聂荃）喂，你这个女的是什么人呀？你伏在这儿做什么呀？（见聂荃不应，以矛柄触之，仍不动）喂，你是睡熟了吗？（又以矛柄触之。）

卫士乙 啊，有鲜血呢！（瞥见聂荃之面，仓惶欲遁）啊，鬼，鬼！

卫士甲 鬼在什么地方呀！你不要再发痴了！我看今天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呢！这个女的是死了，还有另一个男子又往哪儿去了呢？说不定，他是去邀集伙伴来打劫尸首的呀！卫士乙这可不得了！这干系怎么脱得掉？我们赶快吹起牛角来吧！

二人急吹牛角。

士长二人佩剑各领卫士一队，士长一由右翼登场，士长二由左翼登场。

士长一 怎么一回事？俺？（登坛见聂荃尸）这个女尸首是从哪儿来的？

卫士甲 （立在右侧初颇惶惑，继则情急智生，信口开河）唔，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看见偷偷地来了两个人，他们分明是想来偷这尸首。我们就和他们对杀起来。这位女的被我杀死了，还有一位男的骇跑了。

士长二 骇跑了，你们为什么不追上去？

卫士甲 我们想，他们仅仅两个人敢来偷尸，一定是不止两个人，一定有许多党羽埋伏在这城里，所以不敢追上去，才赶快吹起了牛角来。

卫士乙 还有，这位女强盗很象那位男强盗，（指聂政）他们一定是兄弟姐妹啦！

士长二人端详聂荃面相。

士长二 那天东孟之会你是在场的，你看怎样？

士长一 的确是象，把她杀死了，真可惜了。（回头叱卫士甲、乙）喂，你们为什么没有把她活捉着？还有一个又逃向哪儿去了？

卫士甲、乙面面相觑。

士长二 （严烈地）到底是打从哪一方面逃走的？

卫士甲 、乙惶惑无主，各指一方。

士长一 你这两个蠢才！两个人杀一个，还会让他逃掉了……

士长二 连逃跑的方向都不知道啦！

士长一 你们真正和人对杀过吗？

士长二 唔，我想，一定是这两个家伙，轮奸了这位女子，把她逼死了，才想出一个圈套来想脱掉干系的！你看，她穿的是亵衣，连头发都是打散了的啦。

士长一 （低头见出血迹）唔，我倒弄出一些眉目来了。（指出向左翼一带的血迹）这一路不是血迹吗？还有一个一定是向这一方面逃跑了的。

卫士乙 在此时即偷偷循血迹而下。

士长二 你安知不是那个女的带了伤走来的吗？（指聂菱尸。）

士长一 那倒值得推究。（问卫士甲）他们是从哪一边走来的？

卫士甲 （指右翼）是从这一边走来的。

士长一 那就很明白了。假使是带了伤走来的，那前面便应该有血迹，但那前面却没有啦。

士长二 你又安知不是狗血吗？

士长一 唉，这倒没有想到。

士长二 我看这事情还是他们两个弄的鬼，一定是他们强奸了她，把她逼死了，才编出这一套鬼后来骗我们的。士长一不过面孔的确是相象呢。我们不管是人是狗，跟着这血迹找去怎么样？

士长二 你不要白受他们的骗！

士长一 不过万一真是那样，倒有一千金的赏格啦！

左翼有牛角声吹来，众人正惊诧间，卫士乙一手吹牛角，一手拖着春姑之发由左手入场。后面一群男女跟随。此时春姑 面上，已惨无血色。

卫士乙 （至二士长前，将春姑投撒坛下）吓吓，我把这逃走了的一个强盗抓来了。

士长一 （叱跟随而来的群众）那些闲人来做什么！

士长二 （顾左右）赶快给我赶下去，赶下去！

诸卫士上前用矛头威吓，群众散去，但复徐徐聚集。

士长一 你是怎样把他捉着的？

卫士乙 我跟着这血迹追去。追出了城；看着他在桥边上坐着，紧紧按着他带了伤的一只手。他看见我，要想逃走也逃走不动了，我就给拉死狗一样把他拉了来。士长二唔，看你这样粗鲁，你倒还有点儿聪明啦，（向士长一）我们赶快审问他一下吧，看他的样子也快要断气了。

士长一 对，对，我们得马上审问他。（将春姑 拉起）喂，你这没王法的家伙！你们到此地来，不用说是要来偷尸首的啦。

春姑摇头。

士长一 你就想赖，也不容你赖了。我现在要审问你，你得明明白白地供认。这位杀死我们的国王和丞相的凶手，你不消说是认得的，他是哪儿的人，他叫什么名字？

春 姑 （很低抑，但却很清晰）你问他吗？他是织城深井里的聂政！

士长一

（同时失声叫出）啊，有名的大强盗！

士长二

士长一 唔，这个女的呢？

春 姑 （侧身移步登坛，见聂荃已死，不禁悲哽）这是他的姐姐聂荃。
士长一 （又回过头去）我还要问你，这女的是怎么死了的？
春 姑 （此时已登至聂政尸之左畔）她听说韩国的国王和丞相被人刺杀了，那位行刺的勇士又自己杀死了自己，并且很残酷地毁坏了自己的面容，她便想到这一定是她自己的兄弟。因为她知道，只有她的兄弟才有这样的精神，也只有她的兄弟才有这样的勇敢。今早我们走到这儿来，看见死的果然是她的兄弟，所以她自杀了。（萎靡地坐下。）

士长一 自杀了？你们不是和我们的卫士们对杀过吗？

春 姑 （摇头）没有那么一回事。

士长二 （向卫士甲、乙）哼哼，你这两个家伙！

士长一 （继续审问）你手上又怎样受了伤呢？

春 姑 这也是我自己割来表示我自己的心迹的。可我没有想到在这手腕上割了这一下，竟使我这样衰弱得没有一点力气了。（掩伏在聂政尸上。）

士长一 那么我再问你：聂政为什么要刺杀我们的国王和丞相呢？

春 姑 （又稍稍振作起来）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国王和丞相的罪恶吗？（略停）你们假如知道韩国的人为什么穷得来只能够吃点豆饭、藿羹，年年都受着内忧外患，那你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杀你们的国王和丞相了。本来你们韩、赵、魏三家是不应该把晋国分割了的。分割了，便削弱了抵御秦国的力量。野蛮横暴的秦国便年年侵犯你们，年年侵犯关东诸侯。你们和关东诸侯，那赵国、魏国、齐国、燕国、楚国，是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秦国的侵略。可是，你们的国王和丞相都不肯这样做，偏偏要主张同列国分开，依靠秦国，这就是这位烈士要杀死你们的国王和丞相的缘故了。（又略停）因此，你们应该知道：这位英雄正是为国除害，为民除奸，他的死是为我们大家呀！（渐渐衰弱下去）你们假如是有良心的人，就应该把这位英雄和这位烈女的尸首，抬到那儿清静的山上去掩埋了吧。要这样方才对得住他们，对得住你们自己啊。（又掩伏在聂政尸上。）

士长一 哼，你们讲的话总是这一套啦，好象是从一本书本儿上背下来的。我可不管你这些，我倒要问你：你来又是干什么的啦？

春 姑 （十分低抑）我来呀，就是为的要向你们说出这番话。

士长一 哼哼，为了要说这几句反叛的话，值得你千里迢迢来送死吗？

春 姑 向你们介绍一位真正的英雄，原是值得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呵！（振奋）假使这位英雄，从此以后便能流芳千古，成为我们中华男儿最好的榜样，那我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什么！

士长一 （回顾士长二）这家伙怕一定也是个女的，可是人倒很倔强。总之我们多谢了他一千金的赏格啦。啊，哈哈……士长二（在平坛右前隅）啊，哈哈……

春 姑 （痛愤欲绝）啊，人的良心何在呀！（勉强撑持，伸向聂荃）姐姐，姐姐，我辜负了你，我辜负了你……

此时卫士及群众颇呈动摇之势。

卫士甲、乙已移至平坛之后，交互接耳，有所商议。

士长一 （俯身将春姑拉起，复掷下）喂，怎么样啦？俺，你叫什么名字啦？

春 姑 （再撑扎一番，伸向聂政面侧）我可爱的……英雄呀！……哥哥……（掩伏聂政肩头。）

士长一 （如前）喂，怎么样啦？你哥哥长哥哥短的，你是他的兄弟吗？……俺？你是他的变童吗？……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又将春姑拉起。）

春 姑 （极低抑地）我是……濮阳……酒店……（“酒店”二字声最低抑，几不可辨，语犹未尽，气绝，倒下。）

士长一 怎么啦？你是“仆阳坚”？你是他的仆人，姓“阳”名“坚”的吗？喂，喂，怎么啦？（再拉起春 姑 ，见已死去，回向士长二）吓吓，这家伙断了气了。

士长二 好在我们都已经问清爽了啦。还有我看这家伙一定是个女的，声音举动，一切都可疑。说不定他身上还有些什么秘密的东西，我们搜查看。

士长一 对。（向卫士们）来呀，你们走两上来搜查他！

此时卫士及群众中之动摇愈甚，无人应命。

士长二 唉，你们都呆了吗？让我们自己动手。

士长一 对，我们自己动手。

二人共向春姑怀中搜索。

士长一 （取出短剑）有一只匕首。

士长二 （搜出玉簪来）一只玉簪！喂，这家伙断然是女的。士长一 一点也不错。（把春姑胸襟袒开，露出下面的女装）你看，她这里面不全是女人的衣裳吗？

士长二 （狂笑）啊，哈哈……才是一位怪家伙！

士长一 （狂笑）啊，哈哈……

此时甲、乙二卫士各从二士长身后，以长矛刺其背。卫士甲刺士长一，卫士乙刺士长二。

卫士甲

卫士乙

（同时叫出）我们杀死这些没良心的狗官呀！

二士长欲拔剑抵御，但已不能支持，分别倒地。其余卫士及群众均响应，簇拥而前。

卫士甲 （站在坛上，左前隅）啊啊，这位姑娘说的话是多么动人呀！

卫士乙 （站在平坛第二段右前隅）他们三位的良心是多么动人呀！

卫士甲 他们是为我们死的。

卫士乙 他们是不应该白死的。

卫士甲 他们要我们同列国联合起来，抵御秦国。

卫士乙 是的，我们要联合起来抵御秦国！

卫士甲 大家听见的啦，年青的姑娘告诉我们，有良心的应该把这些好人的尸首抬到清静的山上去。

卫士乙 是的，我们是有良心的，我们要把他们抬到山上去！卫士甲踏着他们的血迹，抬到山上去！

卫士乙 抬到山上去！

群众（同时响应） 抬到山上去！

卫士与市民之群同时动手，分别将三人尸首扛上肩头，向牌坊走去。聂政在正中，聂荃在右，春姑在左。舞台背景一片红光，表示太阳已经上升。

——全体合唱声中闭幕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中华需要自由，
中华需要自由！
如狼似虎的恣睢暴戾，
要吞蚀赤县神州。
人们反勇于私斗，
而怯于公仇。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中华需要兄弟，
中华需要兄弟，
去破灭那奴隶的枷锁，
把主人翁们唤起。
快快团结一致，
高举起解放的大旗！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同歌在闭幕后，仍反复歌唱，酌量情形，可反复唱至三遍以上。

1941年12月23日整理毕

（1942年7月重庆作家书屋初版）

附 录

我怎样写《棠棣之花》

真没有想出《棠棣之花》在最近竟被搬上了舞台，而且大受欢迎。我知

道这一多半是靠着导演、演员、音乐、舞蹈及一切前后台工作人员诸君的力量，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因这一演出的成功，使我发生了好些回忆并接受了好些问题，我感觉着有加以叙述和解答的必要。

我对于聂荃和聂政姐弟这个故事发生同情，是很小时候的事，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史记》的《刺客列传》，特别关于聂政的一部分，在旧时的古文读本上，大抵都是选录的。凡读过这故事的人，我相信没有不同情他们俩的。这是从前和荆轲刺秦，专诸刺僚，差不多是成为了民间故事，虽然现在和一般年青的朋友稍稍疏远了。

我起心把这故事戏剧化是在一九二一年的春天。我约略记得是把《湘累》和《女神之再生》写完之后，开始执笔的。那时候我还在日本留学，是九州医科大学的二年生。我读过了些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歌德等的剧作，不消说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想来从事史剧或诗剧的尝试的。

我起初的计划是想写成十幕、便是《屠狗》、《别墓》、《邂逅》、《密谋》、《行刺》、《诀夫》、《误会》、《闻耗》、《哭尸》、《表扬》。完全根据《刺客列传》，从严仲子访问起，写到聂政声名表露为止。

依据《史记》，聂荃是嫁了人的。在聂荃哭尸时有这样的几句话：“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故尔我准备有《诀夫》的一幕，我是想写出聂荃想去追踪她的兄弟，而她的丈夫（作为一位商人）不肯，因而遂致乖离决裂。但我又参考《战国策》（卷二十七，《韩策》二），这同一的故事明明为《史记》所根据的，却没有嫁夫这一段话！这当然是司马迁的画蛇添足。聂荃是以不嫁夫为更美满。因此，我的计划便中途生了变革。

本来我的前五幕已经是约略写好了的，经这一番变革便停顿了下来。同时我又感觉着第一幕与其它九幕相隔三年多，时间上不统一；而且前五幕主要写聂政，后五幕主要写聂荃，人物上也不统一；于是便索性把写成十幕的计划，完全抛弃了。写成了的五幕中第二幕和第三幕觉得很有诗趣，未能割爱，在一九二一年的十月十日《时事新报》的《学灯》增刊上把第二幕发表了。后来被收在《女神》里面。又在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把第三幕发表了。这两幕便被保存了下来，其它都完全毁弃了，一个字也没有留存。

直到“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那时我在上海，而且就在惨案发生的那一天，我在南京路先施公司的楼上，亲眼看见一些英国巡捕和印度巡捕飞扬跋扈，弹压行人的暴状。这又把我的创作欲触发了，我便费了十天左右的工夫写成了《聂荃》（即现在的《棠棣之花》的最后两幕）。写成后，上海美专学生要慰劳罢工工友，曾经把它演出过，演了两场。这个独立的两幕剧，后来我把它收进了《三个叛逆的女性》里面，还附载有一篇关于演出当时的情形叙述。

北伐那年的四月，广州在何香凝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剧社却把《聂荃》和以前发表过的两幕合并起来，作为四幕剧的《棠棣之花》演出过。那是有点不合理的，因为那样的凑合使第二幕和第三幕完全是一个景，假如作为一幕的两场在结构上也够累赘。但就是那样的演出时也公然得到了相当的好评。

《棠棣之花》作为五幕剧的现有形态是四年前“八·一三”战役发生以后，而且是上海成为孤岛以后的事。上海成为了孤岛，有一个时期我住在租

界上的一位朋友的家里，因为工作不能做，而且不便轻易外出，于是便想起了把《棠棣之花》来作一个通盘的整理。加了一个行刺的第三幕，把以前割弃了的两幕恢复，就这样便使《聂荃》扩大了。

以上是写作经过的大略。在这一次的上演上又曾经加了一番增改，特别是第二幕的后半，和第三幕的增加一场，使剧情更加有了些变化，而各个人物的性格也比较更加突出了。把二幕的单纯的“食客”演化为韩山坚，作为聂政的向导，过渡到第三幕，这个并未前定的偶然生出的着想，真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讲到《棠棣之花》的故事，在从前我自己是曾经相当考证过的。我主要的是参合着《战国策》、《竹书纪年》和《史记》这三项资料，并没有纯粹依据《史记》。《史记》这部书在保存中国的古史上，固然是极有光辉的典籍，但它本身实在有不少的瑕疵。这些瑕疵，有些是出于司马迁存心润色，例如上面已经说到的聂荃已嫁夫之类，有些是出于他的疏忽。在这个故事里面便有由于他的疏忽而弄错了的证据。

根据《战国策》，明明说聂政受着严仲子的请托，到东孟之会“直入上阶；刺韩傀（即侠累），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又《韩策三》也有“东孟之会，是政阳坚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的话，可见聂政行刺是在哀侯时，而行刺时是把君相同时刺死了。

但在《史记》是怎样呢？《刺客列传》上本说“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隙。”足见聂政行刺明明是哀侯时事，可是他把“兼中哀侯”的一点删掉了，而在《韩世家》里面又写着“列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据《集解》所引“徐广曰六年救鲁也”，可知“三年”必系“六年”之误）。同是一事，一面写在哀侯时代，一面又写在列侯时代，这已经是矛盾。

列侯十三年卒，其子文侯立。文侯十年卒，其子哀侯立。（《史记》是把哀侯作为列侯之孙，其实这也是错误，依《纪年》与《世本》只是父子关系。）哀侯六年又写着“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这又把一件事化而为两件事了。

这些，我看，完全是出于司马迁的疏忽。可就因他这一疏忽，便以讹传讹，后来的所谓正史多把这件事分化成两件而叙列着。

战国时代的史事，讹误最多，《战国策》本是由零星的篇简集成的书，文字亦多脱误。例如上面已举出的“聂政阳坚刺相兼君”的一段，那原文就很难懂，我把它抄录在下边吧：

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立以为郑君。韩氏之众无不听令者，则许异为之先也。是故哀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而韩氏之尊许异也，犹其尊哀侯也。……

这怎么也是不通的文字，许异已经把哀侯蹴死了，而又“立以为郑君”，这断然是有错误。

《竹书纪年》这部书是很可宝贵的。它本来是在晋太康年间出土的魏国的国史，但可惜这书散佚了，现存的是明朝的人所伪撰的。好在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时时引到它，替我们保存了好些宝贵的资料。例如在《韩世家》的“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下，便引《纪年》云：

晋桓公邑哀侯于郑，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韩若山立。

韩若山不用说就是懿侯了。根据这些，我们可以知道，《战国策》那段不通的文字是应该增改如下的：

东孟之会，聂政阳竖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立其子（若山）以为郑君。韩氏之众无不听令者，则许异为之先也。是故懿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而韩氏之尊许异也，犹其尊哀侯也。……

为什么韩侯称“郑君”，根据《纪年》便可以理解，我在剧本中写的“韩城”就是指的郑邑，这是现今河南的新郑，由濮阳至此，昼夜兼程，两三天是可以到的。

有的人站在纯粹历史家的立场，说阳竖、韩山竖、韩严应该是一个人，而且应该就是严仲子严遂。不错，有些近是。但在《战国策·西周策》中又有“严氏为贼而阳竖与焉”的话，这“阳竖”必然是阳竖的错误，可证阳竖和严遂是判然两个人。假使让我也发挥些考据家的伎俩，我想阳竖和山竖倒会是一个人，而且山竖的“山”字恐怕是“由”字的形近而误，由与阳音相近，既系双声且近于阴阳对转。不过我在本剧的人物配置上更发挥了一点创作上的自由，我把韩山竖和阳竖是分化成为两个人的。从酒家女临死时的“濮阳酒店……”讹听成为“仆——阳竖”，点出了阳竖的虚名，而以酒家女顶代。又把韩山竖作为严仲子的心腹，表现成为暗中活跃的志士。还有许异一名本来也可以利用，因为《战国策》那篇文字错落难明，而且“许异”我疑心就是“遂”字的音变（犹如“侠累”亦称为“傀”），也就是严遂，所以我结局把他抛弃了。

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这种初步的原则，是用不着阐述的。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

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是愈难于考证的。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假使以绝对的写实为理想，则艺术部门中的绘画雕塑早就该毁灭，因为已经有照相术发明了。

我在这些认识之下，不仅在人物的配置上取得了相当的自由，如无中生有地造出了酒家母女、冶游男女、盲叟父女、士长、卫士之群，特别在言唱歌咏等上我是取得了更大的自由的。我让剧中人说出了和现代不甚出入的口语，让聂荃唱出了五言诗，游女等唱出了白话诗。这些假使要从纯正历史家的立场来指摘，都是不合理的。

大概历史剧的用语，特别是其中的语汇，以古今能够共通的最为理想。古语不通于今的非万不得已不能用，用时还须在口头或形象上加以解释。今语为古所无的则断断乎不能用，用了只是成为文明戏或滑稽戏而已。例如在战国时打仗，你说他们使用飞机、坦克、毒瓦斯，古代中国人口中说出了“古得貌宁，好都幽都”（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那实在是滑稽透顶的事。

《棠棣之花》的政治气氛是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这不用说是参合了一些主观的见解进去的。望合厌分是民国以来共同的希望，也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的历代人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是古今共通的东西，我们可以据今推古，亦正可以借古鉴今，所以这样的参合我并不感其突兀。据《史记》，严仲子与侠累的关系只说了“有隙”两个字，这实在不够味。到底是谁曲谁直我们都无从知道，只是有点私仇而已，这实在是不够味。《战国策》要周

到些，揭出了“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的这些事实。我们据此可以知道严遂是站在公正的一面，而且性格相当直率，侠累则不免是怙过拒谏，跋扈飞扬。但是严遂所议的是什么，所指摘的是什么，这里也没有说出。为要增加严仲子的正直性，同时也是增加聂政姐弟的侠义性，我把三家分晋的事情联合上，因为，韩、赵、魏三家实际上把晋国分裂了的，就在韩哀侯元年，严仲子要“政议直指”，正可为绝好的题材，而且也是应该有的。

严仲子避居在濮阳，这在古代相传为“淫风流行”的地方，所讲桑间濮上的情景，我们读读《国风》的“期我乎桑中，邀我乎上宫”和“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的那些诗，是不难想象的。为要构成那种气氛，所以我在第二幕和第四幕中插入了冶游男女的歌唱。在这番构成上，日本的风俗也帮助了我，日本人在樱花开放的时节，那种举国若狂的情形，实在是有些原始的风味。剧中所插入的那首“春桃一片花如海”的歌，事实上是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在博多的西公园看樱花时做的；只是原诗是“春樱”，在插入剧本时，我把“樱”字改成了“桃”字罢了。这些经历，当然只有作者自己知道。总之我是尽量在想托出古代的现实。

三年之丧的制度本来是创制于儒家，就在比聂政更迟的孟子时代，在一般的上层阶级都还没有行过。例如孟子叙滕文公行三年之丧，便遭了滕国的父兄百官反对，他们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我在剧中却让聂政姐弟服了三年丧，这儿是有些问题的。《史记》和《战国策》上本都有“聂政母死，既葬，除服”的话，但所“除”的“服”不必一定就是三年的丧服，而且两种书都是后人的追记，并不必一定绝对可靠。尤其聂政是游侠之徒，侠与儒在精神上不相容，让聂政来行儒家的三年之丧，觉得有点不合理。这层意思，我自己在前没有考虑到，是几天前周恩来先生向我指出的，我感谢他这个非常宝贵的意见，本来很想根据这个意见把剧本修改一遍，但要牵连到歌词，牵连到几乎全剧的情调，我也就只好踌躇下来了。好在聂政原是孝子，母死之后经历三年余哀方尽，也多少可以衬出他的孝心。对于并无真正的史实概念的一般观众怕反而可以增加效果。因为在一般观众心中，三年之丧还是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假使聂政母葬即行，恐不必会被认为义侠，而反被认为忤逆。又例如《离骚》里有女须谏屈原的一段，女须在前多被认为屈原的姐姐，这已成为一般的定论；但也有的认为是妹子的（郑玄），有的认为是贱妾的（朱熹），经我的考证觉得是相当年青的爱人。假如我们要把屈原搬上舞台的时候，是把女须写成爱人的好，还是写成姐姐的好呢？我目前正为这事情考虑。我感觉着恐怕以写成姐姐的更加方便。写成姐姐，再配上一位年青的侍女上去，使她对于屈原发生情愫，恐反而会增加效果吧。考据和创作，看来毕竟是两条不必一定平行的路。

1941年12月9日

《棠棣之花》的故事（备演出时用）

这故事出在纪元前三七一年。那时候在中国是战国时代。潼关以东六个强国：韩、赵、魏、燕、齐、楚。潼关以西一个强国，便是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称为“战国七雄”。

秦国最强，有逐渐吞灭关东诸侯的形势，因此在关东诸侯方面，政治上的主张便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联合抗秦，另一派主张亲秦。

这戏剧是抗秦派和亲秦派斗争中的一个插曲。

故事是出在韩国。韩国和赵、魏两国本来都是晋国的家臣，但就在纪元前三七六年，三家把晋国分裂了，成为了三个独立国。

在这时韩国的君长是韩哀侯，他的丞相侠累便是主张三家分晋，并且倾向于亲秦的，侠累的政敌严仲子却反对三家分晋，并主张联合诸侯一致抗秦。严仲子因斗争失败，便只好到国外濮阳地方亡命，但他始终想除去侠累，破坏他的亲秦的阴谋。

齐国的轺城深井里有一位青年侠客名叫聂政，他很有勇名而又重义气，也是一位抗秦派，他隐居在屠狗生活中，和他一位孪生的姐姐聂荃，侍奉着他们的老母。

严仲子有一次亲自来拜访他，意思是要他出来活动，解除中原的祸患。但聂政不忍离开他的母亲，便谢绝了。

不久他的母亲死了，又服满了三年之丧，聂政有一天晚上便和他的姐姐去拜别母亲的坟墓，要独自往濮阳地方去探访严仲子。

走到濮阳桥，适逢其会，严仲子和他的同志韩山坚，正在桥头一座酒家里饮酒，严仲子在这时才把他和侠累的往事，明白地告诉了聂政，并且还告诉了一个消息，便是侠累就在这几天之内，要和秦国的使臣在东孟地方相会。秦国是想诱引韩国，共同去讨伐魏国，并允许侠累如把魏国打下了，要封他为魏国的国君。这消息就是由韩山坚探听来的，他本是韩哀侯的侍从长，探得了侠累的阴谋，特地到濮阳来，和严仲子商量对策。

就这样，聂政便自愿到东孟之会去行刺。由韩山坚做向导，准备在东孟会上，扮着秦使的跟随去杀侠累。

酒家的主人是一母一女，女儿名叫春姑，年仅十七八，但认识很清楚，志向也远大。她见着聂政年少英俊，慷慨尚义，便一见倾心。当聂政临行的时候，她折了一枝桃花赠别，以表自己的倾慕之意。

聂政与韩山坚去后，在东孟会上，照着预定计划，将侠累与韩哀侯一并刺杀了。韩山坚当场遇害，聂政亦自杀，但在自杀之前彻底毁坏了自己的面容。因此韩国便无人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便暴尸于韩市，悬着千金的重赏，征求他的姓名和籍贯。

聂政姐姐聂荃，因为是孪生的姐弟，面貌颇相象，她在他兄弟去后，也女扮男装来追踪他的兄弟，同样走到了濮阳桥，为酒家母所误认，被邀引进酒店里息脚。经解释，算确切探知聂政在几天前路过此地往韩城去了。

就在这息脚的时候，有一位盲目的老人带着一位幼女走来，他们是由韩城走来的流浪歌者，在酒店前唱了歌之后，由盲叟口中讲出了东孟之会的新闻。聂荃听得刺客毁了面容自杀了，便放声痛哭，大呼这一定是她的兄弟聂政！因为他们姐弟相象，聂政不愿连累了他的姐姐，便隐了姓名，毁了面容，以免人认出，去残害他的姐姐。但这聂荃却是一位凛烈的女性，她并不怕死，她甘愿冒生命的危险，挺身赴韩市，去认明她兄弟的遗尸，传播他的侠情义气。

酒家女知道她心上的爱人已经自杀，也自愿女扮男装，随着聂荃赴韩市。

聂荃与春姑既到韩市，见死者果是聂政。她们临尸痛哭，把聂政的声名传播了出来，也先后在聂政尸旁自杀了。

孔雀胆

人物表

大理总管段功——年四十岁，后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梁王巴匝拉瓦尔密——年六十岁，云南行省之首长。
王妃忽的斤——年三十岁，阿盖之晚母。
王女阿盖公主——年二十岁，后为段功之妻。
王子穆哥——年十三岁，忽的斤所生。
参政车力特穆尔——年三十五岁，后为云南行省丞相。
大理员外杨渊海——年五十岁，段功之友，后为云南行省参知政事。
侍医铁知院和尚——年五十岁。
建昌阿黎——年十九岁，建昌酋长之子，为段功所宠爱。
羌奴——年十二岁，段功之女，段功前妻高氏所生。
段宝——年十一岁，段功之子，段功前妻高氏所生。
施继宗——女，年十五岁，阿盖公主之侍女。
施继秀——女，年十三岁，阿盖公主之侍女。
廷臣观音保、驴儿达德、矢拉、苏成，年均四十岁上下。
番将、卫士、宫女各若干人。
婴儿王子一个，初仅满月，后已七个月。

第一幕通济桥畔劳军

右侧现桥头一座，前手有一碑题“通济桥”三字。桥下为盘龙江之支流，岸边有石栏杆环护，向左绕去，隐没于左手一带黄色围墙之后。围墙前手有山门一道，斜向，额题“觉照寺”三字。门前有石阶数段，阶之左右有石制骆驼卧像各一。正面，门之右侧有山神祠一座。左前方有大柏树一株，有圆形石坛围护其根。

三月初旬时分，桃李花盛开，墙头有红白花枝露出。

幕开，右手远远有一阵军号之声。阿盖公主领施继宗、施继秀二侍女，兴致冲冲地由寺门跑出。阿盖年二十许，着蒙古少女装，手中持芍药花一簇。施继宗、施继秀着汉装，施继宗年十五，施继秀年十三。三人在阶上伫立，张望一会。

施继秀 好一大队人马呢！一定是摩呵罗嵯段总管到了！

阿 盖 不会的吧，爸爸都还没有来啦。

施继秀 我要到桥那边去看看，我猜想一定是大总管到了。（匆忙向桥头跑去，由桥上下场。）

阿 盖 下阶，施继宗随之，步至后手（即右侧）骆驼石像侧。

阿 盖 我们就在这骆驼背上坐着看吧，你坐在那边。

施继宗 扶阿盖，横坐驼峰间，退至前手之驼背相向坐。

军号之声愈近，施继秀由桥头跑出。

施继秀 （喘息着）我看得很清楚，一定是段总管回来了。阿盖与施继宗自驼背下。

阿 盖 你怎么会断定是他？

施继秀 我看见一大队由前方回来的队伍啦，后面有一员大将骑在一匹高大的白马上，披着一件白色的披风，就跟生在马背上的一样，辨不出是人还是马。而且……

施继宗 啊，那恐怕真是摩呵罗嵯啦。

施继秀 后面还有一个人骑在马上跟着，打着一面白色的大旗，上面绣着红字……

施继宗 你看出是“段”字吗？

施继秀 在风里招展着，看不大清楚，看来好象是“段”字。

阿 盖 那么，一定是摩呵罗嵯了。我爸爸到现在都还没有来，这怎么好呢？

施继宗 是的啦，原说是要在这儿迎接段总管的。

施继秀 不过王妃和公主都在这儿，段总管一定会高兴的。我要进里面去禀报

王 妃 去！（匆忙跑入寺内。）

阿 盖 爸爸上了年纪，做事总不够敏捷。想这一次摩呵罗嵯对于我们梁国，真是重生父母啦。

施继宗 真的，要是没有他，我们怕连性命都没有了。

阿 盖 可不是吗？我们不是差不多都跳进滇池里面去了吗？你想，那明玉珍的兵，就跟潮水一样涌到了我们云南来，一直涌到了这儿的金马山，我们的文武官员净都逃跑了，假使没有段总管从大理带领了他的子弟兵来，我们还能够得救吗？他一来，便把这股潮水给挡住了，而且他一直追赶前去，听说追到了七里关的啦。

施继宗 公主，你看见过段总管没有？

阿 盖 好几年前他来跟爸爸祝寿，我看见过他一次。

施继宗 他是怎么样子的人啦？

阿 盖 我们皇祖成吉思汗的像，你是看见过的吗？

施继宗 喏，王宫里不是有？

阿 盖 是的，我看他就有点象我们皇祖成吉思汗。

施继宗 他有那么大的年纪吗？

阿 盖 不，他要年青得多啦。

施继宗 他有多大年纪了？

阿 盖 算起来，现在怕有四十岁左右了吧！

施继宗 听说他的夫人在两年前过了世啦。

阿 盖 （警觉）你听，妈妈他们好象快要出来了。

王子穆哥由寺中唱出，着蒙古装，年十二三岁。

穆 哥 （唱）好个摩呵罗嵯段总管！
哟噫，哟噫，哟！
光辉普照锦浪十八川，
哟噫，哟噫，哟！
生擒红巾明二回云南，
哟噫，哟噫，哟！
南家蛮子不敢再造反，
哟噫，哟噫，哟！
（在门阶上向阿盖与施继宗即行发问）真是段总管回来了吗，姐姐？

阿 盖 还不知道啦。你听，那军号又吹起来了。

军号之声复起，其声甚近，继之有人马杂沓声。

- 穆 哥 跑至桥头瞻望，
阿 盖 与施继宗亦呈紧张之色。
王 妃 忽的斤自寺门走出，有二宫女相随，三人均着蒙古装。宫女之一怀抱一个满月的小王子。忽的斤年约三十，其装特华贵，头上着一高帽，颇类筩豆之形，高约尺许，上嵌珠宝，色彩绮丽（参看《元后像册》）。施继秀随其后。
王 妃 立于门阶上，宫女甲、乙分侍于门之两侧。
阿 盖 与施继宗侧身向之，俯首敬礼。
穆 哥 （自桥头张皇跑来）啊，来了，来了。
王 妃 穆哥，是不是摩呵罗嵯啦？你看清楚了？
穆 哥 （奔至其母之侧）是他，是他，我看一定是他。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大披风，头上打着一个白色的包头，还有一个英雄结子，完全跟保罗那样。我看见他从一匹白马上跨下来了，他们向这儿走来了。
王 妃 就只他一个人吗？
穆 哥 有很多的人，都扎在路边上的，前面只有两个兵引着他来王妃（自语地）
车力特穆尔 是跟段功追去的，怎么只是段功一个人回来呢？这可奇怪了。你爸爸又还没有来，今天对于段功不免是有点冷落了。
穆 哥 妈，有你在儿啦。还有姐姐和我也可以招待他的。
王 妃 好，你们不要说话！你们都好好生静静地站着，我看见他的卫兵都走上了那边的桥头了。（向桥头走去）我要去迎接他，使他感受着我们对于他的光宠。（步下门阶。）
穆 哥 妈，我要跟你去。
王 妃 好的。
二人向桥头步去，在舞台正中处站立，施继秀轻轻地步至阿盖身旁。
卫兵二人 出现于桥头，见王妃即屈左膝敬礼。
卫兵二人 向王妃殿下敬礼！
王 妃 （略略颌之，以手指挥）你们辛苦了。各自执行你们的职务，不必拘礼。卫兵二人谢恩。（起立，步下桥头，侍立于两侧。）
参政车力特穆尔出现于桥头，白包头、白披风，脚着芒鞋。披风下露出戎装，佩大刀一柄。见王妃即行礼。
车力特穆尔 车力特穆尔请安！
王 妃 （笑出）啊哈，原来才是你呀。他们都说是段总管啦。
车力特穆尔 （一面由桥头步下）段总管还要后一步，他也很快就要到了。刚才我在路上遇见了国王殿下，他一直赶上前面欢迎他去了。
王 妃 难怪得。我们在这儿净等他，老是不见他来。车力特穆尔，你这一次的功劳可不小啦。听说你亲自把明二都活捉着了。
车力特穆尔 可是这事情还有点麻烦，段功说他不是明二。
王 妃 不是明二？不是来侵犯我们云南的那员大将吗？
车力特穆尔 唉，段总管说他不是。他还说他是建昌的保罗酋长的儿子

阿黎咧。

王 妃 哦，可是国王已经给你们奏上燕京去了。论功行赏，封你为云南行中书省的丞相，段功为平章政事。我倒要向你贺喜啦。

车力特穆尔 多荷国王和王妃的栽培，不过恐怕段功不会心服的。

王 妃 那也没有什么，只要朝廷谕旨下来，任何人都不能够违抗的。我倒很奇怪，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

车力特穆尔 我这是学的段功啦，完全变成傣罗了。啊哈哈哈哈哈。不过这样的装束，在行军中倒很方便。（向阿盖）啊，阿盖公主，你抱了那么一簇鲜花！可是送给我的吗？

阿 盖 对不住，我是准备送给那认真把敌人赶走了的人。

车力特穆尔 吓吓，你是准备送给段功的啦，是不是？也好，我倒不稀罕这些一晚上就会凋谢了的芍药花，我倒希望你这朵起死回生的押不卢花啦。吓吓吓吓。

阿 盖 侧目鄙视之。

王 妃 （呈愠色）车力特穆尔，你怎的在我面前放肆？

车力特穆尔 吓吓，岂敢，岂敢。不过我实在是诚心诚意地想做你的女媚啦。

王 妃 你少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不过我看你也怕劳顿了。我们到庙里去休息休息一下吧。

车力特穆尔 是，是，遵命。（指宫女手中所抱之小王子）这就是新添的小王子吗？

宫女是啦，刚好满月。

车力特穆尔 让我抱抱看。（接过王子）呵，可爱得很。（亲其两颊后，复将王子授还。）

王 妃 你这两名卫兵可叫他们过桥那边去等着，这儿用不着他们。

车力特穆尔 是。（命令卫士）你们过桥那边去。

卫士应命下。

王 妃 （向其余的人）阿盖，你们可以留在这儿，回头也不必来打招呼，我是自会出来的。

阿 盖 是。

王 妃 穆哥，你也留在这儿……

穆 哥 我是要留在这儿的。我还要看段总管咧。

王 妃 （向宫女甲、乙）你们两个陪我进去。

宫女甲 是。

宫女乙

王 妃 前行，车力特穆尔随后，在经过阿盖之前，侧首向之作媚态，阿盖鄙夷之。二人入门后，宫女随后。

余人初均侧身俯首目送，待王妃进门后，穆哥即以两手食指翻出左右下眼睑，伸舌作怪状。

静默有间。

穆 哥 （转过身来）哼，捉迷藏去喽。

阿 盖 （制止之）阿弟，你不要乱说！

穆 哥 我没有说什么啦，我是要你们和我捉迷藏。

阿 盖 你总是爱顽皮，妈妈晓得了，会要你的命！

穆哥 不稀罕，不稀罕，她一定要的话，我就送还她。

阿盖 （抚慰之）小弟，你听姐姐的话，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你使我够担心咧。

穆哥 好姐姐，我不这样了。你不要担心吧，好姐姐，我们来讲点别的故事。

阿盖 好的，我讲给你听，但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说妈妈的坏话，不然我就再不给你讲故事了。

穆哥 我不是说过我不说了吗？

阿盖 你要发誓，我不相信你的话。

穆哥 好，我就发誓。……

阿盖 你发誓啦。

穆哥 我要是再说，我就……被孔雀吃进肚里去！

阿盖 你真是调皮。

穆哥 好说，姐姐，她老是虐待你啦。而且……

阿盖 （急制止之）你还要说？

穆哥 她还欺负爸爸。我实在气不过。

阿盖 你老是说这样的话！好，你说，你说！我不睬你了。（生气，向桥头走去。）

穆哥 （追去，执其姐姐之衣袖）姐姐，你不说了，我不说了，你别要生气。

阿盖 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话呢？

穆哥 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话，我以后要装一个哑子。（以两手掩嘴）还要装一个瞎子。（以两手蒙眼）还要装一个聋子。（以两手蒙耳）还要装一个鼻子不通，大肿伤风。（以两手蒙鼻。）

阿盖 （嗤的一声笑出）你能够那样，真是再好也没有。

穆哥 好，好，你给我讲故事吧。只要你讲故事，我什么都肯。——哦，你听，又有军号在响了！

继闻军歌之声。所唱者乃段功所自作之军歌。

去时野火遍山赤，
凯歌回奏
梁王怏。
自冬抵此又阳春，
时物变迁今又昔。
归来草色绿茸茸，
萌芽甲折何生意！
杜鹃声里日如年，
好归去！

在军歌声中穆哥急忙跑上柏树坛上去张望，继复登上柏树的枝头。

穆哥 啊，看见了，看见了，爸爸和另外一位穿黑披风的人都下了马了。……他们被好些人簇拥着，都向这儿来了。……好多的人马呀！……有象呢，还有驼骆呢！……在后面跟着一大队。……

阿盖 （急忙回至树下）小弟，你快下来，跌倒了怎么办？

穆哥 不，我不下来，在树上好看。

阿 盖 人都来了，你何必在树上看呢？爸爸到了的时候，你来不及下来的。

穆 哥 好吧，你们站开些，我要一步跳下来。

阿 盖 要不得，你会跌着的。

施继宗、施继秀亦步至树下。

施继宗 （同时）会跌倒的啦，殿下。

施继秀

穆 哥 你们不要我下来吗？那我就不下来。——哦，他们已经上了桥了。爸爸是走在前头，后面跟着那位穿黑披风，打黑包头的大汉。一嘴都是胡子啦。啊，真象皇祖成吉思汗！那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开始唱出）

好个摩呵罗嵯段总管！

哟噫，哟噫，哟！

光辉普照锦浪十八川，

哟噫，哟噫，哟！

生擒红巾明二回云南，

哟噫，哟噫，哟！

南家蛮子不敢再造反，

哟噫，哟噫，哟！

三人在树下甚呈焦灼之态，一面顾虑着穆哥，一面又关心着桥上的来人。但在

穆 哥 唱歌声中，梁王与段功已步出桥头。梁王年六十，须发皆斑白，其装束与忽必烈遗像相似。段功如穆哥所述，因在军中日久，胡须蓬生。左耳着一大耳环。披风之下戎装佩剑。腿部有护甲，脚着芒鞋，状甚英武。其后尚有段功部下杨渊海及梁王侍臣驴儿达德、观音保、矢拉与警卫等相随。

阿 盖 （惶急）爸爸他们都来了！

梁 王 （站在桥头）你们在那儿唱歌吗？

阿 盖 小弟爬到树上去了。……

穆 哥 我要跳下来。

梁 王 那可要不得，弄得不好，会把脚跌断。（回顾）你们哪一个去把他接下来吧！

段 功 （匆促向树下走去，甚为爽飒）王子，我段功来接你下来！

穆 哥 好啊，我真高兴。

段功在树下张开两臂，穆哥跃入其怀中，紧抱其颈。段功抱之至舞台中部。

梁 王 （笑容可掬）看见你们这样的情景，连天上的太阳都要笑出眼泪来了呵。

穆 哥 ，你赶快下来。

穆 哥 啊，我真高兴，我还要摩呵罗嵯抱我一会。

梁 王 （缓步下桥）你不要太纠缠了，段总管在路上很辛苦了，我要让他休息休息一下。

穆 哥 好的，好的，我不再胡闹了。

段功将王子放下。

梁 王 段总管，我这个小儿，你五年前是看见过的。你看，他是长得更顽皮了，是不是？

段 功 穆哥王子，真是天真活泼，可爱得很。

余人陆续下桥，侍立于桥之两侧适当地位。

梁 王 （指阿盖）还有我这个女儿，你也是看见过的，她也长得这样大了。

段 功 这就是阿盖公主吗？（准备行礼。）

梁 王 （向阿盖）阿盖，你们怎么不先向段总管行礼啦？都呆了吗？

阿 盖 忙将手中芍药递予施继秀，向段功行礼，段功同时答礼。

穆 哥 摩呵罗嵯，我也向你敬礼啦。（行礼。）

段 功 （答礼）啊，王子，你真活泼，你将来一定要成为拔都大元帅第二的。

穆 哥 嗯，摩呵罗嵯，你还不知道呢，我的姐姐说你象我们的皇祖成吉思汗。

阿 盖 （略带羞涩）小弟，你！

梁 王 （笑）哦，这一说，倒是真象，真象，不仅面貌象，连精神也象啦。

段 功 那会折我的福了。

穆 哥 嗯，我还要告诉你啦，我姐姐的那把芍药花，你猜，是要送给什么人的？

阿 盖 （目之）小弟！

穆 哥 暖哟，暖哟，姐姐，你既折了来要送给段总管，又怕什么呢？继秀，你拿给我！（从施继秀手中受花）我来代替姐姐献花。（向段功献花。）

段 功 （略略踌躇）真是公主要送我的吗？

阿 盖 （羞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表示敬意的。

段 功 （受花）啊，那我真是光荣得很。我很感激，我很多谢。（再向阿盖行礼，阿盖亦回礼。）

梁 王 （甚为高兴）阿盖，你这项礼物，倒比我所想到的礼物更有意思啦。段功，你这一次的功劳真是大到无以复加，我们实在想不到什么适当的礼物来报酬你。你把我们梁国救了，把我们一家人救了。你是我们云南人的重生父母，我就把全部云南送给你，都觉得太轻微了，没有你的功劳万分之一的重。我虽然奏明了朝廷，拜你为平章政事，但那样的官职，比起你的功劳来，真是只有芝麻大点啦。

段 功 殿下，你太把我夸奖了。

梁 王 不，我实在嫌我的嘴生得太少，又嫌我的年纪活得太老。假如我有得一千张一万张的嘴，假如我能活得一千年一万年的寿命，我要时时刻刻象诵经一样，称颂你的功德。

段 功 殿下，殿下的寿数是万年无疆的，不过殿下对于我的褒奖是太隆重了，我怕我的背脊骨就要折断了。其实这一次的胜利，并不是我段功的功劳，而是云南老百姓的功劳。没有老百姓的帮助，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的。云南的老百姓起初是很欢迎明二

的，假使明二能够象他们在四川境内一样，不乱抢，不乱杀，不失掉云南的民心，我要直愾他说：连我都是要拥护他的啦。

梁王 是的，你说得很好。我现在要唐突地问你一句啦，段功。

段功 大王有什么咨询，我是知无不言的。

梁王 没有别的，我只想问问你的家事。听说你的夫人已经过世，是真的吗？

段功 是，拙荆高氏已经过世三年了。

梁王 你怎么还不续弦咧？是不是已经有了聘定呢？

段功 还不曾考虑到。因为拙荆高氏留下了一儿、一女，长女羌奴已经满了十二岁，儿子段宝也快十一岁了。为了一对儿女，我不很希望使他们再失掉一次母亲。

梁王 你这意思是……

段功 照一般的经验说来，凡是做晚母的人是不容易称职的。

梁王 哦，我明白了。假使有得一位贤淑的女子，能够使你的儿女感觉着就和自己的亲生的母亲一样，那你便会续弦，是不是？

段功 大王你思虑得很周到。

梁王 这事情我是很有经验的：因为我正是一个过来人啦。不过我还要冒昧地问你一句。

段功 请大王不要顾虑。

梁王 你觉得我的女儿的性情怎样？

段功 准备回答，但有些踌躇。

梁王 （插断之）不过只见得一两面，当然也是不容易判断的。可你在外面是不是听说过一些风评？你可以把你所听到的和所看见的，品衡品衡一下。

段功 要请大王和公主恕我的冒昧。

梁王 你也不要客气啦。你就把她说得很坏很坏，我也不会生气。希望你坦坦白白地照着实在的话说。

段功 我们在大理早就听说公主十分贤德；到了云南来，又听见外边都在说，公主是起死回生的“押不卢花”。

梁王 （含笑）外边有这样的说法吗？

段功 有的，就是车力特穆尔参政也常常在我面前这样夸讲的。

梁王 那么，据你现在看来是怎样呢？

段功 要请再恕我的冒昧……

梁王 你丝毫也用不着顾虑。

段功 （略略踌躇）我觉得外边——外边的风评有点不大相称。

梁王 （略现失望）哦？

段功 据我看来，公主倒不是一朵花，而是一位可尊敬的人。

梁王 （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妙哉，妙哉！我没有想出，你还这样的善于辞令。可是我还是要把阿盖当成一朵花看，因为女儿原是一朵花啦。没有毒的花原是很可爱的，有时候连我们人都赶不上的。段功，你觉得怎样呢？我的女儿送了一簇芍药花给你，我现在也打算把我这朵押不卢花送给你啦。

段功 （有些惶恐）大王，我不敢作这样的非分之想。

梁王 哎嗨，你不要客气。我可要问问我的女儿了。阿盖，你觉得怎

样啦？

阿 盖 在梁王与段功谈话之间，久已不胜其羞涩，经此一问，满脸涨得通红，一纳头向寺门跑去。但在寺门口不期与王妃相遇。王妃与车力特穆尔及宫女鱼贯而出。

王 妃 （责阿盖）你怎这样的慌张！

阿 盖 住脚，立于门次。王妃与车力特穆尔下阶。宫女在门阶上适当地侍立。

梁 王 （见妃）啊，忽的斤呀！你来得恰好。

段 功 回来了。你来见见他吧。

段 功 （向王妃敬礼）敬候王妃殿下万福。

王 妃 （略略答礼）段总管，我恭贺你啦。你建立了这一次的大功，国王已经奏封你为平章政事了。段功多谢国王和王妃殿下的恩被。

梁 王 其实小小的这点从一品的官儿是不足重视的。俺，忽的斤，我想来你也一定会高兴。我觉得段总管这一次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他救了我们云南的老百姓，也救了我们一家子人，我实在找不出适当的东西来报酬他。我刚才正在这儿说起，我要把我们的女儿阿盖，许给段总管。就这样让我们结成父子的亲谊，在我是十分心满意足的，你觉得怎样？

王 妃 （含笑）段总管是怎样呢？怕委屈了吧？

段 功 殿下，我不敢妄冀非分。

梁 王 唉呢，我是有经验的人，他这样谦虚，就是表示满意喽。

王 妃 （笑）哦哈哈，阿盖又是怎样呢？

梁 王 你还没有看见她吗？我刚才一提到这话的时候，她就羞得满面通红，一纳头，就跑去碰着了。你不记得我从前向你求婚的时候了吗？那时候你不是也羞答答的，一纳头便倒向了我的怀里？唉，那是因为没有人在我们的面前啦。有人在面前的时候，就只好红着脸跑开，一个人去藏着私下高兴的。（见阿盖向寺内隐去）哦，你看，你看，她跑去躲起来了，那就是千肯万肯的表示了。好，我就这样的决定了，今天是很好的日期，我们在这儿的东寺欢迎了段总管的凯旋，回头我们回到城里去，便举行洞房花烛的喜事。（回顾施继宗、施继秀）你们去把我的意思告诉公主吧，说不定她还在那门背后藏着的。

穆 哥 让我先去看。（飞跑入寺内。）

施继宗、施继秀鞠躬后向寺内走去，但未走到寺门，穆哥忽然由门口出现。

穆 哥 （大声地）姐姐果然藏在这门背后，我一来，她就跑了。一个面孔就象一个红花瓶，两只耳朵都涨得通红了。（说罢返身入内。）

施继宗 、施继秀亦向寺内隐去。

梁 王 大笑，余人均莞尔，独车力特穆尔有啼笑皆非之感。

梁 王 好了，好了，这事情就完全决定了。

车力特穆尔 （故作镇静）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实在是很值得庆贺。不过我们天朝的律法似乎和刚才的决定有一点儿抵触。

梁 王 哦，车力特穆尔你的意思是？

车力特穆尔 我们天朝的律法，蒙古与蒙古族外的人是不通婚姻的。

梁 王 这倒是值得考虑的啦。

车力特穆尔 是的，大王，这实在是值得考虑。大凡一件事情，假使轻率地决定了，后来往往会追悔不及，弄出一些悲惨的结局来，一直到不可收拾。尤其是婚姻大事，我觉得应该慎重了还要慎重。

梁 王 你的意思很是周到，我很感谢你。不过问题还是要看究竟是不是有这么一条律法。（指廷臣之一）驴儿达德你说吧，天朝是不是有这么一条法律呢？

驴儿达德 唉，好象是有这么一条，好象还是皇祖成吉思汗定下来的。

梁 王 （微笑）哼哼，你是一个好象派。（再指其他一人）观音保，你呢？

观音保 是有这么一条律法的，不过不是皇祖成吉思汗定的，好象是世祖忽必烈皇帝定下来的。

梁 王 （仍微笑）你是半个好象派，（指第三人）矢拉，你说说你的意思看？

矢 拉 （坚决地）是有这么一条律法，而且确实确实是世祖忽必烈陛下定下来的。

梁 王 （笑出）哈哈，你是完全不象派。你们这些宝贝，不知道究竟读过一两本书没有？天下本来是一家。远的且不必说吧，就是到了我们本朝，南宋的幼主北上之后封为了瀛国公，还招为了驸马啦。而且方今天子受欢帖睦尔陛下据说就是瀛国公的儿子呢。你们说吧，要是蒙古人不同族外通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咧？

诸人均无言，面面相觑。

梁 王 好，我对于这件事情认为是没有再考虑的必要了。方今天下一统，更不好在这些地方来分彼分此，就算是有这样一条律法吧，到了现在都应该把它来废除，何况是根本没有呢！车力特穆尔！我多谢了你的关心。不过我却关心着另外一件事情，倒很想把它来弄得一个水落石出。（略顿）唉，就是你生擒明二的那一件啦。因为我已经禀报上朝廷去了，要是不是明二，那就成为了诳报军情，而且还是一种欺君罔上的行为，我们非得立刻补报更正不可。（向段功）段总管，我想把他叫到这儿来，当面审问一下，他的伤是已经好了吗？

段 功 是的，他已经能够走路了。

梁 王 （向桥头卫士）那么，你们走一两个人去，把那明二传来。

段 功 杨渊海，你去把他带上来吧。

杨渊海 是。（随带二卫士由桥头下常）

王 妃 （向梁王）巴匝拉瓦尔密，我看你站得太乏了，你何不到那边去坐坐？（指柏树之坛。）

梁 王 好的，我们一道去坐坐。

梁王、王妃就坐。

梁 王 唉，车力特穆尔！

车力特穆尔 有。

梁 王 你禀报回来的时候，说是“生擒了明二”；究竟是根据什么的？

车力特穆尔 我是根据千真万确的物证。因为我捉着他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盾牌的背面有“明二”两个字的铭章，头盔和铠甲上也有“明二”两个字的铭章，宝剑的把子上也有“明二”两个字的铭章，差不多全身都是“明二”。

梁 王 就只差他的身上没有刻着“明二”两个字，是不是？

车力特穆尔 唉，人是服装造成的啦，殿下。

梁 王 好的，（回向段功）你又怎么晓得他不是明二呢，段功？刚才你在路上没有说得十分详细。

段 功 我是凭那人的口供和外貌来判断的。回头他来的时候，大王一眼就可以明白了。他还是一个年不满二十的青年，而且根本就不是汉人，怎么说得上是明二呢？明二是明玉珍部下的骁将，他是黄陂的人，年纪已经四十多了。而且，一军的统帅受了伤，便被人抛弃在路旁，那也不近情理。所以我认为这是明二的缓兵之计，所谓“金蝉脱壳”。

梁 王 唔，你说得很有道理。

车力特穆尔 可是一个人的年纪你是不能够专从外表来判断的。并且他自己说不是明二，你就能够相信他不是明二吗？

梁 王 你们不必争论，回头一看，大家就可以下一个公平的判断。你说他是明二，自然是有你的根据，但是段总管说他不是明二，我想来也不会是毫无根据的。认真说，在我自己，倒希望他真正是明二啦，唉，不过，哦，他们好象都已经来了。桥上有人在走动了。

杨渊海 由原道上。其后为建昌阿黎，即伪“明二”，被二卫士拥着，出现于桥头。阿黎年约二十，身着囚衣，赤足，两手反剪，头上有椎髻。

杨渊海 （在桥头屈左膝）启禀大王，明二解到。

梁 王 你叫他们把他带上来。就让他坐在那儿地面上好了。（指舞台正中处。）

杨渊海 （起立）是。（指挥卫士）你们把他带上去。

卫士引阿黎下桥，使之就坐于地。复退至桥畔侍立。

梁 王 这还是一个小孩子啦，怎么也还不会上二十岁的。（回问其妃）忽的斤，你说是不是？

王 妃 （略略颌首）你还是详细地问问他看。

梁 王 你这个俘虏，我问你，你是明玉珍的兄弟明二吗？

阿 黎 我不是明二，我是建昌的傜罗阿黎，我的父亲是建昌的首长。

梁 王 你有多大年纪了？

阿 黎 我十九岁。

梁 王 你怎么又到了明二的军队里，冒充起明二来了呢？

阿 黎 因为明玉珍另外还派遣了一支大兵来攻打我们建昌，带兵的大将叫着邹兴，父亲要我到播州各地的蛮洞里去求救，没想出在路上却被明二的军队把我捉着了。明玉珍的军队在四川境内是不乱杀人的，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杀我。我跟着他们到了云南，

明二时常把我放在他的身边，要我教他各种的番话。最后他们打败了仗，一直逃到了七里关，我的两只大腿上都受了箭伤，走动不得，追兵又来得很紧，明二便叫人把我装扮起来，把我丢下了。沿途还丢了不少的辎重和金银财宝啦。

梁 王 唔，这话是很近情近理。（回顾车力特穆尔）车力特穆尔，看来你是完全中了明二的计。忽的斤，你觉得怎样？

王 妃 没精打采地微微点头。

车力特穆尔 是，那么殿下，请你处治我的诬报军情之罪。

梁 王 不，你也不必兴奋。擒着了明二，固然是再好也没有；不过即使没有捉着明二，你们的功劳也就不小了。我只好再照实向朝廷补报上去，我想朝廷方面也不会怎样申斥你的。只是这个阿黎，应该怎样处分他呢？

车力特穆尔 他跟着明二来侵犯我们云南，他是一名奸细，请把他斩首示众！

梁 王 （向段功）你的意思是怎么样？

段 功 我觉得这个孩子倒还有一片的天真，我想请大王饶恕他的活命，将来建昌一带的人或许会感恩怀德。饶恕一个人可以表示恩德，杀掉一个人不足以表示威武。象明玉珍和明二都还知道以不杀人来收揽人心，大王何必一定要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子呢？所以我想请大王饶恕了他。

梁 王 唔，说得很有道理，我听从你的话，就把这建昌阿黎放在你的监管之下，你也可以教导教导他，看他真正是好人的时候，不妨把他放回原籍。PGN0294

段 功 多谢大王的厚爱。

梁 王 （指卫士）你们来，把他带下去。

建昌阿黎至此向梁王匍匐敬礼，被二卫士拥下。

梁 王 （回顾段功）段功，那位杨渊海是什么人？（向杨渊海指出。）

段 功 那是大理的一名员外，是同臣下一道由大理出来的。我很得力他。他不仅长于文笔，会做侍，而且还会打仗，不怕死。梁王哦，那是难得的一位文武全才啦。杨渊海，你到这儿来。（以手招之。）

杨渊海 （行至梁王前）敬候殿下的指命。

梁 王 我要重用你啦，杨渊海，车力特穆尔的参知政事出了缺，你就递补他的地位吧。我回头就要禀报朝廷。

车力特穆尔 及待臣等均呈不悦状。

杨渊海 多蒙大王的提拔，不过我杨渊海是一介野人，从来没有受过朝廷的一官半职，现在突然受着这样的异常的恩典，自己实在是感觉着不能胜任，参知政事的高位，请大王留来任用别的有功的能员吧。

车力特穆尔 等闻此，不觉喜形于色。

梁 王 我看你不必推辞，你的功劳还算小吗？你们这一次的胜仗救了梁国，救了云南，实在是没有适当的东西可以报答。

杨渊海 小臣实在感觉着不能够胜任。

梁 王 唉呢，我看，你不必再推辞了，而且我还要拜托你一件事情，

希望你也能够担任。

杨渊海 大王有什么驱使？

梁王 今天我们云南和大理联婚，但还缺少一位月下老人，所以要请你在参知政事之前，还要参知婚事。

车力特穆尔 等一喜一忧，至此均不觉愕然。

杨渊海 （鞠躬）小臣是十分荣幸。

梁王 （起身）好的，我多谢你啦，杨参政，一切都要算是天从人愿。我们现在可以进庙里敬敬香，回头就赶着回成去准备喜事吧。

王妃 （亦起身）我看，我同车力特穆尔可以先回城去一步。因为车力特穆尔刚才已经敬了香，我们先回去也可以早一点儿准备。

梁王 那样更好，就请你们先回去吧。

王妃 先行，梁王送之至桥头。二宫女随其后。

车力特穆尔 （行至段功之前打拱）平章公，祝你事事如意，事事如意。可你不要忘记啦，回头应该把胡子剃掉。（作手势。）

段功 亦打拱，但无言。

——幕徐徐下

闭幕后，军歌之声复起，歌辞见上。

第二幕梁王宫之后苑

屋后临池之高台。正左右三面均有曲折的回栏，栏外有竹木丛生。正面回栏如凸字形突出在其直折处左右各有阶道，可上下。其下为池水。池中有洲岛。如方便时可于岛上设一大铁笼，养孔雀一对于其中。台前右手有柏树一株，下有假山石可供倚坐。树左矮长桌一条，纵置。桌上敷波斯毡毯，其上放一汉代博山炉。桌前桌右及左后隅各置鼓形矮圆凳一，柏树后有行炉、水壶之类，炉甚小，所谓“红泥小火炉”也。又其后有一高案，上置凉厨，中盛果品诸事。台前左手有竹丛，在左后隅处横放一靠床，后面靠近栏杆。床上亦面华贵毡毯。其侧近亦有矮凳数具。其余隙地可放置各种菊花之盆栽，或置于地面，或置于架上。一切布置均须精巧华奢，而杂以异邦风味，最好以宋、元人画面作参考。

幕开，梁王妃装束如前，唯不戴高帽，横陈靠床上指挥宫女甲、乙二人从事布置。宫女甲扇火炉，宫女乙以火正燃烧博山炉中之香料。

王妃 （徐徐自靠床坐起）哦，我还忘记了关照你们，茶叶你们是拿了哪一种来的？

宫女甲 （回身）我们拿来的是福建出产的武夷茶呢。

王妃 对了，那就好了。国王顶喜欢喝这种茶。尤其是喝了一两杯酒之后，他特别喜欢喝很酽的茶，差不多涩得不能进口。这武夷茶的泡法，你们还记得？

宫女甲 记是记得的，不过最好还是请王妃再教一遍。

王妃 你把那茶具拿来。

宫女甲 起身步至凉厨前，由厨中取出茶具和茶筒，复至王妃处，置于榻旁矮凳上，移就之。茶壶、茶杯之类甚小，杯如酒杯，壶称“苏壶”，实即妇女梳头用之油壶。别有一茶洗，形如匜。容纳于一小盘。宫女乙亦走近王妃侧。

王 妃 在放茶之前，先要把水烧得很开。用那开水先把这茶杯、茶壶烫它一遍，然后再把茶叶放进这“苏壶”里面，要放大半壶光景。再用开水冲茶，冲得很满，用盖盖上。这样便有白泡冒出。接着用开水从这“苏壶”盖上冲下去，把壶里冒出的白泡冲掉。这样，茶就得赶快斟了，怎样斟法，记得的吗？

宫女甲 记得的。把这茶杯集中起来，提起“苏壶”，这样的（提壶作手势）很快地轮流着斟，就象在这些茶杯上画圈子。

穆 哥 与段宝各持一钓竿，由左前方喊杀而上。段宝乃段功之子，年十一岁。

穆 哥 杀呀，杀呀，方国珍！

段 宝 杀呀，杀呀，韩林儿！

王 妃 （叱止之）穆哥！你们在闹什么？

穆 哥 （与段宝俱止步）我要带着段宝宝去钓鱼。

阿 盖 率羌奴、施继宗、施继秀匆匆由左前方上，羌奴乃段功之女，年十二岁。

阿 盖 妈，你一个人在这儿劳神吗？好不好让我来做一点事情？

王 妃 阿盖，不，你现在不同了。你现在是我们王府里的显客，不比从前了。你爸爸是不是快要出来了？

阿 盖 恐怕还有一阵吧，好些客人都还在闹酒咧。穆哥同宝宝要去钓鱼，所以我就陪着他们出来了。

王 妃 那很好，你们去闲散一下吧。

穆 哥 那么，我们就去喽！（携段宝手）走，宝宝，我们还得去找蚯蚓咧。

穆 哥、段宝即向后栏走去。

阿 盖 （向施继宗与施继秀）你们两个人赶快跟着去，不要让他们跌进池子里去了，水很深啦。

施继宗 是。（跟上穆哥、段宝，同向右侧阶口下。）

施继秀

王 妃 阿盖，你也带着羌奴一道去吧，这儿已经布置停当了。

阿 盖 我忽略了一下，早就应该出来代替妈妈的。

王 妃 你不必客气啦，你是我们的显客。尤其在今天，你们还是第一次来同外公拜寿的，你们送来的寿桃、寿饼，我通搬出来了，放在那个行厨里面。（指右侧高案上之凉厨）我想你爸爸一定是喜欢吃你们送来的礼物的。

阿 盖 我们送来的礼物实在太菲薄了呵。羌奴的爸爸本来是拜托了杨渊海参政从大理带些礼物回来，可他到现在都还没有赶到。

王 妃 你们的礼物已经够多了，不要太费事啦。杨参政告假回去，不是已经很久了吗？

阿 盖 是的，已经一个月有多了。大约他就在这两天总会回来的。

王 妃 那羌奴们一定很高兴喽，从大理又有很多东西带来啦，羌奴，你来，你来，今天外婆还没有送点东西给你啦。（顺手从颈上取下一个金锁如意）我就把这个给你吧。

羌 奴 （行至王妃前敬礼）多谢外婆。

王 妃 （为之戴上）刚合式。这孩子长得真好。（向阿盖）今年只有

十二岁，是不是？

阿 盖 是，已经满十二岁了。

王 妃 看来差不多就有十五六岁的样子啦。小宝宝也肯长，穆哥比他大两岁吧，他们差不多也一样的高。

阿 盖 他们爸爸很关心他们，一切饮食起居都很注意，因此听说自幼就很少生病。他们到这儿来也快半年了，我也还没有看见他们生过一次病的。

王 妃 那很好。你就带着她去看穆哥他们去吧。回头你爸爸出来的时候，我派人来关照你们。

阿 盖 那么，我就去看他们去。

王 妃 好的，好的。

阿 盖 与羌奴由后栏左阶下。

宫女乙 我有点不大明白，为什么斟茶的时候要那样画圈子呢？一杯一杯地慢慢斟满不可以吗？

王 妃 那样便有先淡后浓的不同。你们去瞧瞧，那边好象有什么人来了。（向右前方指出。）

宫女乙 向王妃所指方向走去，张望。

王 妃 你把这些收拾下去。

宫女甲 将茶具等仍收还厨中。

宫女乙 （回报）是丞相车力特穆尔来啦。好象有点醉的样子。

车力特穆尔 佯醉，偏偏倒倒地由前方上，走至柏树前，即以手扶树干作欲呕状。

车力特穆尔 唉，……

王 妃 你不要在那里乱吐吧。你们赶快去扶着他，向那边去吐。

车力特穆尔 我，我，我没有醉。我，不吐，不吐。

宫女甲、乙扶之至右侧栏杆，即俯身其上以手指掐喉而大呕吐。

王 妃 （起立，走近树下矮桌）幸好把你扶开了，还在说不吐，不吐。巴厘拉瓦尔密回头就要到这儿来饮茶的，给你吐得一塌糊涂，那才叫费事啦。（就坐于左后隅凳上。）

车力特穆尔 我没有醉，我实在没有醉。不信，你看我走点路给你看，你们不要搀着我。（将宫女甲、乙手撇开，独自踉跄而行，为假山石所绊，几至跌倒。）

宫女甲、乙复进前扶之。

车力特穆尔 唉，你们这些混账石头，简直没有眼睛，不认识我车丞相了吗？

王 妃 （笑）我看你醉得实在有点样子了，你还是早点儿回去休息吧。

车力特穆尔 不，我还有要紧的事，要紧的事，要同你谈谈的。你，你要我找的东西，我现在……

王 妃 你不忙说吧，你坐下再说。（对宫女）你们让他坐在那儿。（指对面坐凳。）

宫女甲、乙扶车力特穆尔就座。

车力特穆尔 哦……（复微作呕吐之状。）

王 妃 你还要吐吗？

车力特穆尔 不，我现在舒服得多了。

王 妃 （自怀中搜出一纸包）我这儿有薏仁，你咬它一两颗吧。

车力特穆尔 （接受）好的，好的。（投一二颗入唇。）

王 妃 （命宫女甲、乙）你们赶快进去看看，假如国王有出来的模样，赶快走一个人来通知我。

宫女甲、乙应命下。

王 妃 （静默有间）你现在好得一点吧？

车力特穆尔 好得多了，好得多了。这薏仁我还你。（交出，趁王妃接受时，即握其手吻之。）

王 妃 你别胡缠，给人看见了！（脱手，将纸包揣入怀内。）

此时施继宗在后栏右侧阶道上露出头面，但即迅速缩回。在栏外掩藏着，时隐时现地窃听。

车力特穆尔 我把你要的东西弄来了。（以手探怀内。）

王 妃 （急制止之）不，你别忙，阿盖她们刚才下池子那边去了，你等我去看看来。（行至后栏探望，但未发觉施继宗，即退回原处就座）你拿出来吧。

车力特穆尔 （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磁瓶）这是我叫铁知院替我找到的砒霜。

王 妃 （接受）你把声音放小一点吧。

车力特穆尔 段功送来的东西呢？

王 妃 我都放在那厨子后面了，你看吧，都是一些寿桃、寿饼。（指示凉厨。）

车力特穆尔 有没有乳扇和乳饼？

王 妃 有的，有两大盘。

车力特穆尔 那很好，你就把这砒霜，拿来淹在那上面，把一两片特别多淹一些。

穆 哥 王子是顶喜欢吃乳扇和干饼的，回头你找个机会让他吃，他如果中了毒，那我们就算大功告成了。

王 妃 那老头儿呢？不让他吃？

车力特穆尔 不，我们还要留着他来除掉段功咧。老头儿对段功的信赖也不比从前了，这不用说，是你我这半年来的成就，不过那老糊涂还是在踌躇，不相信段功真正会有什么野心。我们今天就得把他这最后的一点踌躇给他打破！

王 妃 你小声点吧，我耳朵又不聋。

车力特穆尔 好，那你就这样。但你干切不要让段功的儿女们吃，他们今天是来了的啦。

王 妃 刚才阿盖带着他们下那边去了，穆哥也一道去了。你等着，好象有什么声音，我再去看看来。

施继宗 此时在栏外显出，复急忙缩回。

王 妃 走至栏侧张望一回之后，复归原位。

车力特穆尔 你千万不能让他们中毒，因为下毒的人是不会毒死自己的儿女的。

王 妃 那么，你为什么要我毒死我亲生的儿子？

车力特穆尔 唉，你好聪明，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吗？因为那样便愈见得

毒药不是你下的了。你是明白，我们的关系穆哥很清楚；而且穆哥不死，王位便落不到小王子的名下来。小王子和我很相象，我相信那一定是我车力特穆尔的血脉啦。

王 妃 阿盖呢？你说。

车力特穆尔 我看你最好也不要让她中毒。

王 妃 哼，留给你好受用，是不是？好让你又怂恿起她来毒杀我，是不是？我同你讲，我什么事情都可为你牺牲，可是你对于阿盖始终迷恋着，这点我是不能容忍的。

车力特穆尔 你何必一下就那样生气呢？（又作欲呕状。）

王 妃 哼，我总要让你知道一点好歹，你不要以为女人是可以随意玩弄的。

车力特穆尔 你愈说，愈兴奋了。镇静一点儿吧，时间已经很迫促了，国王很快地便会出来了。把乳饼拿出来，你最好赶快下药吧。

王 妃 用不着你操心，你倒可以赶快从这儿离开。

车力特穆尔 不，我不看见你把药放好，我是不放心的。

王 妃 哼，你这瘟神！你难道还以为我的心肠会比你的更软些？你赶快给我走！

车力特穆尔 不，我要……

宫女甲匆匆由左前方跑上。

宫女甲 （喘息地）国王已经离席，快要出来了！还有段平章同路。王妃你再下去，把他们引到这儿来。

宫女甲 应声下。

车力特穆尔 我现在非走不可了。

王 妃 （起立步至行厨前，取出乳饼一盘）听你的尊便！（侧过身来，将此语吐出，随即将砒霜洒上乳饼。）

车力特穆尔 见其将毒放好，复佯醉踉跄由右前方下场。

王 妃 将凉厨掩好之后，走至后栏将小磁瓶投入池中，若无其事地在台上徙倚，俨若对于各种布置在加以吟味。

宫女甲、乙由左前方出场。

梁 王 及段功随上。梁王装束如第一幕，段功已换平章官服，其制与梁王相仿，而珠饰远逊。

王 妃 趋前迎接。

梁 王 啊，忽的斤，你一个人在这儿吗？阿盖呢？

王 妃 阿盖她们都下池子那边去了。穆哥和宝儿两个要去钓鱼啦。（一面扶王就靠床休息，一面命令宫女甲、乙）你们走一个去请公主们上来吧！

梁 王 不，不要去，让他们在那边玩的好，赶快替我冲点茶！

宫女甲、乙急向右侧走去，宫女甲扇炉人；宫女乙自行厨中将茶具等取出。

王 妃 你怕嗑了很多的酒吧，巴匝拉瓦尔密？

梁 王 没有嗑多少，我只嗑了些杨林肥酒和蜜酒。上了年纪，已经不比当年了。（向

段 功 ）段功，你请到那边去坐吧。（指示右侧矮桌前圆凳。）

段 功 是。（就座，斜向梁王。）

王 妃 （亦就座于桌左后隅）平章，你也嗑了些寿酒吧？
段 功 勉强嗑了两杯。
梁 王 段功这个家伙，我看他什么都很强，就只有嗑酒是太说不上
了。
段 功 实在很惭愧，平生是滴酒不沾唇的。今天是岳父大人的六十大
庆，算破例嗑了两杯。现在连脑子都有点儿发昏啦。
王 妃 我这儿有点豆蔻，是解酒的。你吃一两颗？（自怀中搜出纸
包。）
段 功 不，多谢丈母娘。我是不喜欢吃药的。
王 妃 （回顾梁王）你要不要？
梁 王 我也不要，我只想嗑点浓茶。
王 妃 今天有上好的武夷茶啦。你一定很高兴。（将纸包揣入怀内。）
梁 王 那是好极了。

宫女甲、乙在矮桌上冲茶，王妃在旁协助之，冲满四杯之后，由宫女乙先向国王捧去。国王取上一杯，一饮而尽，持杯鼻下吟味。继向段功捧去，段功亦取起一杯。继向王妃，王妃亦如之。再轮至国王前。凡宫女送茶至王前退下时，须后退三步，然后转身。

段 功 不过今天嗑寿酒的人都有本领，嗑了的酒很不少啦。
梁 王 那里，简直说不上。从前我们世祖忽必烈陛下做六十大寿的时候，大宴七天，每天吃牛三百头，马三百头，羊子五千头，嗑了的马湏米酒一共有两千多车。那时候才真正堂皇呢。
王 妃 就是当年你做五十大庆的时候，都比今年要热闹得多了。
段 功 那时候，我来参加过。我记得那次大宴了三天。
梁 王 唔，是的，是的，那回我是第一次看见你。我想把你留在昆明，结果没有办到。（呷茶吟味之后）哦，段功，很早我就想问你。他们都在说，你是不想再回大理去了，是不是？
段 功 想是何尝不想？不过我现在有行中书省的职务在身，自己也就不好随便离开。好在大理也是云南的一部分，所以我也就在这儿就和在老家一样了。

宫女乙轮流将茶盏收回。

梁 王 那很好，我很希望你真的就把这儿当成你的老家。
王 妃 有好些人不满意你，在说你的坏话呢。
段 功 那是难免的。
王 妃 他们说你袒护汉人，把我们蒙古人看不起。
段 功 有好些蒙古来的朋友和外国来的色目人，也实在是太不成话了。骄横无赖，把汉人看成奴隶牛马，任意地敲诈剥削。这实在是误国殃民的事！
梁 王 这种情形在开国初年是很盛行的，近来还是有吗？
段 功 不仅有，而且手法来得更高明了。从前是无法无天的专横，任意的圈占汉人的田地，奸淫汉人的妻女，草菅汉人的生命，现在呢，是有法有天的专横了。
梁 王 唔？
段 功 他们把天朝的律法拿来当护符，任意的诬良为盗，诬良为娼，

贿赂公行，估买估卖，一样的草菅人命，奸淫虏掠。老百姓们是有苦说不出的。

梁王 哦，这些情形我一向受着蒙蔽，这实在不能容恕。

段功 因此我也伤负了好些人的感情，他们说我的偏见很深。其实我决不是出于偏见，我是想把蒙、汉、色目，一视同仁的。

梁王 这样正好，我正高兴你这样做。

段功 （感激地）不过，遗憾的我是一位民家人，在天朝的律法上说来，比起汉人恐怕还要低一等。

梁王 你用不着那样顾虑啦，你不是我的女婿吗？

段功 一般人的偏见也未免太深，开国的时候无形之中把人分成了四等。蒙古人是第一等，色目人是第二等，北方的汉人是第三等，南方的汉人叫作蛮子是第四等。象我呢，他们叫作半蛮子半傜罗，似乎连第四等都不够。

梁王 段功，你安心好了，尽管他们怎样说，我总是不相信的。我自己还没有老耄到不能够辨别是非黑白的那样昏聩的地步啦。（瞥见羌奴）哦，我的外孙女儿来了。

羌奴 由后栏左阶上，施继宗与施继秀随后。

梁王 啊，羌奴，羌奴，我的外孙女儿，你来，你来，来同你外公谈谈啦。弟弟同妈妈呢？

羌奴 （一面行动着）回头就上来了。（行至王前请安）外公，你今天喝了很多寿酒吧？你就跟一颗红石榴一样了。

梁王 象红石榴吗？哈哈哈哈哈，我今天嗑得真不少呢。你也嗑了寿酒？

羌奴 我嗑不来酒，只嗑了些蜂蜜水。

梁王 （抚摩其头）那也很好，外公今天还没有赏赐你，我把我这对玉耳环给你吧。（自耳上摘下耳环与之。）

羌奴 多谢外公。（复向王妃）多谢外婆。（行至段功侧侍立。）

王妃 你很懂礼节啦，真是聪明。

梁王 羌奴，我问你，你在这儿住得惯不？

羌奴 这儿很好，因为爸爸、妈妈都在这儿，还有外公和外婆啦，这儿比大理还要好。

梁王 比大理还要好吗？

王妃 你们大理不是有很好的风景吗？

羌奴 是的，我们那儿有一座大山名叫点苍山，风景也很好。山峰有十九个。还有十八道泉水，我们叫作锦浪十八川，从那山头上流下，处处都有瀑布。我们那儿的石头才叫好看呢。白的就象羊脂玉，黑的就象乳漆，在那上面还有很多好看的花纹呢。

梁王 真的，真的，我这儿的宫殿里面，就有很多柱头和屏风，是你们那儿的大理石做的。——哦。又一个好宝宝来了。

穆哥 与段宝各持钓竿一，由后栏右阶上。阿盖随其梁王来来来，宝宝，你们钓了很多的鱼吗？

段宝 还没有找到蚯蚓呢。

梁王 不要紧，不要紧，外公今天要把一对鱼给你啦。（自项上将金锁、玉鱼取下。）

段 宝 将钓竿倚于栏次，走至梁王前，
梁 王 即将双鱼颈环戴其颈上。
段 宝 多谢外公。（复折向王妃）多谢外婆。（再遥向穆哥一鞠躬）
多谢舅舅。
梁 王 （笑出）啊，好孩子，好孩子。是什么人教你这样的？
段 宝 妈妈教我的。
梁 王 是哪一个妈妈呀？
段 宝 我的新妈妈。（跑至阿盖身畔。）
梁 王 阿盖，你和他们处得这样好，我是很高兴的。做晚母的人是要
这样的贤淑才行。
王 妃 可惜我就没有那样的贤淑啦。
梁 王 哪里，哪里，因为你好，所以阿盖才跟你学好了。你们吃不吃
一点儿点心啦？
阿 盖 爸爸，不要把东西给他们吃，他们才吃过饭不一会。他们每天
下午在这时候是要睡午觉的，我想要他们早点儿回去。（向段
功）阿奴，我看你也象嗑多了一点酒啦。
段 功 是的，我的头有点儿发昏。我还要到南门大营去检阅队伍，正
想要先告辞回去了。
王 妃 你们何必那样着急呢？
段 功 那么，阿盖，你们留在这儿陪外公外婆吧，让我一个人先回去
好了。
阿 盖 不，爸爸要在这儿睡午觉的，也不好让孩子们在这儿搅扰。连
穆哥小弟我都想要他一道去玩呢。
段 功 （起立）好，那么我们就告辞吧。明天再和外公外婆到东寺去
敬香，今天就不再打扰了。（向阿盖）阿盖，我看，你可以留
在这儿帮忙外婆啦。
王 妃 不要客气吧。
梁 王 真的说走就走吗？（自靠床上撑起身来。）
段 功 还有明天啦，明天还可以高兴一天。好，宝宝向外公外婆告辞，
穆哥，你同我们一道去？
段 功 率羌奴、段宝向各人告别。
穆 哥 （急将钓竿放下）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同宝宝一道去。（将
行。）
王 妃 （叱止之）不，你也要睡午觉的，你不能去。
阿 盖 小弟，我在这儿陪你啦。我把他们送出去就转来。
段 功 、阿盖、羌奴、段宝、施继宗、施继秀等同由左前方下。梁王
与王妃均起立送之，穆哥甚不如意，退倚于后栏上不动。
梁 王 唔，阿盖这孩子，年纪青青，没有想出便很能够处理家务。（回
转身来。）
王 妃 不过段功那个样子，我实在有点儿看不惯。他简直就把我们当
成仇人一样。生生疏疏，硬硬撑撑的。
梁 王 武人总不免是有那样的情形的。
王 妃 车力特穆尔不也是武人吗？可又不象他！我看他始终和我们不
能融洽。他说来说去总忘记不了我们是蒙古人。

梁 王 （不置答，走至穆哥前）穆哥，你怎的？不高兴吗？爸爸还有顶好的东西给你啦，我要给你这把短刀。（自腰上解下，与之带上）这是我们世祖忽必烈皇帝传下来的波斯刀，是我们的传家之宝啦。（见穆哥仍无喜色，复回向王妃）忽的斤，你给他一片乳饼吧，他是顶喜欢吃乳饼的。

穆 哥 不，爸爸，姐姐给我说过，叫我千切不要乱吃东西！

王 妃 （触怒）哼，你就只晓得你姐姐，你去给段功做儿子去罢！不识抬举的东西！

穆 哥 好，我吃，我吃，我什么都吃；你有多少，我给你吃多少。

王 妃 （自厨中取出乳饼一片）要吃你就拿去吃。

穆 哥 忿忿然前进，受之，胡乱吃嚼。

王 妃 （自语）这些乳扇、乳饼和寿桃、寿饼都是段功送来的，我本来打算一家子人在这儿团圆，大家高高兴兴地用些茶点，可那段功又那样气冲冲地跑了。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和我们有什么仇。

梁 王 留着明天吃吧，明天带到东寺去用也是一样的。在这样秋高气爽的时候，正好到郊外去游玩游玩。穆哥，明天我们要到东寺去啦，你高兴些吧。回头同你姐姐说，要羌奴和宝宝也一道去。

穆 哥 不，我不想去，我去也没有什么意思。

梁 王 好，好孩子，不要生气了。忽的斤，你再拿一片乳饼给他吧，我看他吃得很有味。上了年纪的人看见小人吃东西有味，比自己吃还要满意。

王 妃 （如言，复与一片）这是你姐姐送来的东西，吃了总可以心满意足的啦。

穆 哥 （复接到手）吃了就叫我死，我也心满意足。（又胡乱咽下。）

王 妃 哼，你死吧，我就看你死给我看。

阿 盖 由左前方折返。

梁 王 阿盖，阿盖，你快来！你快来！你弟弟正在望你。

阿 盖 我把他们送走了。（走至穆哥前，爱抚之）弟弟你怎的？你不高兴吗？

穆 哥 我心里有点难过，阿姐。

阿 盖 你是看见宝宝走了，你难过吗？不要紧，明天我们一道到东寺去啦。

穆 哥 我也不去，我心里很难过。（渐渐呈苦闷之色，投入其姐怀中。）

阿 盖 （急拥抱之）啊，小弟弟你怎的？

穆 哥 （苦闷）姐姐，我我，我错了，我没有听你的话……

阿 盖 怎的？怎的？

梁 王 开始着急，王妃故作张皇失措之态。

穆 哥 （愈苦闷）我，我，我，吃了妈妈给我的乳饼……

阿 盖 （惊呼）啊？阿弟！（紧抱穆哥。）

王 妃 （故作十分悲忿）把我的儿子给我！（自阿盖怀中将穆哥夺去。）

穆 哥 倒地。

王 妃 （随穆哥跪下，拥置于膝上）你们赶快去找太医来呀！赶快去找车力特穆尔来呀！这一定是中了毒！啊，我的儿呀！我的心

肝儿呀！（痛哭。）

梁 王 （惊惶万分，欲夺取穆哥，见王妃不予）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开始焦躁地盘旋。）

阿 盖 （向宫女）你们赶快分头去请丞相和铁知院来，他们大概还在外边嗑酒。PGN0311
宫女甲、乙急急分道由右前方及左前方奔下。

王 妃 （号咷哭诉）我的儿呀，我的心肝儿呀！你才十二三岁，就这样死于非命了吗！你真忍心呀！你把娘的心肝都挖去了呀！（以下一直翻来覆去，连哭带诉。）

梁 王 在左侧盘旋，阿盖立侍妃侧。
宫女甲引侍医铁知院由左前方上，宫女乙引车力特穆尔由右前方上。二人均有醉意，同奔至王妃侧近。

铁知院 是怎么的？

王 妃 （止哭，哽咽）是段平章送来的路南乳饼呵，我把了两片给他吃。吃了没有一会子就成了这个样子了呵。（哭出。）铁知院该不是中了毒吧？

车力特穆尔 平章送来的东西怎么会有毒呢？你先摸摸王子的脉，看是怎样？

铁知院 （摩脉）已经很细微，差不多快要摸不到了。

王 妃 （号咷）嗳呀，我的心肝儿呀！（痛哭一声，伏于穆哥身上，宛如气厥，不复作声。）

铁知院 赶快，赶快，王妃气厥了，扶到睡椅上去。
宫女甲、乙急扶王妃至靠床上睡就，为之按摩其手阿盖你们把穆哥小弟抬到那长桌上去吧。（自行前进将博山炉取下，置于高案上，倚案而立。）

铁知院 等将穆哥扛置于桌上。穆哥抽搐，最后气绝。

车力特穆尔 你看，是不是中了毒呢？

铁知院 这个，的确是中了毒无疑，不过不知道中的是什么毒。

车力特穆尔 你可以把那些剩下的乳饼、乳扇和寿桃、寿饼通同拿来看一看啦。平章送来的礼物怎么会有毒呢？

铁知院 好吧，检验检验看吧，是放在什么地方的呢？

宫女甲 （回头指示）在那个厨子里面。

车力特穆尔 和铁知院行至厨前，开厨检视。

铁知院 有了，有了，通在这儿。（先取出乳饼一盘，仔细视之）唔，有很多的砒霜啦！

梁 王 （在苦闷徘徊中突然止步）什么？砒霜？

铁知院 是砒霜啦。这很简单地就可以判定。你们看吧，这一些白粉假使是糖，糖没有这么白，假使是面粉，面粉没有这么干。而且面粉一烧便要烧焦，糖也是要焦的，还有一股糖味。我们可以烧烧看啦。假使这些是砒霜，一烧就不见了，什么气味和痕迹都没有。

梁 王 你赶快抖些下来，烧烧看！

铁知院 好的，好的，好在这儿火也方便。就把这些白粉抖在炉子里面看吧。

梁 王 你们把炉子移到这边来！

车力特穆尔 至炉畔，去其水壶，移炉至舞台正中处。

铁知院 即挟一二片乳饼轻轻向火上弹动。铁知院请看，请看，一点黑点子都没有，也没有什么怪味。我断定这是砒霜无疑！再不然，可以拿一条狗来！

梁 王 （厉声地）好了，不准再试了！我现在算从梦中醒来了！车力特穆尔，我失悔没有早听信你的话！你去传出我的命令，把段功给我捉来！我要他把这些乳饼通通给我吃掉！

铁知院 将炉移去，放还原位。

车力特穆尔 （镇静地）大王，可否让我表示一点意见？

梁 王 你有什么意见？

车力特穆尔 我看，这事恐怕还不可造次。

梁 王 甚么？

车力特穆尔 这毒怕不会是段平章下的。

梁 王 胡说！是他送来的东西，放在我王府里，都是王妃一手经理，谁个还敢下？难道王妃还肯下来毒死他自己亲生的儿子？并且刚才段功在这儿的时候，我叫王妃把点心给他的儿女吃，他匆匆忙忙地便把他们带走了，这不更显得是作贼心虚！（向阿盖）喂，阿盖，你来！

阿 盖 倚立案旁，悲恨交集。

梁 王 （趋至阿盖前）这事情你一定是知情的！你说！

阿 盖 （悲忿而坚定）爸爸，详细的情形我都知道。……

梁 王 （大怒）好！你还是我的女儿！你给我把这些乳饼通通吃掉！

阿 盖 爸爸，我心里有无限苦痛说不出来，我愿意听从爸爸的严命，陪小弟一道死。（说毕即将取乳饼。）

车力特穆尔 啊，那可要不得。（忙将乳饼和盘抢至后栏向池中抛去，池中起了一阵水声。）

梁 王 哼，你真忍心，你简直是禽兽！你就要毒死你的后母，你就要毒死你不同娘的兄弟，都还有话可说：我是你亲生的父亲啦，连我这条六十岁的老命你都忍耐不过了吗？

阿 盖 爸爸，我有苦说不出，但这并不是段平章的罪。

梁 王 好，你还在替那魔鬼说话！不是他的罪，是你的罪？好，我可以叫他来对质。

车力特穆尔 ，你去！你快去！

车力特穆尔 （镇静地）不，大王，我想这件事情非得慎重不可。

梁 王 还要什么慎重？

车力特穆尔 （十分镇静地）照道理说来，阿盖公主是不会知情的，段功把公主一个人留在这儿，就可以明白了。（间）段平章野心勃勃，我们早就知道，不过万没有料到他会有这一着的。有人说他和明玉珍、朱元璋都在暗通消息，看来倒是千真万确的了。不过他的心计分明是想毒死大王，好并吞云南，颠覆我们元朝的统治，和明玉珍、朱元璋合流。但现在大王没有中毒，而只是王子牺牲了。他早就在笼络人心，云南的老百姓都认他为重生父母，而且又有大兵在手，四门大营的统帅都是他的私

人。现在去叫他，那简直是打草惊蛇，不但把他叫不来，还会激成他的叛变的。因此我觉得，似乎非得考虑一下不可。

王 妃 （俨若突然转过气来一般地）唉哟，我的痛心儿哟。（无力地啜泣。）

梁 王 忿然无语，复开始焦躁地盘旋。

车力特穆尔 （十分镇静地）我想，今天的事情，最好暂时不要声张。王子死了的消息，也不准传播出去。凡是今天在这儿的人，一概不准向外边泄漏。因此我觉得王妃也要尽力镇静，装出一个若无其事的样子。假使这样装假未免有点困难的话，那就装病也好。总之不要使外边的人有丝毫的觉察。做到了这一步的时候，第二步就要望阿盖公主来主持了。

梁 王 什么？你要她主持什么？

车力特穆尔 （语调放重）很简单。只要阿盖公主没有忘记她是蒙古人，没有忘记她是梁国的公主，没有忘记她应该替梁国锄奸，没有忘记她应该替穆哥王子报仇，那么，事情就很容易办。

梁 王 你直截了当地说吧！她不能办，我也要叫她办！

车力特穆尔 （语调放重）很简单，只要公主在今天晚上用同样的方法把段功毒死！

梁 王 唔？

车力特穆尔 （放平静）只要段功一死，他的部下就可以瓦解，梁国的大患因此消除，穆哥王子的仇恨也就报复了。这就是我的一点愚见。

梁 王 （略作考虑）唔！这容易办。好，就照这样做，一切的情形都不准向外边声张。有谁声张的，我要处以极刑。忽的斤，你也不必再哭了。你拿出你平时的气概来，要替儿子报仇。

王 妃 （自靠床上抬起半身来，带哭地）只要有谁替我儿子报仇呵，我的心就暂时变成石头也可以，反正我现在是已经变成石头一样了。

梁 王 阿盖，你怎样？你是听见的！

阿 盖 （意外地坚毅）我，我一定要替兄弟报仇！

梁 王 好，谅你应该还有得这样一点良心。一切就这样决定了。（向铁知院）铁知院，现在你下去，赶快替我配两瓶孔雀胆的酒来！

铁知院 那很简单，外边就有酒，药品我是随身带着的。（由右前方下。）

梁 王 （向车力特穆尔）车力特穆尔，你下去作其他军事上的万一的准备！段功死后，他的部下就由你接管。假使有什么骚动，一切都以军法从事！

车力特穆尔 是。不过，我还得补充一句，段功是不大喜欢嗑酒的人，用毒酒去，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吧？

梁 王 我也想到，但要用酒去毒他，他才不疑是毒。（向阿盖）阿盖，我告诉你，你回头把酒拿回去，就说是我送给他的蛇胆酒，是广东送来的，和大理、金齿一带的鳄鱼胆酒不同，吃了可以清心明目。你可以尽量地劝他，也不必就在今天晚上一定做到，太急了反而使他生疑，限你三天，在三天之后你假如还没有办到，你也休想来见我！

车力特穆尔 这样倒很周到。那么，我就下去了。（将下。）

王 妃 车力特穆尔呀，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牢了，你来把我扶下去吧。

梁 王 那很好。车力特穆尔，你的忠心一片，我将来一定要很好地报酬你。

车力特穆尔 这是做臣子的本分。（将王妃搀扶起，徐徐向左前方走去。）

王 妃 （将下，时复回顾阿盖）阿盖，我千万恳求你，希望你不要忘记，一定要替弟弟报仇呵。（下。）

阿 盖 我一定要报仇，仇报不了，我也不想活。

铁知院 匆忙地携酒二瓶，由右前方上。王妃与车力特穆尔为之住脚。

铁知院 这酒我在这儿对好吧。（在长桌上解囊，取出一小磁瓶）这是孔雀胆，是铜绿的粉末。再配一点别的药料做引子。（又——放毒）这是砒霜……这是鹤顶松……这是河豚蛋的粉……这是蝮蛇口水制成的精。……有了这些东西，任你是铜打铁造的金刚嗑了也都要叫你阿弥陀佛。（配毕，授瓶于梁王。）

梁 王 （向铁知院）你现在可以下去了，一切的情形都不准泄漏。铁知院是。（收拾药囊毕，将下。）

车力特穆尔 你等一下。

铁知院 （转身）是。丞相还有什么吩咐？

车力特穆尔 （向王妃）娘娘，你请在这儿倚靠一下。（离王妃，复招铁知院）你来，请你到这边来。我有点事情要同你商量。（招铁知院至后栏，出其不意地推之入池。）

一阵水声。

梁 王 唔，这倒做得很干净。

车力特穆尔 （转身至王妃处，复将王妃扶定）那家伙不一定可靠，等到明天清早，就说他喝醉了，自行失足落水了事。

梁 王 好，我也不想在这儿睡午觉了。我们可以进去了。（将酒授阿盖）阿盖，我要再告诉你一遍：这酒假使取不得段功的命，我就要你的命！（回头即行。）

车力特穆尔 扶王妃随之。

阿 盖 两手持酒瓶立于场中，悲忿不可名状。

——幕急下

第三幕段平章之居室

正面左半一带花格门，当中二扇可开，为出入通道。其外有望台一段，有栏杆可凭倚。月光皎洁。

右半向内凹入，成一小阁，背面有圆窗一道。窗之左右悬有弓箭铜镜之类。

小阁右隅衣帽架一，左隅为盥洗台，盥具多铜制。其右前隅有门一道，通平章夫妇之寝室。正中有一段间壁，壁上挂成吉思汗画像一帧。其下于搁架上放菊花一盆。

左右侧壁上均有古代犍陀罗壁画之模仿。右壁有狮头、虎头之类为饰，其下有长条搁案一，上置古装书多种。前方有侧门一，通羌奴与段宝之寝室。左壁前方相对称处亦有侧门一道，通施继宗、施继秀之寝室。

左前置圆桌一，上敷毡毯，其上有茶壶、茶杯一具，周围有圆凳数张。

右半正中处斜置一长案，上置文具案牍诸事。有坐椅二：一在案后，一在案前靠后。

第一场

前幕之直后。幕开，场上寂无一人。

有顷，阿黎由外将花格门推开，入室，闪立一旁。

段 功 已改换戎装，身着披风，头戴蒙古盔，与杨渊海并肩而行，交谈入室。杨渊海着便服，脸上有创伤。

杨渊海 真是使人愤慨的事，好在我身上丝毫也没有受伤，可惜我那匹马却被他们射死了。

段 功 你是几天前离开大理的？

杨渊海 我是在十天前就离开了大理，但是一走进了中庆府的境界，就遇着了一大批的刺客，他们埋伏着向我狙击，把我所带的人差不多都射死了，马也射死了。礼物也被他们抢光了。所以我只好空着手回来，把限期也耽误了。

段 功 你说他们是刺客？（走向案旁就座。）

杨渊海 （对坐）是啦，那并不是普通的绿林豪客，而且那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番兵，有蒙古兵，也还有色目人。我还捉着了一位色目人，把他带回来了。

阿 黎 在二人入室后，即退出准备进茶，此时捧茶二盏进。

段 功 你问过他什么没有？

杨渊海 我还没有问过，因为我不懂他的话，他也不懂我的话。

段 功 我看阿黎是懂各种各样的番话的，可以去带他来，我亲自审问他一下。

杨渊海 那是再好也没有。我感觉着这背后一定有很大的阴谋，或许我们在这位色目人的身上，就可以找得出它的线索。

段 功 这件事情，我看还不好过分的追究。

杨渊海 总管，你是太宽大了。我想在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把它弄个水落石出。

段 功 正是因为可能有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不想过分的追究。

杨渊海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段 功 我的意思很简单，我也不只一次地告诉过你，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转向阿黎）阿黎你去看看他们轡的马究竟怎么样了。

阿 黎 是。（下。）

杨渊海 总管，你的意思我是理解的。我一个人受伤，甚至就算是丢命吧，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不过我看他们的诡计，并不仅在暗算我一个人，而是在图谋暗算你的。

段 功 有我在这儿一天，他们总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

杨渊海 可是，在暗地里为非作歹，那是更可怕的。你的过分宽大实在不是办法，认真说，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在这儿同流合污的！

段 功 你要打算怎么样呢？还是你那一套，要我和明玉珍、朱元璋合流？从云南的内部干起来，是不是？

杨渊海 这正是我们最应该走的路！你应该没有忘记元朝和我们大理本来是敌国，你应该没有忘记我们大理人所受着的将近一百年的

亡国惨痛！现在大江南北的义军风起云涌，正是我们将要翻身的时候，雌伏在这儿，究竟为的什么呢？我这一次回大理去，我们大理人果然不出我所料，已经对于你有很深刻的误会了。

段 功 他们对于我怎样误会？

杨渊海 有好些人都说你是贪图富贵荣华，忘记了祖宗百年的大仇。更有好些人说，你是迷恋着公主的美色，失掉了你一向的英雄气概。

段 功 （苦笑）杨渊海，你是不是也在这样看待我呢？

杨渊海 （叹息）我是比较能够了解你的。梁王对于你的信赖，公主的贤德，我这半年来看得很清楚。但是梁王左右的廷臣都是一群坏蛋，偏见极深，无法挽救。我看你所企图的和亲的目的，终究要失败的！

段 功 失败还是成功，只好等待将来再来判断吧。在目前别人要怎样误会我，我也只好由他，不过我所企图的事情不是进行得很顺利吗？

杨渊海 很顺利吗？

段 功 是的，在我看来，实在是收到了意外的成功。你想，国王招我为他的驸马，给予了我一位贤德的内助——杨渊海，我的阿盖，你很知道，在一般人里面恐怕很难再找得出这样贤德的人吧。国王还让我和你都参预政事，把四门大营的兵权都交在我手里。他这样开诚布公，我们怎能够不为他鞠躬尽瘁呢？

杨渊海 （叹息）唉……

段 功 （见杨渊海将发言，急制止之）你不忙说吧。你让我把我想说的话说完。我回头就要到南门大营去，和你一个人这样谈话的机会是很少的。据我看来，云南的局面是比从前好得多了。为非作歹的人近来都很有顾忌，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一年来的收获。慢慢地来吧，“欲速则不达”啦，和平地可以达到的目的，为什么一定要用流血的办法呢？

杨渊海 （叹息）唉，我们的根子是陷得太深，就如象池子里的荷花一样，表面上虽然开着繁茂的花，但是脚下是很深很深的软泥。衰败的时候是快要到来的。

段 功 （微笑）你又要开始做诗了吗？哈，哈。……

阿 黎 出场。

阿 黎 报告总管，马已经轡好了。

段 功 好，我现在就动身出去，公主回来的时候你告诉她，说我今天晚上要回来得迟些。

阿 黎 是。

段 功 （回顾杨渊海）杨渊海，你休息一下把。

杨渊海 不，刚才我已经休息了好一会啦。我愿意同你一道去。

段 功 今天你可以不必去。我这儿还有好些文件没有处理，你假如不怕麻烦，请你替我代拆代行。

杨渊海 我就留在这儿处理好了。

段 功 偕阿黎由花格门下场。杨渊海送至门次之后折转身来就座案旁，展开文牒，埋头处理。

有顷，有唱歌之声，由远而近：
去时野火遍山赤，凯歌回奏梁王怍。
自冬抵此又阳春，时物变迁今又昔。
归来草色绿茸茸，萌芽甲折何生意！
杜鹃声里日如年，好归去！

杨渊海 顷听有间，段宝、羌奴、施继宗、施继秀、阿黎，由花格门作行军步伐鱼贯而入。入场之后仍继续歌唱，在屋中巡绕一遍，复向花格门外走出。阿黎将出门时，被杨渊海呼止。余人仍唱歌而去。

歌声渐渐消失。

杨渊海 阿黎，我有点事情要和你商量。（向阿黎走去。）

阿黎 （驻足后，又向杨渊海走去）杨渊海参政，你有什么要紧的事？二人步至左侧壁次。

杨渊海 我要问你，在我回大理之后，那车力特穆尔是不是还时常到总管这儿来？

阿黎 你问他吗？他就跟老鼠一样，没有一天不偷偷摸摸地到这儿来一两遍。

杨渊海 （微笑）唬唬，你比他为老鼠？

阿黎 是啦，不象吗？简直活象老鼠！

杨渊海 我可觉得他象一条蛇，而且是很有毒的一条蛇！

阿黎 不错，说蛇倒更要象些，只是不会冬眠。

杨渊海 你看，我们有没有方法，使他冬眠一下？

阿黎 那很简单，只要总管许可，我随时都可以打断他的五寸子！只是（把声音忽然放低，有些感伤之意）我们的总管是太厚道了。

杨渊海 我们的公主怎样？

阿黎 我们的公主？你说是怎样？

杨渊海 我是说她对于车力特穆尔的态度。

阿黎 我看她是和我一样，把他恨入骨髓！

杨渊海 唔，刚才你们在唱军歌，你唱起了那首歌来，会不会想到七里关的事？

阿黎 怎么不？我正因为回想到，所以我特别地恨那只老鼠，恨那条蛇！

杨渊海 可是那样的蛇还不仅一条呢！我现在真是有点失悔，我们从前为什么要把明二赶走！

阿黎 你真是在失悔吗？

杨渊海 怎么不真？我这半年来为这件事情，时常在心里难过。阿黎是什么理由呢？

杨渊海 什么理由？这理由你应该早就知道了。明二打进了云南，正是使我们翻身的时候，我们却把他赶走了。

阿黎 赶走明二，倒没有什么。认真说，是明二自己站不住足，所以你们才能赶掉他。只是你们没有回头来把这批蛇赶走，我是不大明白的。

杨渊海 你是说我们应该和明玉珍、朱元璋他们一样地干吗？

阿黎 怎么不应该呢？我们的段总管难道比陈友谅、方国珍还要弱

些？

杨渊海 （突然变脸，以手握着阿黎的领襟）好家伙！你这个图谋不轨的小保罗！我把你抓住献给车力特穆尔丞相！

阿 黎 （一时不知是真是伪，颇为惶惑）啊，参政，你……PGN

杨渊海 好家伙！你给我走！没有多的话说！（拉着阿黎向花格门走去。）

阿 黎 （开始抗拒）你，你，你这险恶的东西！你这奸细！

杨渊海 （释手，忽然大笑）呵，哈哈哈哈，我是和你开玩笑，呵，哈哈哈哈。

阿 黎 我才不和你开玩笑，你要不是奸细就应该向我叩头。（反扭杨渊海手。）

杨渊海 呵哈哈哈哈，好得很，好得很，我甘愿向你叩头。……

二人正纠缠之际，阿盖一人手持二瓶酒，悄然由花格阿盖阿黎，你怎的……

阿 黎 闻声将手释放，一时不知所措。

杨渊海 公主，没有什么，我在这儿和他顽皮。

阿 盖 （勉露微笑）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杨渊海参政？

杨渊海 我到了有两个时辰光景了。

阿 盖 你脸上怎么有伤？

杨渊海 因为我在路上遇着土匪，受了点儿微伤。同时我要向公主告罪，我把公主所托付的祝寿的礼物，通通丢掉了。

阿 盖 那不要紧，反正现在也用不着了。你见到了摩呵罗嵯吗？

杨渊海 刚才还同总管在这儿谈了一会，他到南门大营里去了。

阿 盖 走了好一会？

阿 黎 没有好一会，总管走的时候，还叫我报告公主，说他今晚上说不定回来得很迟。

阿 盖 是他一个人去的？

阿 黎 不，他带了好几名卫士一道去。

阿 盖 （踌躇了一忽）那可不大妥当，阿黎，我看你应该赶快追上去。总管什么时候回来，你得和他一道回来。

阿 黎 是，我就去。（准备下常）

杨渊海 让我也一道去吧。

阿 盖 那样更好。不过太麻烦了你。

杨渊海 不，我丝毫不感觉疲倦。刚才总管要我替他看公事，其中有一两件我还得向他请示才行。

阿 盖 好，那就麻烦你们了。

杨渊海 将文牒卷宗抱着，与阿黎同下。

阿 盖 将孔雀胆二瓶置于搁架上，悲不自胜，突然倒坐于凳上，掩面而泣。

舞台转暗。

第二场

舞台转明。背景不变，房中已燃灯烛。

羌 奴 在右，施继秀在左，同在圆桌上缝制军服。

有间，段宝与施继宗曲花格门上，同入室内。

段 宝 爸爸还没有回来，妈呢？

羌 奴 妈说不大舒服，进房间里去了。

施继宗 （至圆桌前对施继秀）你们怕缝了很多吧，我要赶工才行了。
（走入左侧门内。）

段 宝 （向小阁走去）妈！爸爸还没有回来呢。

阿 盖 自小阁右侧门走出，眼眶尚发红。羌奴与施继秀起立，为整饬案前坐椅。

阿 盖 爸爸还没有回来吗？

段 宝 还没有呢。妈，你不舒服吗？

阿 盖 没有什么，刚才东西吃多了一点。

段 宝 妈，你怎么在哭？

阿 盖 有点灰尘掉在我眼睛里。（步至案左就座。）

羌 奴 我帮你吹吹看好不？妈？

阿 盖 不必了，已经跟眼泪一道流出来了。

羌 奴 、施继秀退还原位，施继宗自左侧门抱针黹出，就座于圆桌正面。三人开始缝纫。

段 宝 （在案前徙倚，颇觉无聊，自语地）穆哥舅舅，今晚上为什么不来呢？

阿 盖 急用手巾掩眼。

段 宝 妈，我看我还是读《正气歌》吧。

阿 盖 （仍用手巾揉眼）好的，你快去拿来。

段 宝 走入右侧门内，旋复走出，手中执书一卷。就长案后靠椅上展读。

段 宝 妈，请你教我。

阿 盖 （已忍住眼泪）好的，刚才是读到“一一垂丹青”的，我们接着读下去，我读一句，你跟着读一句。（读，段宝亦随声和之）“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好，就只读这四句。你自己读一遍看，你读得顺口的时候，我便把意思讲给你听。这几句都是故事啦。

段 宝 都是故事吗？那才有趣啦。（兴致冲冲地朗读）“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阿 盖 很好，很好。你听我给你讲故事吧。

羌 奴 及施继秀、施继宗时时停止手中女红，倾听。

阿 盖 古时候有一个齐国，就在现今的山东。有一次出了一个奸臣，叫着崔杼，把齐国的国君杀了。齐国的太史，就是纪载国家大事的史官啦，他照着事实纪录了下来，崔杼不高兴，便把他杀了。

段 宝 那样就要杀人吗？

阿 盖 哼，他还要杀呢。那史官的兄弟看见他哥哥死了，又跑去照着哥哥的办法，照实纪录了下来，崔杼又把他杀了。

段 宝 又杀了！

阿 盖 他还要杀呢。又有一位兄弟又跑去照实纪录，崔杼又把他杀了。

段 宝 又把他杀了。这家伙好凶呀！

阿 盖 是啊，一连就杀了他们弟兄三个人。可是还有一位兄弟，还是

不怕死，又去照实纪录了。

段 宝 那又要把他杀掉喽。

阿 盖 不，这一次可却没有杀了。崔杼看见他们不怕死，拿着没有办法，也就尽他照实纪录下去了。这就是“在齐太史简。”段宝简是什么呢？

阿 盖 简就是竹片子啦。古时候还没有纸，就用竹片子来著书写字，就象现在庙里求签的签那样。这齐国的太史们都不怕死，在他们所写的东西里面是包含得有正气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正气是凝结在他们所写的东西里面的。

段 宝 为什么那崔杼那样不讲道理呀？他做都做得，人家就写不得？

阿 盖 这是很平常的，凡是做了坏事的人总不喜欢人家说他坏，他总还要装起一个很正经的样子。就是小孩子们做错了事，也都是这样的毛病，一受了大人的申斥，总是要做出一个不好看的脸色的。

羌 奴 对啦，对啦。我们都有这个毛病。

阿 盖 所以一个人要说真话是很不容易的事，就是要照着别人所做的事情真实地说出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事。象齐太史兄弟分明晓得崔杼是一个坏人，写了会丢命，然而他们也要写。而且死了一个也不怕，死了两个也不怕，死了三个还是不怕，终于让恶人也没有办法。这才算是值得佩服的。

羌 奴 妈，经你这样解说，读书实在是有趣，以后要请你多多给我们讲书啦。

阿 盖 不过，我的智识有限得很，不能够有多的东西教你们的。

羌 奴 我能够学到妈这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阿 盖 好吧，你是很聪明的，只要你肯用功，一定可以盖过我。不过我今天晚上心里有点不舒服，我就只讲到这里为止。以下明天再讲吧。宝宝，你假使不睡的话，我看你最好把前面的温习一下。

段 宝 好的，我要把它读得来倒背如流。（起身步至案后靠椅，坐于其上，准备诵读。）

余人复埋头专心缝纫，阿盖默坐，颇为惆怅，而勉强振作精神。

段 宝 （朗诵）“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建昌阿黎出现于门次。

阿 黎 大总管回府来了。（俟段功出现后，即下。）

室中人均起立。

段 功 出现于门次。羌奴与段宝同时向前跑去，各执其左右手，一同走动。

羌 奴 爸爸回来了。

段 宝

段 功 啊，回来了，回来了。你们都在用功吗？好得很。我老远就听见宝宝在读《正气歌》，读得很明朗。

羌 奴 妈妈今晚上给我们讲了齐太史的故事，真是有趣得很呢。

段 功 听讲故事你们是顶喜欢的喽。（走近小阁处。）

阿 盖 （助段功卸去披风、头盔，挂于衣架上。其下露出戎装）你今晚上怎么回来得这样迟呢？

段 功 我在南门大营检阅了之后，还和营里的弟兄们讲了些话来。

阿 盖 晚饭还没有用吧？

段 功 已经在营里用过了。（抚摩羌奴与段宝之头）我看，你们在晚上不必多用功了，不要把眼睛弄坏了。继宗，继秀，也太辛苦了你们啦。你们可以早点休息。

施继宗 我们没有做到什么。——时间还早得很呢。

施继秀

阿 盖 你们可以走一个人专把总管的便衣拿来。

段 功 不，回头我到房里去换。

阿 盖 去打一盆水端进房间里去，另外冲一壶茶。

施继宗 、施继秀将针黹收拾入左侧居室之后，再走出。施继宗取铜盆，施继秀提桌上茶壶，同由花格门下。

段 功 （坐于阿盖适才所坐之椅上，段宝倚于膝间）明天清早一早要到东寺去，羌奴们恐怕要早点休息才好啦。

阿 盖 （亦坐于案后，羌奴倚立于其侧）明天我打算不让他们去。这两天外边的秋瘟流行，刚才你们回来之后穆哥——便病倒了。

段 功 哦？什么病？很厉害吗？

阿 盖 （不很自然地）据铁知院说：怕是伤寒。

段 功 啊，那可要当心啦。伤寒是很能够传染人，外边近来伤寒也很流行，南门大营里便病倒了好几位弟兄。

阿 盖 所以我明天想不要羌奴和宝宝们到东寺去，并且要叫他们切忌不用乱吃东西。

段 功 那是很好的，就那样决定好了，反正穆哥小弟不能去，他们去也没有兴趣。不过，你是怎么的？你的脸色很不好，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阿 盖 没有什么，只是心里有些难过。

段 功 你可要当心才行啦。没有你的时候，我倒没有感觉得什么，一有了你，万一你是病倒了，我会要失掉一根擎天柱。

阿 盖 （略呈喜色）你把我看得这样贵重！其实我太年青，什么都不懂。我倒很替你担心呢。

段 功 怎么的呢？

阿 盖 欲言复忍。

段 功 你有什么话不好向我说的吗？

阿 盖 （略顿）我停一会慢慢同你谈吧。（起立）等我去照拂羌奴和宝宝睡好了来。

段 功 （亦起立）那很好。好，两个小乖乖，你们同妈一道去睡觉。（抚摩段宝之头。）

羌 奴 爸爸，我们就先去睡了。

段 功 好，希望你们睡得来就给两栋木头一样。

段 宝 先将桌上书籍掩好，执之，与羌奴向右侧门走入，阿盖随其后，同下。

段 功 一人在室中徘徊一阵，见搁架上酒瓶就而取视，复放还原处。

施继宗 捧铜盆，施继秀提茶壶上，施继宗入段功室，施继秀就圆桌上取茶杯一枚，斟满，捧向段功。

施继秀 总管，请嗑茶。

段 功 （接受）好，你可去休息，不要再照拂我们了。

施继秀 是。（向左侧门走入。）

段 功 将茶嗑了之后，把杯放还原处。施继宗自段功室走出。

施继宗 总管，请洗脸。

段 功 好的，今晚上没有什么事情了，明天要起早，你可以去休息。

施继宗 我还要等一下公主呢，我去把公主掉换出来。（向右侧门走入。）

阿 盖 自右侧门出。

阿 盖 阿奴，你还没有换洗吗？

段 功 唉，现在我成了一个大孩子，没有你相帮一下，我连穿衣吃饭都要成问题啦。

阿 盖 （微笑）你真会说笑话。好，我陪你去换洗去。

段 功 （指架上酒瓶）那两瓶是酒吧？

阿 盖 是的，是药酒呢。我还没有告诉你：因为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出去了。那是爸爸送给你的。他说是广东送来的药酒，对于跌打损伤很有奇效，但是一滴也不能进口，有很猛的毒。

段 功 哦，岳父老是那样关心我，我很感激。不过这样有毒的东西总得藏在僻静的地方才好，再不便写两个“有毒”的字帖在上面，不然让别人误服了是很危险的。

阿 盖 应该是这样，我因为还没有给你看，要等你回来看了之后再检点。

段 功 、阿盖正向小阁走入之际，建昌阿黎匆忙入室。阿黎总管，丞相车力特穆尔来看你来了。

段 功 （转身）他现在来看我？怕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吧，你就请他进这儿来。

阿 黎 是。（下。）

段 功 我就等谈话完毕之后再去换洗了，反正这样穿着也并不不舒服。

二人复折回。

阿 盖 将室中椅凳之类略加整饬，各自坐于靠左壁之一凳上，十分沉抑。

段 功 走出门外望台上迎候。

车力特穆尔 上，建昌阿黎手捧木匣一个随上。

车力特穆尔 啊，平章，我在这夜间又来打搅你来了。

段 功 冠冕得很，得到丞相这样的光顾。（肃车力特穆尔入室。）

车力特穆尔 哦，阿盖公主，这迟还没有休息？

阿 盖 现在还不算迟呢，你不是还在出门拜客吗？

车力特穆尔 （笑）哦吓吓吓吓，对不住，对不住，我因为有点事体要来报告平章，所以夜深闯府。对不住，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段 功 丞相，你那样客气。认真说，我们实在是很冠冕的。请坐吧。（肃车力特穆尔就座于案前。已则退至案后就座。）阿黎入室，

将匣置于圆桌上。

阿 黎 （向阿盖）这是丞相送来的礼物。

阿 盖 不加理会。

段 功 啊，多谢得很啦。

车力特穆尔 细微得很。是今天下午苏成送来的蜜枣。

段 功 苏成回来了吗？

车力特穆尔 回来了。他从燕京回来了。大概你们明天可以见面。我因为不大喜欢吃糖点，我想到你府上的孩子多，你也是喜欢吃糖点的人，所以我便把这蜜枣给你送来了。

段 功 多谢得很，那么远来的名贵的珍品。

阿 黎 倒茶一杯奉于车力特穆尔。退侍于门次。

车力特穆尔 名贵倒并不怎么名贵，不过远来呢倒实在是远来。尤其在目前朝廷和我们的通路断绝了的时候，来得也不很容易。还是从海道转送来的啦。

段 功 那是更加难得了。朝廷方面近来可有什么消息吗？

车力特穆尔 苏成是五月离开燕京的，海路和旱路一共走了四个多月。他所得的消息实在也要算旧闻了。不过在我们这偏僻的云南，却还是新得很。我单把几项重要一点的向你报告一下。

段 功 那可感激得很。

车力特穆尔 （呷茶数口，置杯于案上）唉，据说在去年十一月，扩廓帖木儿已经把山东一带的匪贼平定了。

段 功 哦，好消息啦。

车力特穆尔 他把益都城破了。把城里的匪贼杀得一干二净，还把田丰王士诚活捉着，把他们的心脏挖出来祭了他的父亲咧。

段 功 这倒痛快，可惜不是根本的办法。

车力特穆尔 怎样不是根本的办法？

段 功 丞相，你是明白的。老百姓们是因为不能聊生，所以才铤而走险。根本的困难没有替他们解决，只是一味地杀人，并不是办法。

车力特穆尔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是赞成扩廓帖木儿的，那些造反的家伙不诛除干净，天下就不能够太平。斩草除根，杀一警百，这正是根本的办法。

段 功 好的，好的，这些可以不必议论吧。请问还有什么重要消息？

车力特穆尔 还有是去年十二月，朝廷把高丽王伯颜帖木儿废了。

段 功 伯颜帖木儿在高丽很得民心，为什么要废他呢？

车力特穆尔 一国的藩王专门为自己收揽民心，我看就是要不得的事。又加以他杀了皇后奇氏的宗族啦。而且他抗拒朝廷的命令，朝廷派了一万人送塔思铁木耳去代替他，他却在鸭绿江边来一个袭击，把一万人几乎杀得精光，只剩下十七个人逃回京城了。

段 功 据这样看来，高丽王似乎也做过了火，为什么一来总是那样斩尽杀绝？我实在是不能够了解。此外还有什么重要的新闻没有呢？

车力特穆尔 有的，有的。是今年五月，苏成从燕京动身的时候亲眼看见的。据说爪哇国的国王派遣使臣淡蒙加加殿——这名字很有

趣吧，淡蒙加加殿——派他来朝廷进贡，很受朝廷的礼遇。这足见得是朝廷的恩威远播，故尔四夷来王了。（忽然想起）啊，对啦，对啦，还有最近的一个好消息，是苏成在路上听得的，据说长江一带的妖民火拚了。朱元璋和陈友谅大战鄱阳湖，陈友谅杀得大败亏输，一命呜呼了。

段 功 这消息可靠得住吗？

车力特穆尔 怎么靠不住？千真万确，千真万确。（举茶欲饮。）阿黎进提茶壶为之斟满，车力特穆尔含笑上下视之。

车力特穆尔 这位假“明二”半年功夫，便长得这样脱俗了。

段 功 这孩子很聪明，我很喜欢他。

车力特穆尔 你该不是很想招他为驸马吧？

段 功 （含笑）差不多，只要我的女儿羌奴喜欢，那倒是不成问题的。不过羌奴还小呢，才十二岁啦。

车力特穆尔 十二岁不算小了。印度的女孩子，十二岁要生娃娃了，老兄。（又一转念）啊，对了。这阿黎现在已经确实证明不是明二了。据苏成说，明二并不是明玉珍的亲兄弟，他本姓万，现在已经复了原姓，改名为万胜了。这家伙可恶得很，姓也姓得可恶，名字也取得可恶，可是到了我们梁国就打下败仗。而且从我们梁国败退回去之后，他在今年五月还到北边去侵犯过兴元一带，还不是打了败仗！

段 功 不是明二，那更好了，免得有人说我养着一名奸细在家里啦。

车力特穆尔 那你倒很可以放心了，吓吓吓吓吓。对了。我在这儿哇啦了一大半天，可是还没有说到我的来意来，我此刻来的意思是要告诉你，也是国王要我来告诉你的。……

段 功 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吗？

车力特穆尔 倒没有什么，就是明天往东寺敬香的事改在下半天去了。因为王子穆哥有点不舒服，王妃忽的斤也有点不舒服，所以国王没有多大兴致，叫改在下午去。

段 功 那样更好，我明天上半天本来打算到西门大营去检阅队伍的，改在下午去敬香，对我也更加方便。

车力特穆尔 说到队伍上来，唉，也得把国王的意旨向你传达传达。国王根据苏成回来的报告，山东已经荡平，朱元璋和陈友谅火拚，爪哇国遣使来朝，觉得天下太平的景象，渐渐浓厚了。现在云南财政吃紧，国王的意思是，你可不可以把你扩充起来的队伍缩小缩小一下？

段 功 这个倒是一件大事体。可是恕我不能马上回答，我们改天在国王面前，从长商议吧。

车力特穆尔 那是应该的。反正你是国王的驸马，驸马公的意思国王也一定会尊重的。

段 功 不，我并不希望国王以翁婿的关系决定一件事体的可否，主要的还是要看于梁国有没有利害，于天下大局有没有利害。

车力特穆尔 是的，是的，你的见解高超，我始终是心悦诚服的啦。国王也很佩服你，不然的话，那里会把我们万人羡慕的押不卢花许配给你呢？（向阿盖）喏，是不是啦，公主？哦，我似乎搅

扰得太久了，我是不想再使我们公主不高兴了。（准备起立。）

阿 盖 始终无言，只凝视之。

段 功 没有的事，阿盖今晚上有点不舒服。请再坐一会啦。

车力特穆尔 （又坐下）哦，公主也不大舒服吗？是不是该请铁知院来看看呢？

段 功 （向阿盖）你不要紧吧？好不好去请请铁知院来？

阿 盖 不，我没有什么。

车力特穆尔 （回望室中，看到酒瓶）摩呵罗嵯，你近来也好起这个来了吗？（以手比成酒杯，作饮酒之状。）

段 功 你是说那两瓶酒吗？

车力特穆尔 唉，是酒吧？

段 功 那是国王送给我的两瓶药酒啦，对于跌打损伤很有效验，可是毒性很大，一滴也不能进口。

车力特穆尔 （诧异）唔？是国王亲自对你那样说的吗？

段 功 不，是刚才阿盖告诉我的。

车力特穆尔 （回顾阿盖）哦，原来是这样。（又回向段功）好不，你送我一瓶！

段 功 那很简单。（向阿黎）阿黎，你取一瓶下来，回头等车丞相回府的时候，你一道送出去。

阿 黎 是。（取下一瓶，复退后侍立。）

车力特穆尔 多谢得很，多谢得很。应该告辞了吧？（欲起立。）

段 功 多坐一会啦，反正夜间彼此都没有事。

车力特穆尔 （又复坐下）那就再打扰你一下吧。哦，你那位大将，很有本领的杨渊海参政，怎么今天却没有赶回来向国王贺寿呢？

段 功 他在今天下半天赶回来了，可惜没有来得及。

车力特穆尔 哦，他已经回来了，怎么这样迟呢？

段 功 他在路上——生了一次小病。

车力特穆尔 哦，是那样的。我还怕他在路上遇着抢劫的啦。段功幸好还没有什么。车力特穆尔那样就很好。近来的人心实在险恶得很，世道也很不安定。不过我们这云南，倒还是一个世外桃源。我们在这儿还有得燕京蜜枣吃，实在是太平盛世啦。我带来的蜜枣，味道好得很，你好不好就尝它一两个看看。

段 功 很好，很好，我是最喜欢糖食的。阿黎，你把那匣子给我拿过来。

阿 盖 （急阻止之）不，阿奴，我们约好了的，晚上不能乱吃东西。你假如不遵守约法，那我对于羌奴和宝宝也就不好照管了。

段 功 好的，好的，我明天吃吧，明天清早再来领略领略。

车力特穆尔 （含有恶意的笑）唔唬唬，我们阿盖公主，谁也没有想出，才是一位贤妻良母啦。好，我不能再讨得公主的不喜欢了，告辞，告辞。（起身向段功打拱。又回向公主敬礼）公主，今天实在冒犯得很，祝你今晚上睡得很安稳，很安稳。

阿 盖 不加理会。

车力特穆尔 走出，段功送之，阿黎随后。

车力特穆尔 （在望台上）别再送了，别再送了。

段 功 好的，好的，我们再多走两步。

段 功 、车力特穆尔并肩下，阿黎亦下。

施继宗 自右侧门窥视一回，再走出。

施继宗 这位不速之客真是唠叨了好半天。总管的洗脸水怕都冷了。

阿 盖 你再去打一盆来吧。

施继宗 好的。（进段功室将面盆取出。由花格门下。）

阿 盖 起立，将蜜枣匣打开，检视一会，就灯上将蜜枣上之白粉弹下，屡屡点头作理会状。

段 功 与阿黎同上。阿黎收拾案上茶杯。

段 功 （走近圆桌）阿盖，你在做什么？

阿 盖 我在检查一点东西。

段 功 你今天晚上未免使车丞相太难堪了。

阿 盖 （苦笑）哼。

段 功 刚才在宫里你也使得外婆们太难堪。

阿 盖 （仍苦笑）哼，你还说我使得他们太难堪，你看，这些白粉是什么？

段 功 糖霜吧？蜜枣上大概都是有糖霜的，舐一舐就可以知道。

阿 盖 舐？你可要我的命了！这是砒霜呀！

段 功 什么！你怎么会知道？

阿 盖 铁知院告诉过我。凡是糖或面粉，撒在火上便要焦，还有臭味。砒霜就不是这样，一撒在火上便散成烟子，什么气息也没有。（又将蜜枣向灯上弹拨）你看，这不是砒霜是什么？

段 功 （迟疑）不会吧？他把有砒霜的东西拿来做什么？

阿 盖 你再不相信，我看这样的好。阿黎，你把这蜜枣拿去喂喂兔子看，看兔子死不死。

阿 黎 是。（将木匣整个拿下。）

施继宗 与阿黎擦身，捧水盆上。

阿 盖 继宗，你就放在小阁子里。

施继宗 置水盆于架上。

阿 盖 阿奴，你请先洗洗脸，我回头也要洗洗手。

段 功 好的，好的。（就盆洗脸。）

施继宗 绕至左侧室内，取出扫帚一只，在室中打扫。

阿 盖 （自语地）这车力特穆尔也未免太狠毒了。这样狼心狗肺的人我实在没有看见过。

段 功 （泰然地）我看你今晚上实在有点反常，你是不是感觉头痛啊？（洗毕走出小阁。）

阿 盖 不，我并不头痛，我也什么病都没有，就是车力特穆尔的奸恶把我骇坏了。他的奸恶实在是足以使我失掉本性。（走入阁内，将手反复净洗。）

段 功 你还是疑心太重了。车力特穆尔固然不是什么驯良的人，不过他要来毒死我做什么呢？而且还会毒死我一家人的。他和我有什么仇恨呢？

阿 盖 （走出小阁）你还不知道呢。今天在后宫内院，我的爸爸在出来喝茶之前，他就亲自拿了一瓶砒霜给我晚母，要她把来淹在

乳饼上。就是我们送去祝寿的乳饼啦。妈妈也就照样做了。

段 功 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你亲眼看见的吗？

阿 盖 不，是继宗亲眼看见的。

段 功 （向施继宗）你亲眼看见的？

施继宗 是啦。我跟着公子和王子们一道到后院里去钓鱼，公主怕国王已经出来了，要我回头来看看。我一走上了台阶，便看见王妃和丞相两个人在那柏树下谈话。车丞相把砒霜交给了王妃，王妃还起身到后面的栏杆来望了两次，但我都在竹林子里躲着，没有被她看见。

段 功 （沉吟了一会）其实这样偷听别人的私话倒是不应该，你又没有过细检查过，怎么晓得就是砒霜？你能保定你不是听错？要是砒霜，他到底想毒死谁呢？国王吗？我吗？国王和我的一家人吗？他又希图的什么呢？想做国王？但要有朝廷的命诰才行啦。而且有王妃通谋，这更是不近情理。方法也太笨啦。把我和国王的一家人毒死了，在那深宫后院里的事情，不是谁也会立地知道是谁下的毒手？我看，你们这些想法都是疑心生暗鬼。

施继宗 受了抢白，羞愧之极，至于欲泪。

阿 盖 阿奴，请你不要责备，你回头便可以知道的啦，我有许多话现在还不好对你说。回头等阿黎转来，是真是假，一概就可以明白了。

段 功 好，我不多说话了。你们在这儿坐一下，我去把衣服换了来。（向居室走去。）

阿 盖 随之而下。

施继宗 退坐于左壁下，掩伏于圆桌上，蒙头而哭，微微出声。

施继秀 自左侧门先探头窥视，继而走出，取出扫帚代施继宗打扫，扫毕，携入室内，再出。

施继秀 姐姐你哭什么呢？说了你两句就老是哭，总管会不高兴的。

施继宗 （将头抬起）我不是不高兴总管，我是哭我不会说话，使总管不相信我，连公主也受了连累。

施继秀 这有什么呢？总管肯责备，我看是很幸福的事。总管就和公主一样，是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儿女一样在看待的。我倒很希望时常受些责备，使得我们能够时常朝着好处走。建昌阿黎手提二死白兔，仓皇跑入。

阿 黎 （喘息呼叫）啊，危险，危险，真是危险！公主呢？公主呢？不得了，不得了！……

施继宗 、施继秀突然受惊，均呆视之。

羌 奴 和段宝着睡衣自右侧门走出。

羌 奴 什么事？什么事？

段 宝 （急急走至阿黎身旁，欲取其兔）把这兔子拿给我！死了的吗？

阿 黎 （急回避）哦，摩不得！摩不得！危险，危险，真是危险！（走至段功室附近）公主，公主，兔子通同闹死了！通同闹死了！

阿 盖 自室中走出，段功随之。

阿 盖 你怎么那样张皇？

阿黎 我把蜜枣拿去给兔子们吃，大家都吃得上好，但不一会一个二个都抽起筋来，四脚四爪儿撑撑，便通同闹死了。你们看啦。我拿了两只来。连颈子都还是暖的啦。

阿盖 你拿给我看看。（抚摩兔腹，回向段功）你看，果然还是暖的。

段功 （亦抚摩之）不错，是暖的。

段宝 拿我摩摩看，（急争摩抚）真是暖的。

羌奴 （亦前进抚摩）真是暖的。

阿盖 你们看，我给你们说过么，不要乱吃东西？这些兔子们就是吃蜜枣吃死了。

段功 （向阿黎）好，好，你把它们提下去，不要大惊小怪的，也不要声张。趁着夜间没有人看见，把那些死兔子通同埋掉。免得再闹出什么乱子。

阿盖 继宗，继秀，你们两个也下去，帮着阿黎埋。

段宝 妈，我同姐姐也一道去。

阿盖 不，你们不要去，看着了凉。

段功 让他们去也好。并不怎么冷。

阿盖 那你们要当心些啦，阿黎！

阿黎 是，我知道。（由花格门下。）

余四人前前后后随之而下。

段功 就座于案后，阿盖坐于其前。

阿盖 （在沉默一会之后）摩呵罗嵯，你现在可相信了吧？

段功 （微笑）我早就相信了，不过我怕建昌阿黎和继宗、继秀们到外边去传播，所以我故意装作不知道罢了。哈哈。

阿盖 要那样就好，我还怕你是太忠厚了啦。你还不知道，刚才有羌奴和宝宝们在面前，我也一直不便告诉你。你还不知道，在我把你送出宫的时候，我的穆哥小弟便被他们毒死了。（掩泣。）

段功 （大惊）什么？被他们毒死了！（惨伤地把头埋下，有间）怎么外边一个人也没有说起呢？

阿盖 他们没有发丧啦。你听我慢慢对你说吧。他们的目的原是要使爸爸不要信赖你，所以才想出了这样的一条苦肉计。继宗是听得很清楚的，车丞相教我母亲把那砒霜淹在我们送去的乳饼上，并且叫她专一拿给小弟弟吃。那样把小弟弟毒死了，就可以嫁罪于我们，使爸爸相信，的确是你起了野心，便再来除掉你。把你除掉之后，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段功 （忿然）哼，我现在可完全明白了。天地间没有想出竟会有这样狠毒的人！我很失悔没有把小弟弟带走！

阿盖 我是再三叮嘱了他，要他不要吃乳饼的，我又不好明说。我也恨我太不聪明，早晓得把那乳饼拿来，故意失手，丢在池子里，不是便没有事吗？真是，只差一刻工夫啦。我也没有想到，小弟怎么就会把乳饼吃掉呵。

段功 国王是相信了他们吗？

阿盖 怎么没有呢？小弟一死，妈妈便叫人去请车力特穆尔和铁知院，他们一来，便由铁知院证明了的确是放了砒霜。我刚才检验给你看的，就是在那儿看见，学来的。爸爸开始也不大相信，

后来一经验出，便大发雷霆，立地叫车力特穆尔来传你，要把你杀掉。还是车力特穆尔劝着了了他，他说，那样怕会把你激变，因为你有队伍在手里，很可怕，因此才又施下放毒的诡计。他们以为我完全不知道他们的阴谋，叫我要替小弟弟报仇，要我来毒死你。（回指案上酒瓶）那两瓶酒，便是爸爸亲手交给我，要我劝你喝的。他限我三天，三天之后，如没有拿到你的命，就要要我的命。（略停，又继续着哽咽地说）酒是铁知院对的，里面有孔雀胆，有砒霜，还有其他好多种的毒。爸爸教我说是蛇胆酒，吃了清心明目。一定要你喝。而且那车力特穆尔最后还下了毒手，把铁知院叫到了后栏杆边上去，出其不意地把他推下池子里面去淹死了。

段 功 （含怒）哼，哼，这简直是比豺狼虎豹还要恶毒！（紧执阿盖之手）

阿 盖 ，我真感激你！

阿 盖 （含泪向之）阿奴，你不要这样说吧。我们的危险也还没有过去。你想，你刚才把我对你说的话，对车力特穆尔说了，你说那酒是有毒的，他不是就知道我把他的阴谋泄漏了吗？他今天晚上来，我看，主要的就是要看我对你的态度。他害怕毒酒没有效，他又用毒枣来害你，但这也被我破坏了。他肯就这样甘休吗？

段 功 （释去阿盖之手）当然是不会的。不过我看他也做不出一个所以然。最要紧的我们还是要到国王面前去疏通疏通。

阿 盖 不行的，没有用的。爸爸已经是不可以理喻了。他刚才几乎都要把我立地处死的。

段 功 你把详细的情形向他说过吗？

阿 盖 没有。

段 功 是那样国王当然不理睬，假使把详细情形告诉了他，我相信他可以回转头。你怎么不当场向他说呢？

阿 盖 我为这事情苦闷了半天，究竟是说还是不说？不说吧，你是受了不白之冤，而且还有危险。说吧，爸爸不一定肯相信。我们是受了嫌疑的人，说了，他会以为我是任意的栽诬。

段 功 （在室中盘旋）哼，我真没有想出会有这样昧良心的人，连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要毒死！

阿 盖 是呀，他们是做得太毒辣了。假使没有继宗亲眼看见告诉了我，就连我都是会起疑心的。你想，我怎么能够使爸爸相信我呢？

段 功 （踌躇）不过，我们总会有什么办法吧！

阿 盖 要是爸爸相信了我，那妈妈便不得不牺牲。

段 功 对那样的人，不应该有什么姑息。

阿 盖 不，我觉得妈妈并不怎么坏，顶坏的是那

车力特穆尔。他是时常用着蛇一样的眼睛盯着我的人。而且我可怜爸爸，我可怜那还在吃奶的小弟。妈妈要是牺牲了，小弟弟不是就成了无母的孤儿？……

段 功 （复至阿盖前执其两手）啊，阿盖，你这心境，我能够了解。

阿 盖 多谢你呵，阿奴。我自己是从小就失掉了母亲的人，没有母亲的苦处，我自己很知道。不过我总得替穆哥小弟报仇。

段 功 （复释去阿盖之手）你要向谁报仇呢？

阿 盖 （自语般地）我要把那车力特穆尔除掉！

段 功 （在室中盘旋）那倒是很容易的事情。……

阿 盖 （起立，至段功前，执其手）咧，阿奴，你一定把那车力特穆尔除掉吧！替穆哥小弟报仇呵！

段 功 除掉一个车力特穆尔倒是很容易的事情，不过把他杀了，事情也还是不能了结。而且，还有值得考虑的地方。

阿 盖 什么呢？

段 功 你想，国王是相信了他，又还有王妃在通谋，假使我把他杀掉了，岂不显得我真有野心？

阿 盖 你不杀他，他可要杀你呵。（撒手，退坐于椅上。）

段 功 那是一定的。不过我想，总还有机会，竭尽我们的至诚，使得国王感悟。

阿 盖 没有用处的。我已经为这事情苦了半天。就是你我都死了，我想我们的罪名都不能够昭雪。要吗，就还只有一种办法。

段 功 什么办法？

阿 盖 我们赶着回到大理去，就在今晚上，或者在明天清早一早。

段 功 （考虑）那样也不高妙。我们走了，岂不证明我们真是作贼心虚？而且我一走了，云南的老百姓又谁来保障呢？再说车力特穆尔的阴谋更继续下去，第二步必然就是谋害国王。（感叹地）为了自己的安全，丢下他老人家在一些夜叉罗刹的手里，我们做儿女的人，似乎在良心上也过意不去。……

阿 盖 （掩面而泣）阿奴啊，你把我的心都说乱了，你叫我怎么办呢？
TXT

段 功 （走近其身旁，爱抚之）阿盖，你不要伤心。我看，我们也只好尽人事，听天命。

阿 盖 要尽人事，就得把那车力特穆尔除掉！

段 功 好的，我早迟要除掉他，姑且等到明天吧，明天我们还得和国王见面，让我们在国王面前把那阴谋揭穿，使国王知道了一切，我们再来除掉他。那样可以免掉一些无谓的牺牲。

阿 盖 不过我是明白的，爸爸是不可以理喻的了。而且说不定，明天你就会有生命的危险。

段 功 不，不要紧，只要人事尽了，我不怕遭到牺牲。

阿 盖 明天你保得定他们不会暗算你吗？

段 功 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想，他们也不敢过分的明目张胆。

阿 盖 （含泪执其双手而起立）阿奴，就照你的意思办吧。不过我恐怕我们的将来总是悲惨的。

段 功 （拥阿盖于怀）不，不是悲惨。只要我们的心是为着善，为着正义，这样紧紧地紧紧地永远永远地结合着，即使骨化成灰，肉化成泥，都绝对不是悲惨。

阿 盖 （感激之极，紧抱段功之颈而吻之）呵，阿奴，阿奴，我真正爱你。……

第四幕通济桥前行刺

第一场

景与第一幕同，惟东寺内已无桃李花。树木凝碧，深带秋意。前幕次日之午后。

幕开，王妃忽的斤抱幼子在怀，与车力特穆尔自寺内走出。二人在门前伫立，眺望桥方。

王 妃 他们今天恐怕是不会来的。

车力特穆尔 我估计他们一定会来。因为，假如阿盖是把我们的秘密全部泄漏了的话，段功在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半夭一定会有什么举动，我昨天晚上在他那儿便走不脱身。但我严密地在监视着他，他是丝毫异动也没有，一切都照常平静。上半夭他的确是在西门大营里检阅，矢拉亲自去看了来，报告我的。

王 妃 那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呢？

车力特穆尔 段功在西门大营吃了中饭是的的确的，吃了中饭后的确是回家去了。我想他回去总还得换换衣服，再要同阿盖来的话，那就更要费些时间了。我刚才又派矢拉去看去了。大约他也是快回来的时候了。

王 妃 你们那样信任矢拉，他又靠得住吗？

车力特穆尔 那家伙只要有大官做，什么都可以干，国王已经许他做平章政事了。

王 妃 假使段功不来，你究竟怎么办？

车力特穆尔 来也好，不来也好，我都准备得很周到。不来的时候，自然有不来的办法。

王 妃 哼！我实在替你们担心，你们的计划都很迂阔。你们要叫阿盖去毒死他，简直是没有懂得女人的心。女人嫁了人，是宁肯杀自己的父亲，不肯杀自己的丈夫的。

车力特穆尔 但有的也不尽然呵。

王 妃 俺，你在指谁？（忽一转念）哦，你所埋伏的人是在这儿附近吧？

车力特穆尔 点头。

王 妃 那吗，我们现在所说的话，他们不是都听见了？

车力特穆尔 （笑）不要紧的，你不要担心。他们都是西番，不懂我们的话。

王 妃 （向桥方指出）哦，那边有人来了！

车力特穆尔 （张望）那是矢拉啦，他在放跑步，一定是有什么好消息。

矢 拉 自桥方跑出，直跑至二人之前。

车力特穆尔 怎么样了？

矢 拉 （喘息）我跑到段功的门前，看见建昌阿黎带着羌奴和段宝在那门外玩，我在马上顺便问了羌奴一声：“你们为什么还不到东寺去？”她很不高兴地回答我：“我们不去了。”我便再没有说话，勒马跑过，便赶着跑回来了。看情形段功今天恐怕是不会来的。

王 妃 （向车力特穆尔）怎么样啦？好聪明的丞相！

车力特穆尔 哼，不来也好。我们的第二步也该着手的时候了。矢拉，你赶快进庙里去把驴儿达德、苏成、观音保给我请来，就说我和王妃两人在这儿等他们，有要紧的事情商议。

矢 拉 是。（急急向庙内跑进。）

车力特穆尔 和王妃由门阶步下。

王 妃 我说你们迂阔，你总要自负。我看这事情总要搞坏的。

车力特穆尔 现在还不敢说，弄得不好，就只好同他硬拚了。

王 妃 你拚得过他？

车力特穆尔 拚不过也只好拚。但我对于自己的估计还没有失望。我相信段功会来，只是他的儿女们不来罢了。矢拉那家伙浮躁得很。

王 妃 好啦，好啦，不要太自负了，被你七弯八拐的几下子，连我都拿不出主意来了。

车力特穆尔 请你静静地看好了，不要那么着急。

矢 拉 领驴儿达德、苏成、观音保由寺内走出，下阶向车力特穆尔走来。

矢 拉 三位都请来了。

三人（敬礼）请问王妃和丞相有什么指示。

车力特穆尔 刚才根据矢拉的报告，段功似乎不肯来。假使是那样，他今天下午一定会有什么举动。我们应该先发制人，免得等他动起了手来，我们措手不及。所以我现在把你们请来，我要传达国王的意旨。国王已经把全权交给了我，要我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现在这样的必要是迫近了。我同诸位商量过，要在晚间动手，但假如段功不来，那就等不到晚间了。诸位觉得怎样？

驴儿达德 我是唯命是听的，丞相说怎样我就怎样。

观音保 事不宜迟，即使要在半夜举事，许多事情等到晚间都来不及。

车力特穆尔 好在我们的队伍早准备好了，完全是在待命行事，只消你们去传达命令，立刻就可以动手。苏成你怎么样？你对于段功该不会还有什么顾虑吧？

苏 成 哦，丞相，你怎么这样问我？你以为我是汉人，我便有点顾虑吗？丞相，冒昧得很，你实在还没有了解到我。我和段功是羞与为伍。他那样一名半倮罗，半蛮子，因为侥幸打了一次胜仗，便高升禄位，超超乎在我们之上，我昨天回来才听到，气得我连饭都没有吃。我一直也没有去看他。谁个能够在他面前低头呢？象我这样出使大都，十生九死，来去奔波了一年，却丝毫也没有被人看上眼。

车力特穆尔 好了，不要发牢骚了。这回只要你们把段功除掉，你们一个个都得升官，所有行中书省内的段功所保举或和他接近的人都得除掉，你们还愁没有高官厚禄吗？

苏 成 那要靠丞相和王妃栽培。

车力特穆尔 好，只要你们同意立刻就干，那你们就得马上出发。你们的准备怎么样？

矢 拉 都准备好了，只消等你的命令。

车力特穆尔 那吗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布置，驴儿达德，你担任围攻东门大营。

驴儿达德 是。

车力特穆尔 观音保，你担任围攻西门大营。

观音保 是。

车力特穆尔 苏成，你担任围攻北门大营！

苏 成 是，我一定要杀得他片甲不留！

车力特穆尔 矢拉，你担任围攻南门大营和围攻段平章府的两路！矢拉是。

车力特穆尔 南门大营和段平章的住宅很近，也和这儿很近，这两路的围攻特别要紧。

矢 拉 是，我要竭尽我的心力。

车力特穆尔 这五路的兵马统由矢拉指挥，你们三位都得听从他的命令。

三 人 是，我们知道。

车力特穆尔 你们现在就得出发。段功假如要来的话，你们在路上一定可以碰得着他。那样便不可轻举妄动。还是按着既定的计划，以三鼓为号，夜半举事。因为那样可以减少许多障碍和牺牲。假使你们在走到南门去的这一段路上碰不着段功，那他就是准定不来，你们便得急于动手。这戎机，毫发都不容许纵逸。你们要顾到你们的前程，一切都应该谨慎从事。好，你们现在就出发。

四 人 是，遵命。（将下。）

车力特穆尔 喂，矢拉！

矢 拉 （转身）有。

车力特穆尔 在路上假使是遇着了段功，那你一个人就陪着他一道来，因为在这儿还有事情需要你。

矢 拉 是。

矢 拉、驴儿达德、苏成、观音保同下。

王 妃 弯来拐去还不是硬干的一途，我看你们实在是坐失机宜，让敌人多准备了一天一夜。

车力特穆尔 忽的斤，你的责备现在还早得一点。硬干是我们最不幸的一着，这是所谓“孤注一掷”。成功与否，全无把握。不过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也就只好冒险。照你的意思开始就硬干，那你我现在还有没有活命，都不得而知。段功那家伙不是好惹的。你应该知道，他不仅力大如象，还有他的子弟兵啦！云南的老百姓们都喜欢他，那家伙惯会收揽人心。我们所以要这样干他，也就是因为他可怕。要不然，传出一道国王令旨，把他枭首示众了事，我何必要费这样多的心机，弄得我连夜连晚都不能睡觉呢？

王 妃 好，总之拜见你的手腕好了。我们现在是在刀口上走索桥，要走得过才算事。

车力特穆尔 是啦，所以凡事都还须得你留心，我们总要同心协力渡过这一道难关。

桥上有敲金钟之声。

车力特穆尔 有人来了，你请折回寺里去吧。

王 妃 匆忙折入寺内。

桥上走出一位以黑纱蒙面的僧人，身着缁衣，手敲金钟，口念“南无阿弥陀佛”。三步一合掌，九步一膜拜，向东寺走去，走入寺门。

车力特穆尔 未加理会，各自操手在胸前徐徐而却不安地走来走去。舞台沉默有顷，右侧忽有马蹄声，俄而止息，车力特穆尔发生警觉，伫立向桥方凝视。

矢 拉 自桥头跑出。

矢 拉 （喘息地）启禀丞相，段功来了，我们在前面碰着他。

车力特穆尔 （微微兴奋地）带了很多的人来吗？

矢 拉 不，是单人独马，就只带着阿盖公主和公主的两位丫头。

车力特穆尔 （狞笑）哼，好家伙！真是自投罗网！你埋伏的人是在那山神祠和这柏树的后边吗？

矢 拉 是。

车力特穆尔 你给他们约好了，只等我大喊一声“有刺客”，他们就动手的吗？

矢 拉 是的，丞相。

车力特穆尔 该不会错吧？

矢 拉 不，我在这儿和他们练习过多少次。不过，丞相，你切记不要忘记，你一定要躲在那碑后边去喊。不然的话，他们的箭会把你射中，那是毒箭啦。

车力特穆尔 好，那吗我要到桥那边去应付段功。我要等公主她们先来，你留在这儿照拂着。假使公主先来了，你把她妥帖地接进寺内，切不可伤害了她！假如公主是受了伤，国王一定要大发雷霆，不仅你我要受处分，连你我的九族都难逃法网。你应该知道！

矢 拉 我知道了，请你放心。

车力特穆尔 好，那我就去了。（向桥头走去，下。）

有顷，阿盖携施继宗、施继秀二人出现于桥头。三人均着蒙古装束，阿盖头饰亦甚烦重，施继秀肩头斜挂一背囊。

矢 拉 （趋前迎接）呵，公主，国王和王妃已经在庙里面等了你们好一会了。

阿 盖 我们来迟了，因为平章在西门大营检阅，回来得太迟。

车力特穆尔 国王说过，总得要等公主来了才敬香，就请公主先进去打一个照会。

阿 盖 我知道。（已登上寺门前，回顾，见段功与车力特穆尔已出现于桥头，乃跨入寺内。）

施继宗、施继秀与矢拉随入。

段 功 与车力特穆尔并肩而行。

车力特穆尔 国王在睡午觉啦。

段 功 （在桥头伫立）敬香完毕之后，回到城里，我想请国王召开一次御前会议。把你昨天晚上提出的缩小队伍的问题讨论一下。

车力特穆尔 你赞成缩小吗？

段 功 不，我觉得缩小是有问题的。不过我很希望国王解除我的兵权，我很愿意把我的队伍通通交出。

车力特穆尔 你是多了我的心吗？

段 功 不是那样。因为我想专心做些民政上的事情，借此我也可以休息一下。

车力特穆尔 我们慢慢商量吧，不要着急啦。我想国王也未必就肯让你休息。我们梁国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够带兵呢？

段 功 （开始走动）那里，我看观音保和驴儿达德两位都是军事上的人才。刚才我在路上已经和他们说起，就让他们两位分理全国军务，一定可以胜任愉快的。

车力特穆尔 （亦随之走动）慢慢商量吧，慢慢商量吧。

段 功 事不宜迟，希望你今天一定赞成我这个意见。我们要召开一次御前会议。

段 功 、车力特穆尔已步下桥阶。

车力特穆尔 （忽止步）请停一下，我看见那碑后边好象有个人影在闪动，你等我去看看。（向桥碑后跑去。）

段 功 （伫立回顾）真的有什么人吗？

车力特穆尔 （在碑后大呼）有刺客！

与车力特穆尔之呼声相应，大柏树及山神祠背后有乱箭射出，向段功集中。

段 功 哦，我连什么兵器都没有带。（中箭倒地。）

番将数人持刀涌出，围杀段功，段功死。群番（鼓噪）乌曰达宽卓！乌曰达宽卓！……

矢 拉 自寺内跑出。

矢 拉 刺客在那里？刺客在那里？

车力特穆尔 （自碑后闪出）就是这些蛮子！他们把段平章暗杀了！

他们在喊些什么？那蛮话我丝毫也不懂！矢拉那不是蛮话，是说“我要大官做”。

车力特穆尔 （苦笑）你把他们哄过桥去，把我昨晚上给你的那瓶孔雀胆酒犒赏他们。

矢 拉 是。

番将们作各种手势。

矢 拉 达宽卓！达宽卓！（先上桥头）

群番随矢拉过桥，同下。

阿 盖 仓皇自寺中跑出。

阿 盖 什么刺客？刺了谁？

车力特穆尔 几员番将刺杀了段平章。……

阿 盖 （已见段功之尸横陈地上，飞奔下阶，拥之于怀）啊！天啦！（顿时气厥倒地。）

施继宗 、施继秀奔出，急弛至阿盖旁，扶起之。

车力特穆尔 （走近阿盖）没有死吧？没有死吧？让我摩摩她的脉看。

（抚摩阿盖之右腕）啊！还好，还好，脉还在跳。让我去拿点药酒来。（回身奔入寺内。）

施继宗 （皆含眼泪）公主，公主，公主呀！你，你，你应该还要报仇施继秀啦！你应该！公主，公主！……

阿 盖 （渐渐回过气来，仰头哭诉）啊，我的天！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果然大祸临头了。（拥抱段功）阿奴，阿奴，你的万夫不当之勇，就这样被一两个阴险的奸贼葬送了！葬送了！我早就劝你不要来，但你以为在白天不会有意外。啊！啊！

我，我，（忽然举头四顾，精神生出异状）哦！我是在什么地方？这儿是什么地方？

施继宗 这儿是通济桥。

施继秀 这儿是东寺啦，公主。

阿 盖 （望着柏树）哦，我的弟弟在树上唱歌，你们听，你们听，他在唱，他在唱。（撒下段功之尸，向树下走去。）

施继宗 、施继秀左右扶持之。

阿 盖 （自行唱出）

好个摩呵罗嵯段总管，
哟噫，哟噫，哟！
光辉普照锦浪十八川，
哟噫，哟噫，哟！

哦，弟弟，你，你不要跳下来。你会跌着啦！啊，怎么？阿奴怎么还不来把他抱下来呢？阿奴，阿奴呀，你到哪儿去了？你的阿盖在这儿叫你，你可怜的阿盖，在这儿叫你，你没有听见吗？

梁 王 、王妃及车力特穆尔与宫女、卫士等出现于寺门，此时幼王子在宫女一人之手中，车力特穆尔捧酒一杯在手。

阿 盖 啊，出来了一群魔鬼，你们不要拉着我，我害怕，我要走，我要走。……

王 妃 象是失了本性啦？

车力特穆尔 刚才我看见她气厥了，我还把杯药酒拿了来。

梁 王 把酒给我。

阿 盖 （又唱出）

好个摩呵罗嵯段总管，
哟噫，哟噫，哟！
光辉普照锦浪十八川，
哟噫，哟噫，哟！

哦，他还在唱，小弟，你不要跳下来吧，你会把脚跌断的。我要去把阿奴叫来，让他来抱你啦！啊，阿奴，阿奴，你到哪儿去了？你的阿盖在叫你，你可怜的阿盖在这儿叫你，你怎么不回答我一声呀？你忘记了吗？这儿有大柏树，这儿有押不卢花，你怎么不把你那铁杆一样的两只手膊张开出来呀！你为甚么把我丢掉了？……

梁 王 （沉痛地）啊，实在可怜得很。（急行至阿盖前）阿盖，阿盖！

阿 盖 （凝听）哦，是什么人在叫我？不象他的声音。

梁 王 （沉痛地）是你爸爸在叫你啦，阿盖，我可怜的女儿！我是你爸爸啦！

阿 盖 爸爸？哦！我想起来了，你是要拿孔雀胆给我喝吗，梁王（带出哭声）不要说那样的话啦，阿盖呀，这是药酒。

阿 盖 不，我不喝，那不是人喝的，是人就要喝孔雀胆。

梁 王 （带出哭声）你不要说那样的话！

阿 盖 你要叫我说什么样的话？叫我说好人是奸贼，恶鬼是天神，豺狼是菩萨，天堂是地狱？这些我都是会说的。

梁 王 谁要你说这些疯话！

阿 盖 哦，你们都是天神啦。菩萨，你救救我吧！（屈膝欲跪）救救我的阿奴，救救我的小弟穆哥！……

梁 王 你们把她扶进庙里去，让她休息一会吧。她的精神是太错乱了。

施继宗、施继秀勉强扶阿盖向寺门走去。

阿 盖 哦，我晓得了。你们要拉我进地狱的门，要打我进一十八层的阿鼻地狱。我可怜的小弟弟呀！他还在那树上唱。（又自行唱出）

好个摩呵罗嵯段总管，
哟噫，哟噫，哟！
光辉普照锦浪十八川，
哟噫，哟噫，哟！

歌声在寺内渐渐消去。

矢拉由桥头跑出。

矢 拉 启禀丞相，那几位刺客，通同醉死了！

梁 王 醉死了？

车力特穆尔 我叫他们喝了孔雀胆。

梁 王 （反省地）你们叫他们来杀了人，你们又把他们杀了吗？（略顿）很好，很好，倒也做得干净。不过这段功的尸首，你们应该把他抬去好好地掩埋。他究竟是曾经有功于我们梁国的人。

卫士数人下阶，将段功尸首扛起。

梁 王 段功哟，我就把这杯酒作为祭奠吧。（将酒奠地）你也要算是不幸呀，成功招来了你的野心，野心招来了你的不幸。但我比你还要不幸呀，我失掉了一个儿子，又失掉了半个女儿，我也快要失掉我的本性了。你应该是没有什么埋怨的。你假如还有不昧的英灵，就象这只酒杯一样，消散了吧？（投杯于地，成为粉碎。）

卫士们扛段功尸首过桥而下，王俯首默送，余人亦如梁王（悲抑）好，我还得去看我的女儿。我不希望她也作了段功的牺牲。（沮丧地向寺门走去。）

矢 拉 随之而行，将入寺内。

王 妃 （向宫女甲、乙）你们去把国王扶着！

宫女甲、乙如命而行。

车力特穆尔 矢拉！还有点善后的事情要同你商量，请你等一下。

矢 拉 停步，梁王入寺。宫女随之入。场上仅余王妃及车力特穆尔、矢拉三人。

车力特穆尔 你去传布国王的意旨：今天的事情禁止任何人向外声张。

我同王妃今天晚上就在这里陪侍国王，外围的防卫要加倍紧严。（略顿，有所筹思）但是到了半夜，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撤去。矢拉是，我就遵照你的意旨去执行。（将行。）

车力特穆尔 不忙，还有，半夜的事情务须严厉执行，一定要斩草除根，不留丝毫的后患！

矢拉 是，丞相，你请相信我，我是不会使你失望的。

车力特穆尔 那就很好，你的平章政事的禄位高升，就保管在我车力特穆尔的身上了。（自拍其胸部。）矢拉谢谢丞相。谢谢王妃。（鞠躬，向桥头走去，下。）

王妃 和车力特穆尔立门阶上，一时含笑相视。

王妃 你简直就象是一位国王啦。

车力特穆尔 怎么样？你不心服吗？（开张其两臂。）

王妃 （以手捏车力特穆尔鼻）哼，你可飞得起来了！

车力特穆尔 拥之入怀。

舞台黑暗。

第二场舞台转明，幕景不变。

天空出现明月一轮，皎洁如画。右后隅有火光，须逐渐增、强。地上狼藉之物已一概扫除。

寺门紧闭，万籁无声，一时台上空无一人，继而寺门半启，施继秀探头于外窥视，头复隐去。

有间，施继宗、施继秀扶阿盖由寺门出。

阿盖 着白色寝衣，头发结成二辫，垂于两肩之前。

施继宗、施继秀仍着昼间服装，因服侍阿盖，衣不解带。

施继秀 肩头仍斜挂背囊。

三人在阶上展望一时之后，下阶，阿盖指右手骆驼石像，施继宗、施继秀扶之，坐于其上。

阿盖 （以哀婉之声吟出）

吾家住在雁门深，
一片闲云到滇海。
心悬明月照青天，
青天不语今三载。
欲随明月到苍山，
误我一生踏里彩。
吐噜吐噜段阿奴，
施宗施秀同奴歹。
云片波粼不见人，
押不卢花颜色改。
肉屏独坐细思量，
西山铁立风潇洒。

施继秀 我们仿佛就在一场梦里呀！

阿盖 是啦，真是象一场梦。我们在这儿看见段阿奴凯旋是三月的時候，仅仅半年工夫，又看见段阿奴在这儿升天了。

施继宗 我们替公主担了很大的心，国王也很心疼你的。

施继秀 那位蒙头和尚的药真灵验，他把了一点药给公主吃，公主就一

直安睡到三更。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施继宗 谁也不知道。国王也吃了他的药，听说那和尚和国王一道在后边的僧院里休息。

施继秀 还有王妃和车力特穆尔也住在这儿。但不知道他们是睡在什么地方。

阿 盖 那两名卫士，你们是用什么毒死了的？

施继宗 就是那孔雀胆啦，继秀来的时候她顺便把它带来了。（指施继秀背肩上之背囊。）

阿 盖 他们又未免太可怜了。

施继秀那样的人留在世上，只是替魔鬼们做爪牙，死了倒反而落得干净。

施继宗 我们存心替他偿命。

阿 盖 酒还有吗？

施继秀 还有呢，公主。（将背囊摇了几摇）你听，还有很多呢。

阿 盖 现在只有一件事情使我担心，我不知道羌奴和宝宝是怎样了。

施继宗 真的，丝毫也不知道。

在三人谈话中，右后隅火光已渐渐强烈。

阿 盖 请你们再把我扶着，我想走动一下。

施继宗、施继秀扶阿盖行至段功死处，默立有间，又行至大柏树下，向树上张望。

阿 盖 在三月的时候，小弟是在这树上唱过歌的。可是现在他的歌声是听不见了。王城是在那一个方向？

施继宗 （回向背幕右侧指示，发现火光）哦，那儿在起火！那边就是王城了。

阿 盖 唔，又在起火。我很清楚，烧的一定就是我们的家。

施继秀 真的吗？小姐和公子不是很危险？

阿 盖 那是一定的，免得有人留着替段阿奴报仇啦。哎，我真恨我太懦弱了呀！我为什么不能够除去一位车力特穆尔，终究牺牲了这许许多多的好人呢？

施继宗 摩呵罗嗟不肯杀他，实在是不能了解。

阿 盖 摩呵罗嗟他是好人，他并不是不肯杀他，只是因为他自己受了嫌疑，杀了怕惹起更大的牺牲。所以他宁肯把自己来牺牲了。我很感觉疲倦，请你们再把我扶到那骆驼背上去吧。

施继宗 、施继秀复扶阿盖坐于左侧之驼背，面向外。

施继秀 公主，矢拉刚才送了很多吃的东西来，你是不是吃一点儿？

阿 盖 不，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吃。即使想吃，我也是不能吃的。你想段阿奴是那样的爱我，他现在死了，死得那样的悲惨，我还能够有心肠吃什么东西吗？（间）我和段阿奴结婚，算起来也整整半年了，不过也好像只有半天。他凯旋时候的情形不是还在我们的眼面前吗？他那毫无邪念的一切的一切呵！唉，现在是只好想象了。我说过他象我们的皇祖成吉思汗，他那炯炯的眼光，他那朗朗的腔调，他那青青的胡须，他那赳赳的步武，但是被人毁坏了，一座庄严的大理石的宫殿被人毁坏了。（间）我可惜没有到过点苍山，没有看见过那锦浪十八川的风景，段

阿奴还没有带我去，他就永远被人毁坏了。（间）唉，实在是可惜！你们也一样的可惜。你们从小便没有母亲，你们的父亲施宗、施秀也是被车力特穆尔毒死了的。你们还是两朵花苞，就要和我共同着这悲惨的命运，在这暴风雨里面摧残了。（间）我自己亲生的母亲是怎样的面貌，我也是不记得的。我虽然也有父亲，似乎比没有父亲的还要悲惨。……（将头埋下。）

施继宗、施继秀闻之泣不可抑，但均无言。

舞台一时沉默，突然于桥方有马蹄杂沓声，三人惊愕，施继宗、施继秀起立，急扶阿盖隐于大柏树后。

杨渊海 负羌奴，建昌阿黎负段宝，出现于桥头，均着寝衣，甚为狼狈。三人树后瞥见，急闪出。

杨渊海 啊，公主在这里！（将羌奴放下。）

阿黎 亦将段宝放下。

羌奴 与段宝急趋而前，阿盖亦急趋而前，母子三人紧紧在场中拥抱。

羌奴

段宝 妈，爸爸还在吧？

阿盖 今天下午已经在这儿被人杀死了。

段宝 爸爸死了吗？我就没有爸爸了吗？（哭）

众人均掩泣。

杨渊海 （前进数步）事不宜迟，后面一定有人追来。我想公主一定也是很危险的，现在只有两匹马，请公主和小姐公子们赶快上马逃走！

阿盖 不，我是决心死在这儿。我所关心的就是你们，现在你们还在，我就可以安心了。羌奴，宝宝，我要告诉你们，杀你爸爸的是车力特穆尔，也是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我是你爸爸的伴侣，但又是你爸爸的仇人的女儿，我没有方法替你爸爸报仇，这责任就交给你们了。但你们这样的装束是逃不出去的，你们赶快换成蒙古装。继宗，继秀，赶快把你们的装束掉换一下。阿黎和渊海也应该改换装束，庙里面有两位死了的卫兵，你们赶快去，把那卫兵身上的衣服取来换上。

施继宗 好的，我们赶快去。

羌奴 不，我们要同妈妈死在一道！

阿盖 这可没有意思。都死了，谁来替爸爸报仇呢？

杨渊海 参政，你赶快带着他们一道进去换。

杨渊海 我看，这是建昌阿黎的责任，我们分开来担任吧。阿黎，你保护公主小姐们回大理，我要留在这儿替摩呵罗嵯报仇。阿黎这责任我甘愿和你调。

阿盖 你们在这样的时候还争执些什么？都听我的话，就照着杨渊海参政的说法去做。

阿黎将段宝背上，与施继宗、施继秀及羌奴同奔入寺中，阿盖倚右手骆驼而立。

阿盖 杨渊海，你们怎么这时候才赶来呀？

杨渊海 公主，请你宽恕。我们听说国王和王妃都留在这儿过夜，便以

为总管和公主也都是留在这儿过夜的，大家都没有介意。不料一到夜半便四面火起，住宅被大兵包围了，我们才知道大祸临头了。我同阿黎两人把公子和小姐带在马上，杀出了重围，一直赶到了这儿。

阿 盖 哎，这车力特穆尔的罪恶，可惜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向你详细地说。建昌阿黎知道得一些，只要羌奴和宝宝长大了之后能够报仇，我想他们的爸爸在九泉之下是会瞑目的。

杨渊海 公主，车力特穆尔是不是就住在这庙里？

阿 盖 是的，他就住在这庙里，我想他停一会一定会出来。

杨渊海 那吗，我就在公主面前，把这位比禽兽还要禽兽的奸恶小人除掉。

阿 盖 你是应该做的。即使你失败了，也使人知道段阿奴有你这样一位忠肝义胆的友人。（警惕）哦，你听，好象有人马的声音！

杨渊海 （谛听一会）那是松林中的风声啦，不过形势已经急迫，换服装吧，我要去看看。

杨渊海 行至寺首，建昌阿黎与羌奴、段宝适由寺中走出，三人已换成蒙古装。

羌 奴 与段宝均满眼含泪向阿盖跑去。

羌 奴 （跪于网盖前）妈，继宗、继秀两位姐姐，她们都死了。（哭出。）

阿 盖 哦，她们……

羌 奴 （哭诉）她们服了毒，这剩下的酒，她们叫我给你送来。（起立，解背囊授阿盖。）

段 宝 妈，我一定要报仇。

阿 盖 （将背囊套上肩头）希望你能够那样。阿黎呀！你来！你一定要好好地保护段宝，让他长大起来替他父亲报仇。

阿 黎 公主，请你放心。我的生命是段总管给我的，我被车力特穆尔擒着的时候，已经就是没有活命的人，是段总管保护了我，使我活到了今天，爱我就和自己的子侄一样。我感受了段总管的天高地厚之恩，我现在勉强成了一个人。我现在要对天发誓。（拔出佩刀，向天朗诉）我一定要尽我的心血保护公子和小姐平安地回到大理。（间）我一定要收，拾东兵，飞檄西洱，联络金齿八蛮，大小车里，乌撒乌蒙，白夷白焚，保卫大理点苍，拥立宝宝为第十代总管。（间）我一定要替九代总管报仇，让这百鬼夜行的梁国完全消灭。（誓毕，凝目有顷，纳刀鞘中。）

阿 盖 好，你们赶快走。

段 宝 妈，你以后就不能再给我讲《正气歌》了吗？

阿 盖 我希望你自己就成为一首《正气歌》。你们快走！

羌 奴 （含泪）妈，那么，我们就走了！

阿 黎 背负段宝先行，羌奴随之，一步一回首，行至桥际，羌奴忽猛然折返，抱阿盖之膝而哭。

羌 奴 妈，我怎么舍得你呀！

阿 盖 （含泪抚之）我也是一样。好，不要踌躇了。（忽然记起）是的，我还有一样东西给你。（自靴中抽出短刀一把）这，你拿

回去作为纪念。（授之）对于你会有用处的。

羌 奴 （接受，插入靴中）妈，我遵从你的意旨，我现在就走了。（复折行至桥头，再表示一番依恋之情，与阿黎同下。）

俄而有马蹄声，渐渐消逝。

阿 盖 先仅木立场中，继乃趋向桥头瞻望。杨渊海将嘴唇紧闭，木立桥下，凝视右方。有间，阿盖转身将下，忽觉寺后有行动之声，急挥杨渊海，令其躲于桥碑之后。杨渊海照所指示，急行闪避。

车力特穆尔 着黑色寝衣，仗剑由寺垣与溪岸交接处冲出。

车力特穆尔 （急行至阿盖前）啊，公主，你一个人在这儿！

阿 盖 不理睬，行至右侧骆驼像前，倚其首而立。

车力特穆尔 （亦跟踪前进）我刚才到公主睡的地方去看来，看见你的两名侍女，衣服被人剥去了，好好的死在床上。两名卫兵也死了，有一位的衣服也被人剥去了。公主却不见人，我着急得什么似的。所以我才赶紧地跑了出来。（纳剑入鞘。）

自此寺门内国王时隐时现。王妃着寝衣，抱幼子亦由寺垣与溪岸接界处掩上，急隐于山神祠后。阿盖因昂头眺望，早已瞥见，唯车力特穆尔未觉。

车力特穆尔 我想，怕一定是遭了强盗，不过我现在看见公主安全无恙，那我就放心了。

阿 盖 仍不理睬，只昂头张望月色。

车力特穆尔 公主，你现在的精神比刚才好得多了，我看你的心境似乎很平静，这是使我很高兴的事。我，我，我是很关心公主的。我为了太关心公主，常常弄得来不能睡觉。我这一年来，认真说没有一天，没有一夜，没有一时，没有一刻，不是在关心着公主的。——你可怜我吧，公主，就因为关心你，我瘦得来就象一条狐狸一样了。

阿 盖 你是那样的关心我吗？

车力特穆尔 真的啦，公主，我恨不得把我的心肝都挖出来给你看呀！

阿 盖 （苦笑）那吗，你为什么老是陷害我呢？

车力特穆尔 公主，你这可把我冤枉了。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丝毫也不曾起过那样的坏心肠。

阿 盖 可是凡是我心爱的人，你都把他们害死了。

车力特穆尔 公主，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你不要冤枉我！

阿 盖 冤枉你？哼，我问你：穆哥小弟是什么人害死了的。

车力特穆尔 不是吃了段功的乳饼，中了毒的吗？

阿 盖 哼，亏你昧得过良心！你在昨天下午亲手送一小瓶砒霜给我母亲，要她毒死小弟，你怕我不知道！

车力特穆尔 是谁这样告诉你的！

阿 盖 谁告诉我的？在场的人啦；你害死了穆哥小弟，又来谋害段功，你昨天晚上送来的蜜枣里面，为什么又有很多的砒霜？

车力特穆尔 （佯惊）唉，有很多的砒霜？我完全不知道，那吗一定是苏成想毒死我啦。

阿 盖 哼，你还在嫁祸于人！你假如真正是个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所做的事，自己就应该担当。今天在这儿，几员番将把段功杀了，

不又是你使用的诡计吗？

车力特穆尔 这个，真是活天冤枉呀，我是丝毫也不知道的呀！

阿 盖 哼，你不要胡赖吧，矢拉早就把你的阴谋告诉给我了！

车力特穆尔 （吃惊）唔，矢拉告诉了你？告诉了你什么？什么时候？

阿 盖 就是半夜过后啦，他来调你的卫兵进城去打仗的时候。你说你很关心我，看来你连矢拉的一片真诚都没有的。

车力特穆尔 （踌躇了一下）矢拉那个家伙是惯会撒谎的，公主，你不要听信他的话！

阿 盖 唬，你这人真是鬼祟！我拿点东西给你看，看你还怎样胡赖？
（自怀中取出一通蒙古文信件）这是你昨天晚上写给矢拉的信，就是你叫他在这儿埋伏番将的信啦。这完全是你的笔迹，看你怎样胡赖！

车力特穆尔 （开始徘徊，频频搔首，自语地）哼，矢拉这家伙，我没有想出，他竟会有这样的野心！

阿 盖 还有啦，前几天你还派遣了好些刺客，在路上去截杀杨渊海参政，矢拉也告诉了我。看来，你真是鬼计多端啦！（故意亲密地）怎么样呢？你不能胡赖了吧？

车力特穆尔 （戛然而止，走至阿盖前）公主，既然一切的秘密你都知道了，那我也用不着再要隐瞒。可你要知道，我这一切的举动，都是为的关心你呀！

阿 盖 哦，你谋害了我心爱的人，还是为的关心我！

车力特穆尔 可不是吗！我真是很想把我的心肝五脏都挖出来给你看呀。

阿 盖 你不必挖出心肝五脏吧，你就说说你的理由看，你为什么要杀死段功？

车力特穆尔 一句话归总，就是因为我爱你。我相信你是爱段功，但我也相信段功却没有我这样爱你。他把我心爱的人夺去了，所以我要杀他。他是一名半倮罗，和我们根本不能融洽，所以我要杀他。他惯会笼络人心，想吞并我们梁国，所以我要杀他。但是认真说，还是只为的关心你。梁国假使被他吞并了，你还有地位吗？你同一名半倮罗结婚，实在是我最不能忍耐的事，就好象一只天鹅陷进了一个烂泥窖里。所以我总得把你救出，总得把你夺过手来。

阿 盖 你这话是真的？

车力特穆尔 我真是想把我的心脏剖给你看啦。

阿 盖 那么，我又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将穆哥小弟害死？

车力特穆尔 （踌躇）还不是为的关心你。

阿 盖 怎么说？

车力特穆尔 因为不使穆哥王子中毒，便不能够使国王生疑；国王不生疑，便不能够除掉段功；段功不除掉，便不能够把你夺过手来。

阿 盖 就只这一点吗？

车力特穆尔 唉，我就只想把你夺过手来，你可怜我吧。我为了你实在费了不少的心血啦。

阿 盖 可你自己对我母亲说的话，又不是这样啦。

车力特穆尔 我同她没有说过什么呀，你不要再冤枉我了。

阿 盖 唬，你还在说我冤枉你。那我就给你揭穿吧。你不是说：小王子是你的血脉，你同我母亲的关系，穆哥很清楚，穆哥不死，小王子便不能够做梁王。你对母亲不是亲口说过这样的话？

车力特穆尔 （忿恨）这话你也知道了吗？哼，我相信，一定又是那忽的斤出卖了我！那个狐狸精，我恨不得把她剁成肉酱！我经不起她的追求，和她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但我对于她丝毫也没有好感。她那样连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能够毒死的人，谁个能够和她认真呢？她在一年前就常常强迫我，要我毒死你和你的父亲，这我却踌躇了。

阿 盖 这话我倒很相信，可惜你说得太迟。

车力特穆尔 （高兴）现在还不算迟啦，公主！段功已经死了。公主要真是可怜我，那我真是造化。

阿 盖 （故意愚弄之）不过，我觉得矢拉，比你要诚实些。

车力特穆尔 公主，你不要相信他，那家伙是一个坏蛋啊！

阿 盖 可是，是他先把你的秘密泄露了，你才把真话说出来的。

车力特穆尔 （反诘）那么，你的意思是喜欢矢拉，不喜欢我，是不是？

阿 盖 总之他比你老实一些。

车力特穆尔 （暴躁地）哼，我告诉你！你已经是老虎口中的兔子，连段功我都把他除掉了，不要说什么矢拉！

阿 盖 你这样粗暴地说，打算怎样？

车力特穆尔 我要你干脆地答应——嫁给我！

阿 盖 我不干脆地答应呢？

车力特穆尔 不啊，唬，我就要用腕力来强迫！（向前逼近。）

阿 盖 （回避之）我不服从你呢？

车力特穆尔 我偏要使你服从！你看吧，唬！（直前，欲将阿盖拥抱。）

阿 盖 （急急闪开，毅然叫出）

杨渊海 ！你来！把这恶魔除掉！

杨渊海 （自碑后闪出，执剑在手）车力特穆尔，你的恶贯满盈了！（一剑向其腰部刺去。）

车力特穆尔 （出于不意，未及提防，拔剑略斗，终因伤重不敌）噢哟！我，我受暗算了！（倒地。）

杨渊海 再于车力特穆尔之胸部加刺数剑，车力特穆尔即痉挛死去。

杨渊海 （挥剑指天，一膝跪地面祝）摩呵罗嗟啊，是你的阴灵不昧，把这魔鬼掇弄了来，替一切惨死了的善良的灵魂们作为了献祭的猪羊。（倒剑杖地，埋头默祷。）

阿 盖 （发出凄冽的笑声）啊哈哈哈哈哈，阿奴呀，你现在可以瞑目了吧。（自背囊中将酒瓶取出，拔塞鲸饮，将瓶投入溪中。）

梁 王 率卫士自寺中飞奔而出。

梁 王 （见车力特穆尔已死，势为之软）哦，那万恶的奴才已经死了？

阿 盖 死了，杨渊海参政把他除掉了。

梁 王 很好。我正想除掉他！哦，杨渊海，我感谢你。

杨渊海 你这昏庸老朽，我和你不能两立。（挺剑欲刺，被卫士们抗拒，呈紧急状。）

阿 盖 （急制止）杨渊海，你不要怪我父亲。（向梁王）你现在可明白了吧？父亲！

杨渊海 收回剑。

梁 王 唉，一切都是我的愚昧！元朝的江山就和我们梁国一样，也就快完蛋了。（问）

阿 盖 呀，你刚才嗑的是什么？

阿 盖 是你给我的孔雀胆！

梁 王 啊，你怎的！你怎的！

阿 盖 一切都过去了。我知道，妈妈也在这儿。你听，那山神祠后面小弟弟在哭。

祠后果有婴儿哭声，王妃羞愧地自祠后闪出。

阿 盖 已开始苦痛，向地下倒去，梁王踉踉跄跄地抱之于怀。

梁 王 （怆痛）阿盖，阿盖，你不要离开我呀！

阿 盖 不，我要到那更幸福的世界里去。……（苦闷加剧。）

梁 王 啊，阿盖，阿盖，阿盖呀！你不要离开我。

王 妃 侍侧亦垂头而泣。

矢 拉 带卫士出现于桥头，见状，瞪然而立。

复面僧自寺中走出。

复面僧 （行至梁王前）大王，不用哭了，你请抬起头来。

梁 王 将头抬起。

复面僧 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将面罩揭开。）

梁 王 啊，铁知院！

王 妃 啊，鬼！鬼！

复面僧 我是铁知院啦，昨天是鬼，今天可是人了。我昨天被车力特穆尔推下水去，但我并没有死。我是帮凶的一个人。毒死穆哥王子的砒霜是车力特穆尔要我配给他的。请大王赐我死罪。

杨渊海 （挺剑欲刺僧）我要把你们这些魔鬼除尽！

阿 盖 （极端苦闷中）杨渊海，你也容恕了他……（向矢拉指出）且听矢拉要说些什么！

矢 拉 我们奉了车力特穆尔丞相之命在四门放火。东西南北四大营已杀成了一片尸山血海。城内城外四处起火，段平章府已经化为了灰烬。火势愈来愈猛，整个王城看看也将要化为灰烬了。

寺内有晨钟之声。

阿 盖 （作最大的努力，勉强撑持起来）一切都过去了，让明天清早呈现出一片干净的世界。（倒下，气绝。）

余人均俯首沉默。

——在钟声幕下

1956年7月19日在北戴河海岸

把这个剧本又作了一次改订。

（本篇最初载1943年4月出版的《文学创作》月刊第1卷第6期）

附录

《孔雀胆》的故事

秋凉了，费了五天半的工夫，写成了一部四幕五场的悲剧《孔雀胆》。
这故事是出在元朝末年的云南。

当时的云南已经立为行省，但除行中书省的官制之外，还立有一位梁王来管辖。

梁王名巴匝拉瓦尔密，《明史》和《新元史》里面都有他的传——《新元史》的传文是根据《明史》略略加了些添改的。这位梁王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五子忽哥赤的后裔，据说他对于云南“抚治有威惠”。

在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一三六二年）三月，当时把四川全境克复了的明玉珍，派遣了三路大兵去经略云南：邹兴由建昌，明二由叙州，芝麻李由八番（在今贵州境内）分道进取。明二率兵不满万人，长驱直入，陷云南省治中庆府（今昆明），屯兵金马山。

梁王和行省官吏都一一望风逃遁。但因其他两路未能会师，明二粮乏，颇事剽掠，于是便失掉了云南的民心。逾年，大理第九代总管段功出兵攻明二，累战累捷，直追至七里关，全师而还。

关于明二出师的年代各书多不一致，《元史顺帝纪》作至正二十二年，《明史》及《新元史》《明玉珍传》则作二十三年。（《明史》《巴匝拉瓦尔密传》更误为二十九年。）大事以二十二年出师，二十三年还师，故有此出入，我现在是根据《元史》。不过《元史》载陕西行省参政车力特穆尔擒明二（《续资治通鉴》亦根据未改），则与事实不符。明二即万胜，于二十三年曾进攻兴元（今陕西南郑），二十五年为明玉珍之右丞相，再攻兴元而下之，并无被“生擒”之事。

段功既战胜明二，梁王甚感其功德，奏拜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并以女阿盖公主妻之。（“盖”字本有示旁，今从省。）

阿盖公主在《新元史》《列女传》中亦有传。

元时行中书省的官制和中央中书省的官制相同，有左右丞相，其下为左右平章政事，丞相、平章皆为从一品。兄其下为左右参知政事。有时左右有省置其一的。

段功为平章，不知是左是右，或许也怕是无左无右的专职。要之，足见他在当时的位阶是相当隆崇的。

段功既做了平章政事，便留驻云南，不回大理。有人向梁王进谗言，说段功有吞并云南的野心。

梁王听信了这种谗言，便想杀害段功，起初是授意于他的女儿阿盖，把孔雀胆给她要她把段功毒死。

但阿盖不仅没有毒死她的丈夫，并把这秘密泄露了，劝段功回大理，她愿意和他一同回去，段功却没有听从。第二天梁王又邀段功到东寺去做佛事，一说是做寿，便令番将在通济桥头把他暗杀阿盖听说她的丈夫被害，便很哀痛，想要自杀，梁王防备得很严，不让她自杀。但她作了一首辞世诗，终究自杀了，一说是绝食而死。

那首诗很哀惋，《新元史》传中有著录，但颇有误字，今根据《国粹学报》六十四期雪生抄辑《脉望斋残稿》案语，录之如次，并将其中蒙古语及疑难之字加以解释。

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

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

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里彩。

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

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卢花颜色改。

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风潇洒。据雪生所注，“踏里彩”是锦被名，“吐噜吐噜”是可惜之意，“奴歹”是我，“押不卢花”是起死回生草名，“铁立”是松林，又“肉屏”是驼峰。此外如段阿奴即是段功，阿奴或许是爱称吧。苍山是大理的点苍山，亦名雪山。山有十九峰，二峰之间各有一溪，名为锦浪十八川。

阿盖劝段功回这样有名山胜水的大理，而他不肯回去，既已知道梁王的阴谋，偏不伤害梁王而反为所害，在这儿各种史料都没有说到段功的心境究竟是怎样。但我揣想，他这人大概是一位豁达大度，公而忘私的人。故尔也才引得阿盖那样的爱他。

阿盖是可爱的一位女性。她处在父与夫的冲突之间，她的心境一定很苦，而她终于把自己的生命来殉了她的丈夫，实在是值得同情。

这个故事在一般虽然不十分普遍，但在云南或许知道的人要多一些。明末云南的遗老刘毅庵，有咏《阿盖妃》诗一首（见上所举《脉望斋残稿》），把来和阿盖的辞世诗一道读，很能够相互发明：

嘹嘹孤雁绕宫帷，梁国奇传阿盖妃。

雀胆阳收全父命，兰缸暗剔劝夫归。

西山松老秋风冷，东寺钟残夜雨微。

云片波粼成往事，苍山遥望泪沾衣。

根据这诗可以知道段功和阿盖之死是在秋天，这正是一项重要的资料。文在这首诗的后边，抄辑者雪生有一段很长的案语，开始叙述阿盖妃的故事，与《新元史》文约略相同，另外叙述到杨渊海的殉死和他的题壁诗；便为《新元史》所未著录。

杨渊海是段功的部下，他听到段功遭了暗杀也很伤心，因而题诗一首，自杀身殉了。据那诗语看来，杨渊海也是大理人，不仅能诗，而且善战，是同时死在云南的。他和段功出仕云南的期间只有半年，在这诗里面也可以得到根据，诗云：

半载功名百战身，不堪今日总红尘。

死生自古皆由命，祸福于今岂怨人？

蝴蝶梦残滇海月，杜鹃啼破点苍春。

哀怜永诀云南土，绵酒休教洒泪频。

段功还有一对很可爱的儿女，女名羌奴（《新元史》《阿盖传》作僧奴），男名段宝，这两人不是阿盖所生，是出于段功的前妻高氏。《南诏野史》载嫡妻高氏尚在，且与功诗词往来。又载段功之死在三年以后，余以为均类小说，不足据。盖正妻如在，梁王竟许其女为妾，不甚近情理。

段功死时，羌奴只有十二岁，曾经手制一旗，上绣“誓报父仇”四字。后来成了人，嫁给建昌阿黎氏。她把绣旗留给她的弟弟，作为纪念，告诉她说，自己不是男子，不能替父亲报仇，十分抱恨。但她出嫁之后，她要“收拾东兵，飞檄西洱”，完成报仇的志愿，并叫她的兄弟急急出兵，会于善阐（即昆明），还作了两首诗留别。

其一云：

珊瑚勾我出香闺，满目潜然泪湿衣。

冰鉴银台前长大，金枝玉叶失芳菲。

乌飞兔走频来往，桂馥兰馨岂暂移？
惆怅同胞未忍别，应知含恨点苍低。

其二云：

何彼穉穉花自红，归车独别洱河东。
鸿台燕苑难经目，风刺霜刀易塞胸。
云旧山高连水远，月新春叠与秋重。
泪珠恰似通霄雨，千里关河几处逢？

这些诗《新元史》也未著录。据雪生案语，言“后与其弟宝终遂其复仇之志”。文字过于简略，不知究竟是怎样复的仇。不过据《梁王传》及别的资料的参证，这“复仇”似乎只是消极的，便是与梁王断绝关系，而促成了云南在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的平定与梁王的惨死。

段宝是大理第十代总管，在其父死不数年之后，闻明太祖定鼎江南，便派遣他的叔父段真，由会川奉表归款。一直到洪武十四年，明遣征南将军傅友德、左将军蓝玉、右将军沐英，进兵云南，十二月大败云南平章达里麻之师于靖江，生擒达里麻，歼其精甲十余万。《明史》《梁王传》在这儿插叙了一笔：“先是王以女妻大理酋段功（原文作段得功），尝倚其兵力，后以疑杀之，遂失大理援。”以“失大理援”作为梁王败绩及走死的原因之一，足见得段宝的复仇只是袖手旁观，坐视不救而已。不过段宝虽然已与明室通款，但在明军攻云南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是已经死了的。

梁王的末路也很悲惨。据《新元史》所载，他在损兵折将之余，见大势已去，便逃往晋宁州的忽纳砦，“焚其龙衣，驱妻子赴滇池死，再和左丞达的，右丞驴儿，夜入草舍自缢”。（案达的驴儿实系驴儿达德一人之分化，其时另有一左丞相为观音保，开城迎降者也。）这位梁王的年龄，算起来一定是相当大的。在至正二十三年他已经有了公主可以嫁人，由那时到他的死又是二十年，他的年龄可能有七八十岁。整个元朝，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起算，仅仅八十八年，梁王对于云南的统治恐怕要算是相当长远的。

明军把云南平定了之后，更进而经略大理。那时候的大理总管是段世，是段宝的儿子，可见得段宝死得很早。

段功死时羌奴才十二岁，段宝是她的弟弟，顶多也不过十一岁，段宝之死当在三十岁以前。段世和他一位弟弟段明，在明军经略大理时，也不过是十来岁的孩子。

段世对于明室很想成为半独立性的属国，“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不想彻底归顺。因此明军在洪武十五年便开始行动，一下便把大理击破了。段世段明都被生擒，被解送到南京。明太祖以为他们的父亲段宝，曾经通款，不忍废绝他的后代，便赐世名“归仁”，授永昌卫镇抚，赐明名“归义”，授雁门镇抚。大理就这样完全归入了中国的版图。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征南将军傅友德等在对大理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曾经致书劝降，那劝降书里面有这样一句：“我师已歼梁王，报汝世仇，不降何待？”据此，也足以证明段氏对于梁王的报复，除消极的不合作之外，不曾有过什么积极的行动。

段功有一位很贞烈的妻阿盖，有一位很义侠的部下杨渊海，又有那么一对有气概的儿女，可见得并不是一位寻常的人。《新元史》既为梁王和阿盖立传，似乎更应该为段功立传，可惜关于段功的事却没有详细的叙述。在《大理府志》《昆明府志》或《云南省志》之类的地方志书里面，或许更还可以

找出一些资料吧，但这些志书，目前是无法到手的。

就是关于阿盖与梁王等的资料也只是一个轮廓。例如向梁王谗害段功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各项资料里面均无可考。因此在这些地方我便发动了我的推想，根据《元史》《顺帝纪》车力特穆尔生擒明二的那个记载，我想到这车力特穆尔分明有诳报军情及冒功求赏的嫌疑，因此我便定他为谗害段功的主角，而且把他写得很坏。这点我是应该声明的。关于车力特穆尔，没有别的资料可以根据，假如他这人并不是那么坏的人，我自然要负责，我不过借用了一下他的名字而已。

梁王有妃有子，史有明文，但这妃是什么名字，一时尚未能考出，子是几位或多大，也没有记载。看到“驱妻子赴滇池死”的那一句话，可见他的妻子之死都是受着强迫的。妻不见得是一位好妻，子也恐怕是没有多大年纪的稚子。因此我也就把梁王妃写得很坏，而让她在穆哥王子之外还有一个幼儿。

王子穆哥是我假造的，并无丝毫根据。假造了他来是为了要显得阿盖的贤淑与王妃的鬻顽。

驴儿达德、苏成等人在《梁王传》中有名，因而遭了我的利用。铁知院一名也见《梁王传》，我因为他的名字有点像和尚，便让他做了和尚，而且还让他懂得医理，作为了梁王的侍医。

建昌阿黎氏是后来羌奴所嫁的夫家，我把他利用了来作为“明二”的代身，而使他和段功发生了联系，也就成为后来与羌奴结合的机缘。这些不用说都是我假造的。就是明二的金蝉脱壳计也是我假造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我对于历史疑案的一种解释。

我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是《明史》、《元史》、《新元史》尤其是这些书里面的《明玉珍传》、《巴匝拉瓦尔密传》、《阿盖公主传》、《顺帝纪》、《云南土司》等篇，还有就是上面举出的雪生所辑《脉望斋残稿》及法国学者多桑所著的《蒙古史》、《马可波罗游记》等。

资料的搜集和调查是相当费了些时间的。本来我是打算在这暑间把宋末抗元史中的钓鱼城的故事戏剧化的，因此读了好些关于元朝的文献，但在中途我的兴趣却被阿盖吸引去了。

我知道有阿盖的存在应该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大前年我回到长别二十六年的我的大渡河畔的老家的时侯，在我年青时所读过的书籍中，（那些多被蠹蛀焚毁，仅留极小一部分，）找到那册有第六十四期的《国粹学报》的合订本，这在目前应该算得珍本了。《阿盖妃》的诗又重新温暖了我的旧梦，因而那册书我便随身带到了重庆来。我时时喜欢翻出来吟哦。有时候也起过这样的念头，想把阿盖的悲剧写成小说。但要写小说时，最大的困难是我没有到过昆明和大理，地望和土宜对于我是一片空白，因此没有胆量敢写。我终于偷巧，采取了戏剧的形式，是因为我把布景的责任推卸给舞台工作人员去了。

1942年9月10日

《孔雀胆》故事补遗

—

《新元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九里面有这样的一则：

驴儿达德，蒙古人，为云南行省右丞。镇帅达里麻兵败，梁王闻之，即同其母嘉禧，可敦忽的斤等百余人，乘舟趋昆明池，谓驴儿曰：“我宗室子，

无降理。”命取药，仰之，死。妻子皆从之。驴儿达德既进毒于王，号恸自杀。一时死者凡二百人。

这所记载的情形和同一书中《梁王传》所记载的不大相同。驴儿达德在这儿是一个人，在《梁王传》里面是分成为“左丞达的，右丞驴儿”。又据杨升庵的《南诏野史》载明军入云南时，“云南左丞观音保以城降”。（原作“右丞”，今改。）左右丞相各一人，断不会跑出三个人来的，《梁王传》分明是弄错了。

梁王妃名忽的斤，在这篇传文里面也表示着的。起初我对于“其母嘉信可敦忽的斤”一语，不知道怎样点断。本来北方民族，王称可汗，后称可敦，史有明文。起初我疑“嘉信”是尊号，“嘉信可敦”如称“慈禧太后”之类，则忽的斤便是梁王母后的名称。兹据昆明杨亚宁先生的抄示：“张毓碧《云南府志》中亦略纪此事，惟作‘与其母嘉信，妻忽的斤’云云。”是则忽的斤乃梁王妃的名字。又施宗施秀确系人名，又作子宗子秀。《南语野史》载段功攻明二时，言“又得子宗子秀兵至，功遂从梁王进兵吕合，则红巾于关滩江”。又段功为梁王所害后，“阿盖闻之，恸哭曰：‘昨灯下，吾犹言云南施宗施秀二人以胭花殒命，奈何不信。今果遇害矣。’……”看来，这施宗施秀似乎是云南的民兵将领，于攻打明二时有功，而被梁王用胭花把他们毒死了。（胭花不知道是不是罂粟？）我得到了这个智识，在剧本里面便把阿盖的两位侍女改为了施宗施秀的女儿。

关于谗害段功的人在各种地方史志上均无可考，因此我所假拟的车力特穆尔还不至于发生问题。

我把剧本写好之后，有朋友告诉我：施蛰存有一篇小说也是写这故事的，收在《将军的头》里。我便很想看看这篇小说，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材料。在重庆找这书不到，成都的朋友洪钟先生最近为我购寄了一部来，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篇小说叫《阿褫公主》。

读了这篇小说，在积极方面对于我毫无帮助，不过在消极方面它算使我知道了我所不能找到的东西，别人也没有方法找到。

《阿褫公主》的主题和人物的构造，和我的完全不同，甚至于可以说是立在极相反的地位。作者也没有找到那位进献谗言的人，他是把这反派的脚色使驴儿与达的（彼依据《梁王传》亦分为二人）来扮演了的。把驴儿的面貌写得很丑，说他就象驴子，其实“驴儿”只是译音，我们是不好望文生训的。

作者似乎读过杨升庵的《滇载记》或《南诏野史》，把段功的死是定在至正二十六年七月，在打败明二后的第三年，又写着段功的嫡妻高氏还在，段功曾往来于昆明与大理之间，终为迷恋女色而忘记了民族的仇恨以致殒命。

我们的老乡杨升庵先生，其实是惯会造假的人，谁都知道《杂事秘辛》就是他造的假。他还有一套假《石鼓文》，也是很有名的。《南诏野史》，据杨亚宁所示，本有两种。一为阮元声本。一为杨慎本。杨本盖据阮本加以润色者。《滇载记》则又其润色者也。此观阿盖所歌《金指环》及高氏《风卷残云》词，自明。案《野史》实系一种小说，其中事实多出虚构。如明玉珍攻云南，其母寄书一节即属子虚。盖攻入云南者为明二，并非明玉珍，则其母安有致书玉珍之理？至如叙段功之死在至正二十六年七月，距其战胜明二已三年，亦与杨渊海诗“半载功名百战身”不合。因之嫡妻高氏尚在，段

功曾往来于云南与大理之间，其事亦不足信。盖高氏如尚在，梁王何至以其郡主为段功之妾？旧时文人均有段功好色自取灭亡之观念，故不免多所附丽以自圆其说？

二

又案世祖第五子忽哥赤以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封云南王，八年被人毒害。其子也先帖木儿以至元十七年始袭封，武宗即位（至大元年），进封营王，而以镇西王铁木儿不花之子老的为云南王。也先帖木儿卒于至顺三年（一三三二），有二子曰脱欢不花，曰脱鲁，未言嗣立。《元史》《顺帝纪》载元统二年（一三三四）五月“诏云南王（《新元史》作西靖王）阿鲁镇云南，给银子团牌，”西靖王阿鲁者，世祖太子真金子答刺麻八刺之子，以至顺元年封西靖王出镇陕西，见《新元史列传》第十，唯该传并无晋封云南王事。今据亚宁所示：

段功之兄段光时代于元统二年已与梁王巴匝拉瓦尔密分域构隙，如两说均无误，则阿鲁殆于元统二年五月晋封云南王后，不久即去职，而梁王巴匝拉瓦尔密继之。唯此等重要事史书不见，殊为不合，且梁王一名孛罗（盖即巴匝拉之促音），疑《元史》云南王阿鲁乃伯鲁之误（阿与伯草书颇相近），盖非西靖王阿鲁，则孛罗伯鲁殆系一人。是则梁王巴匝拉瓦尔密当为忽哥赤之曾孙。《新元史》《世祖诸子世表》于云南王忽哥赤之下有如次之系列：

一世——云南王忽哥赤；

二世——营王也先帖木儿；

三世——脱欢不花，脱鲁，云南王阿鲁；

四世——云南王孛罗（原注：未详世次）；

五世——梁王巴匝拉瓦尔密（原注：世次未详）。将孛罗与巴匝拉瓦尔密分为两人，而以阿鲁属于忽哥赤系之“三世”，与本传自相矛盾，殊觉不甚妥当。

又云南王或梁王之继承本非一系，其传统甚为复杂，有时且中断，兹据《新元史》《世祖诸子传》（《列传第十与十一》）追索其传统如下：

云南王忽哥赤（世祖第五子）——至元四年至八年。在职五年。

南平王秃鲁（太宗子禾忽子）——至元九年及十四（？）年。

此王因其父禾忽附海都，于十四年举兵反于甘肃六盘山，后被擒。《新元史列传》第九中有传，唯未言镇云南事。

云南王也先帖木儿（忽哥赤之子）——至元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冬。在职十年。

梁王甘麻刺（世祖长子真金之子）——至元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在职二年。

梁王松山（甘麻刺子）——至元三十年至至大二年。在职十七年。

云南王老的（世祖第七子奥鲁赤之孙）——至大二年至延祐二年。在职六年。

诸王脱脱（？）——延祐二年至四年。在职二年。

诸王按灰（？）——延祐四年至至治元年。在职四年。

梁王王禅（前梁王松山子）——至治元年至泰定元年。在职三年云南王帖木儿不花（王禅子）——泰定元年至至顺元年（？）在职六（？）年。

此王在职中前云南王老的之长子豫王阿忒思纳失里于天历二年曾奉命镇云南。

诸王秃坚（？）——至顺元年自立，二年讨平。

荆王也速也不干
——至顺二年至元统二（？）年。

诸王镇南

秃坚平定后此二王同时奉命留镇云南，未授封号，云南王位，至此似中辍者凡三年。

云南王阿鲁（皇太子真金之孙？）——元统二年。

梁王巴匝拉瓦尔密（忽哥赤之曾孙）——元统二年至明洪武十四年。在职五十年。

梁王年龄，余在剧本中定为六十岁，本系出于揣想与配脚之方便。初未发现其母嘉僖之存在，剧中未及插入，故需一年老之王以助剧情。唯梁王在位甚久，自元统二年至至正二十三年已整整三十年，且其王位非由父子继承，则其即位之年亦当得有二三十岁方足以资坐镇。作为三十即位，则其死时年已八十，其母嘉僖亦将届期颐矣。此固罕有事，然亦足增其末路之可悲。

阿盖年龄余作为二十岁，似亦颇有问题。读阿盖辞世诗“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句，足见其生于蒙古。然其父如于元统二年已就梁王位，则阿盖在三十岁以上矣。三十未嫁，不近情理，如作为再醮亦无根据，且觉大煞风趣，因此我仍照原拟未改。作为梁王就职以后，其妻曾归漠北，梁王亦曾往来于漠北与滇南之间，似亦情理中事。

段功年龄余作为四十岁，可无问题。

1942年11月28日

